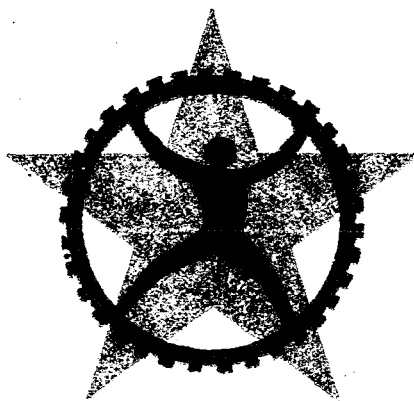


西綫生活



五之書叢團務服地戰北西

作創體集團務服地戰北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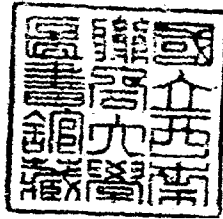
售經總店書活生

1106 ✓

五之書業國務版地戰北西

活 生 線 西

作創體集國務版地戰北西



售經總店書活生

月四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編者的話

丁玲

編輯這本書的動機，是華蒂寫信給我，說外邊很需要這樣的書。同時服務團每個同志也經常談到應該有這末一本書。於是就着手計劃，這還是在萬安鎮的時候。

編這書是困難的，比不得其他集子。如歌片，劇本，都因為平時要演唱，環境迫着大家在百忙中寫了很多，而且都是就着個人的興趣寫作的。而這本書却要大家整理個人經驗，要具體，要有味，要使人歡喜看，却不能於人無用。服務團的同志們，大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人，他們知道如何做工作，知道如何作是對的，都很老練，能說話，可是要他們組織文字，他們還不能很習慣

呢。所以每次計劃都失敗了。開始時是我按工作部門，指定各部門負責的同志寫稿，每人一篇，題目是很詳盡的。可是限題目交卷就做不來，有些人就不敢下手。於是修改計劃，只大體分門別類，自由選擇。文章就陸續交來了，大半是雜感，有些呢，又太生硬了。接着到西安去，因了工作的忙迫，只得完全擱下。但我在公演中，在出小型報紙中，在壁報上，鼓勵他們多寫，果然，都寫起來了，我便在這裏留心，將一些可以用的稿件保存了下來，不覺之中收集成這本書了。嚴格的說來，自然還不夠得很，不足以表現服務團的工作和精神。可是我自己感覺得很滿意，第一，因為我的計劃終於完成；第二，大半沒有寫過稿子的人，也居然寫的不錯；第三，各部門的工作都略略有一些，可以稍稍介紹一下服務團了。年青的人，是有工作熱情的，有勇氣的，服務團的工作，只是開始，還將有更大的任務在後邊，所以這本書也只是開始，跟着工作，將

吉白獸事史料徵輯會

目錄

編者的話.....	一
我們的戲劇和雜耍.....	戈 矛 (一)
關於抵陝後的公演.....	丁 玲 (八)
略談突擊的導演和演員.....	聶紺弩 (二二)
從花樣翻新說起.....	戈 矛 (二五)
一幅昇平的畫圖.....	袁 勃 (二八)
寫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丁 玲 (三)
工作上的學習使我們漸漸長大了.....	魏 峙 (三六)

關於西北部的歌人·····	田間	(三二)
對於美術宣傳的意見和我們的美術組的活動·····	劫夫	(三六)
這樣的記者生活·····	史輪	(五)
劉麥·····	邵子南	(六)
談談我們的街頭壁報·····	史輪	(六七)
西安雜談·····	丁玲	(七)
我們的文化娛樂工作·····	高玉林	(八一)
學習在西北戰地服務團·····	魏峙	(八六)
行軍中的事務工作·····	黎衡	(九四)
一個炊事員的自述·····	吳任	(一〇〇)
生活檢討會·····	史輪	(一〇四)

生活檢討會底場面·····	田間 (二三)
又死了一回·····	劫夫 (二六)
我怎樣寫起小調·····	高敏夫 (二九)
我之演唱大鼓·····	張克 (三四)
爬雪山·····	王鍾 (四一)
我們在潼關·····	田間 (四六)
女同志們·····	何慧 (五〇)
運輸員·····	奚如 (五五)
一個小戰士·····	袁勃 (六一)
丁玲同志·····	史輪 (七一)
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民先·····	在臣 (一九)

民先在服務團.....	丁玲 (二〇)
我們的戰地社.....	劫夫 (二〇)
戰地社.....	田間 (二〇七)
母親，孩子們回來了.....	史輪 (二一四)
戰地服務團出發前應有之注意.....	丁玲 (二二八)
附 錄	
西北戰地服務團出外十月工作報告.....	全體 (三三三)

照像目錄

服務團成立了，年青的人緊緊地站到一起。

我們進行到太原

我們在西安

我們又穿上了白色的短衫

街頭的史詩

杏姐

觀眾

「突擊」的製作者

「突擊」的導演者

『突擊』佈景的製作

『相聲』

『忠烈圖』演出的全體演員

『來，來，來，殺了我吧！』

我們燦鍊着走到羣衆中間去的歌唱

留在西北部的牆上的我們的筆觸

寫在大衆的街頭

『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開展廣大的游擊戰！』

『爭取國際友軍！』

不幸的被塗掉的標語漫畫

救亡室的一角

早操

乒乓賽

學習與工作

上文化課

聽，丁玲同志在發言了

快樂的擎着勝利品

他身上記上了光榮的符號

又擠在一團

歡宴會上

服務團成立了，年青的人緊緊地站到一起。





○ 原太到進行們我，下導領的幟旗個一在合聚心的人多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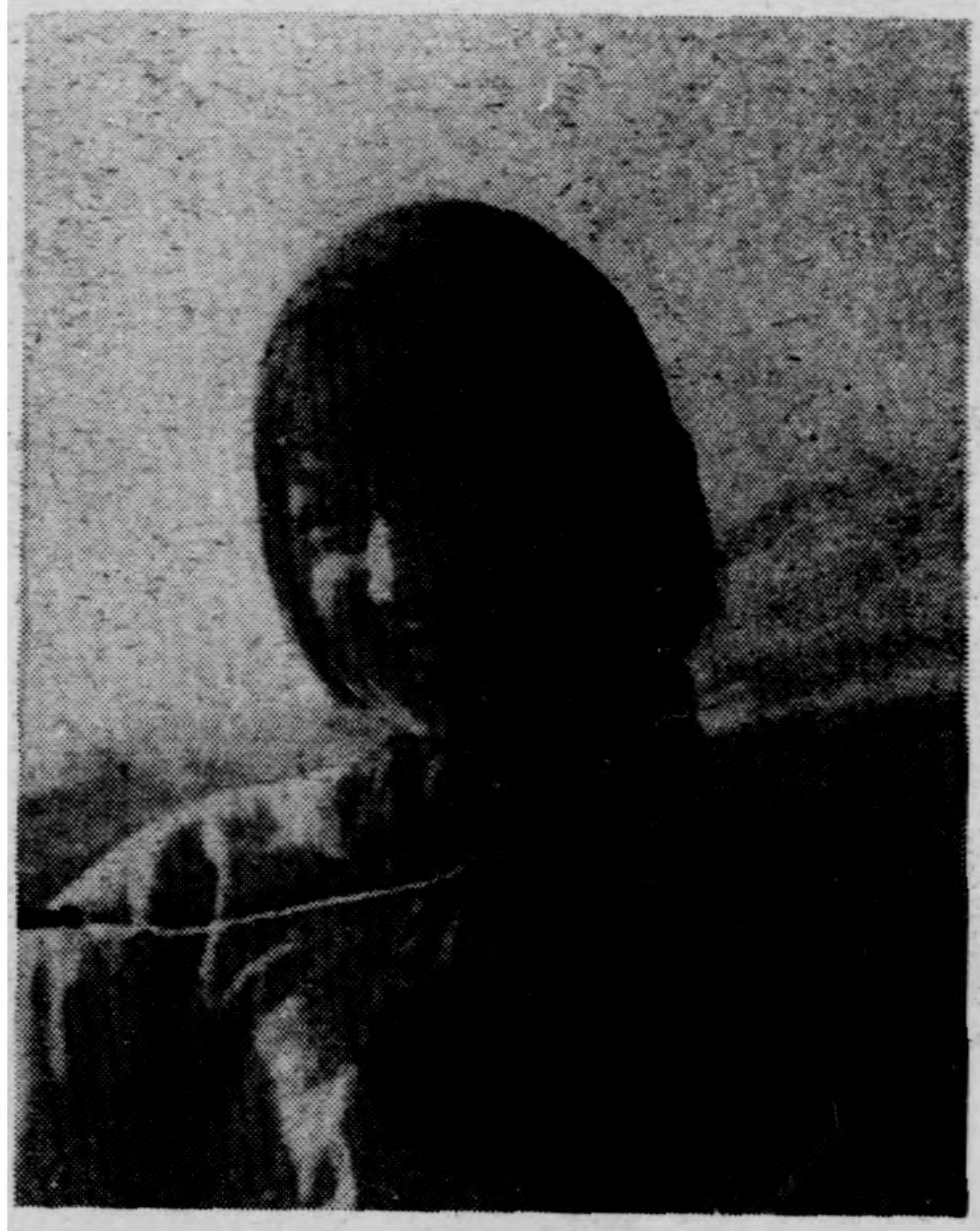
我 們 在 西 安



。衫短的色白了上穿又們我，天夏底年八三九一是這



詩史的出演頭街在是這



我 們 演 出 ' 你 下 放 的 鞭 子 ' 底

杏 姐 的 夏 革 非 同 志



我們在前方八路軍總政治部公演的觀衆
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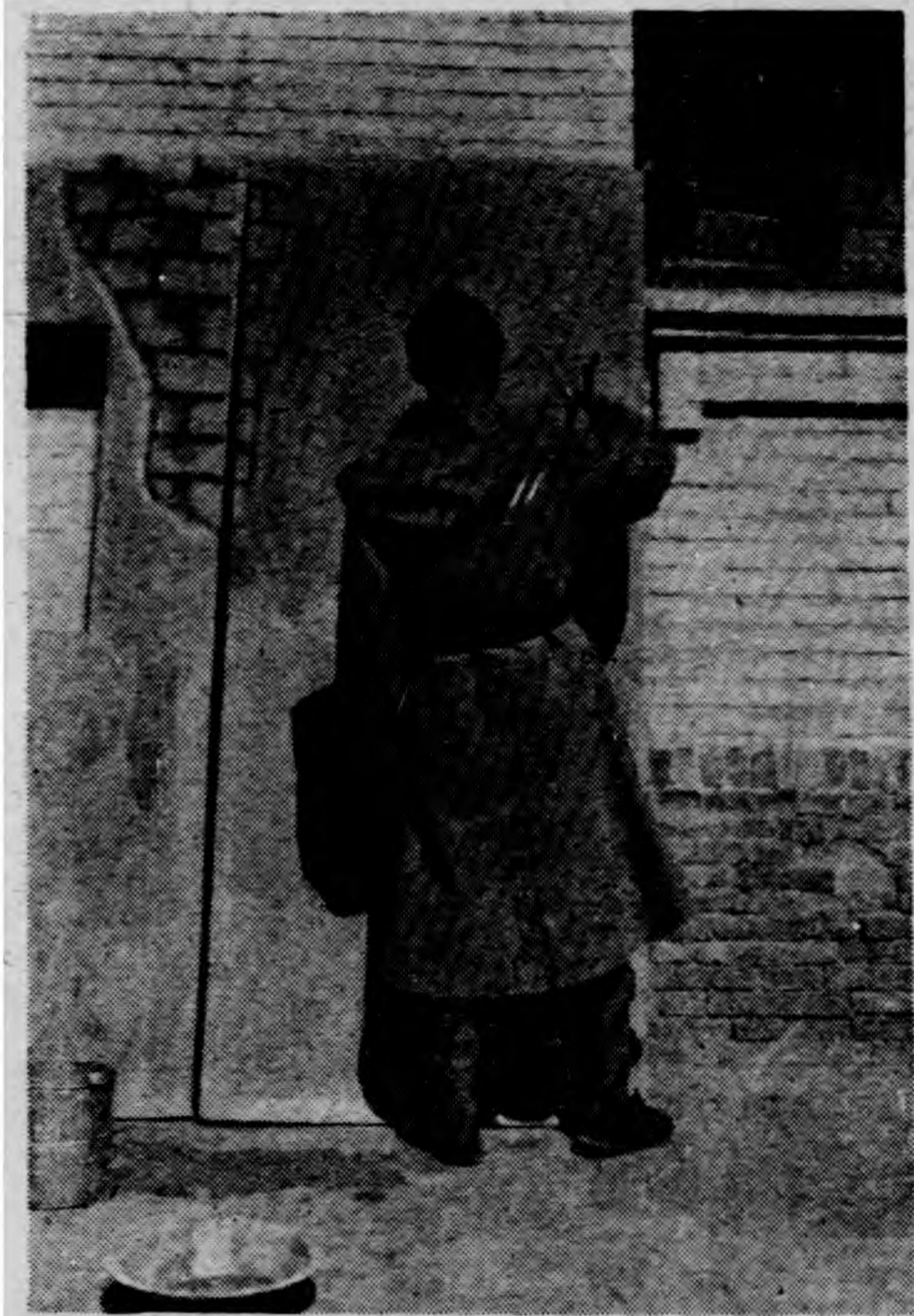
- 朱總司令(×)
- 外國記者(○)
- 任弼時同志(十)
- 賀龍師長(一)

「突擊」劇本底製作者及協助者丁玲，端木蕻良，蕭紅，聶紺弩，田間，塞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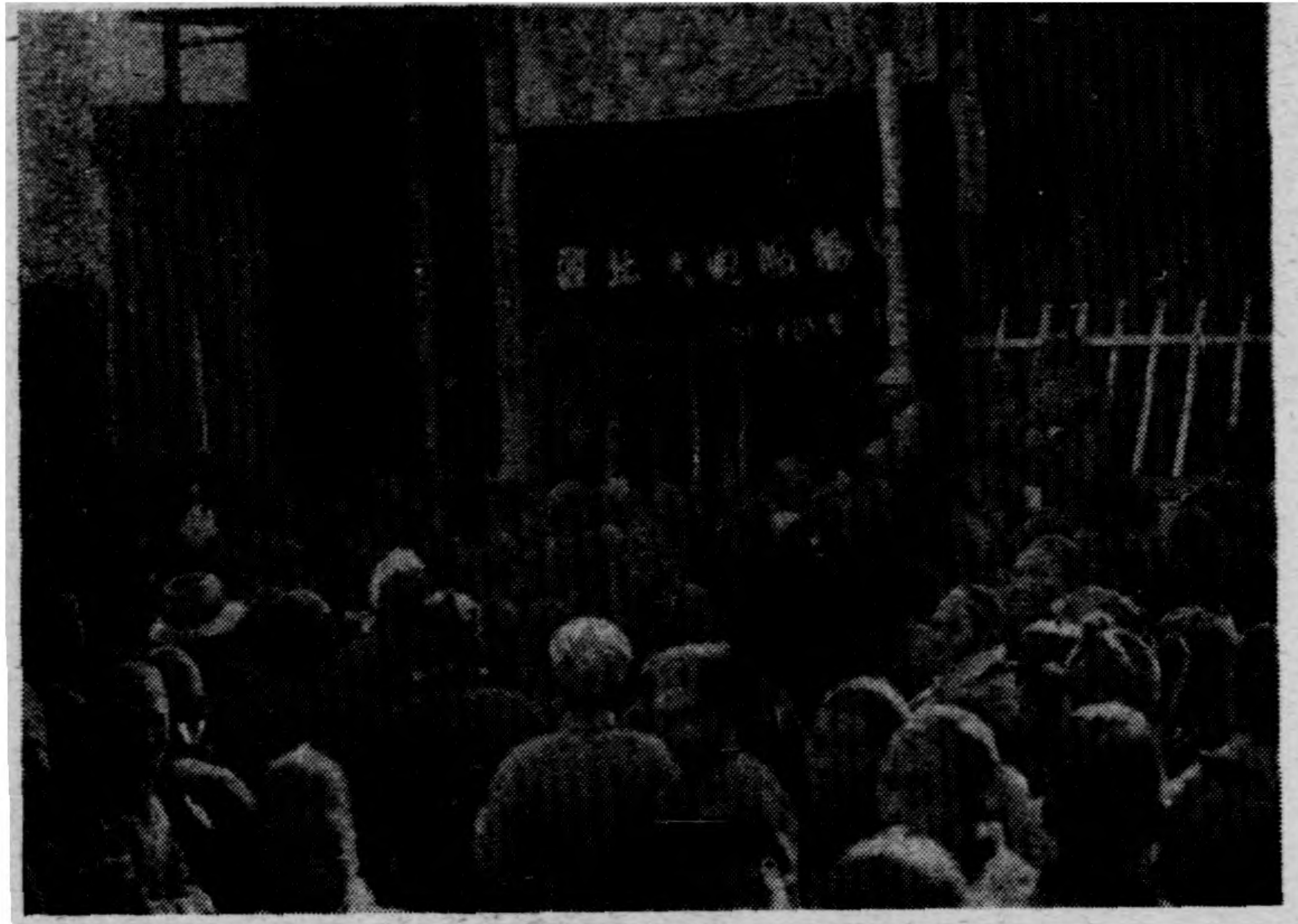


「突擊」底導演塞克同志，
在嚴肅地監督製作佈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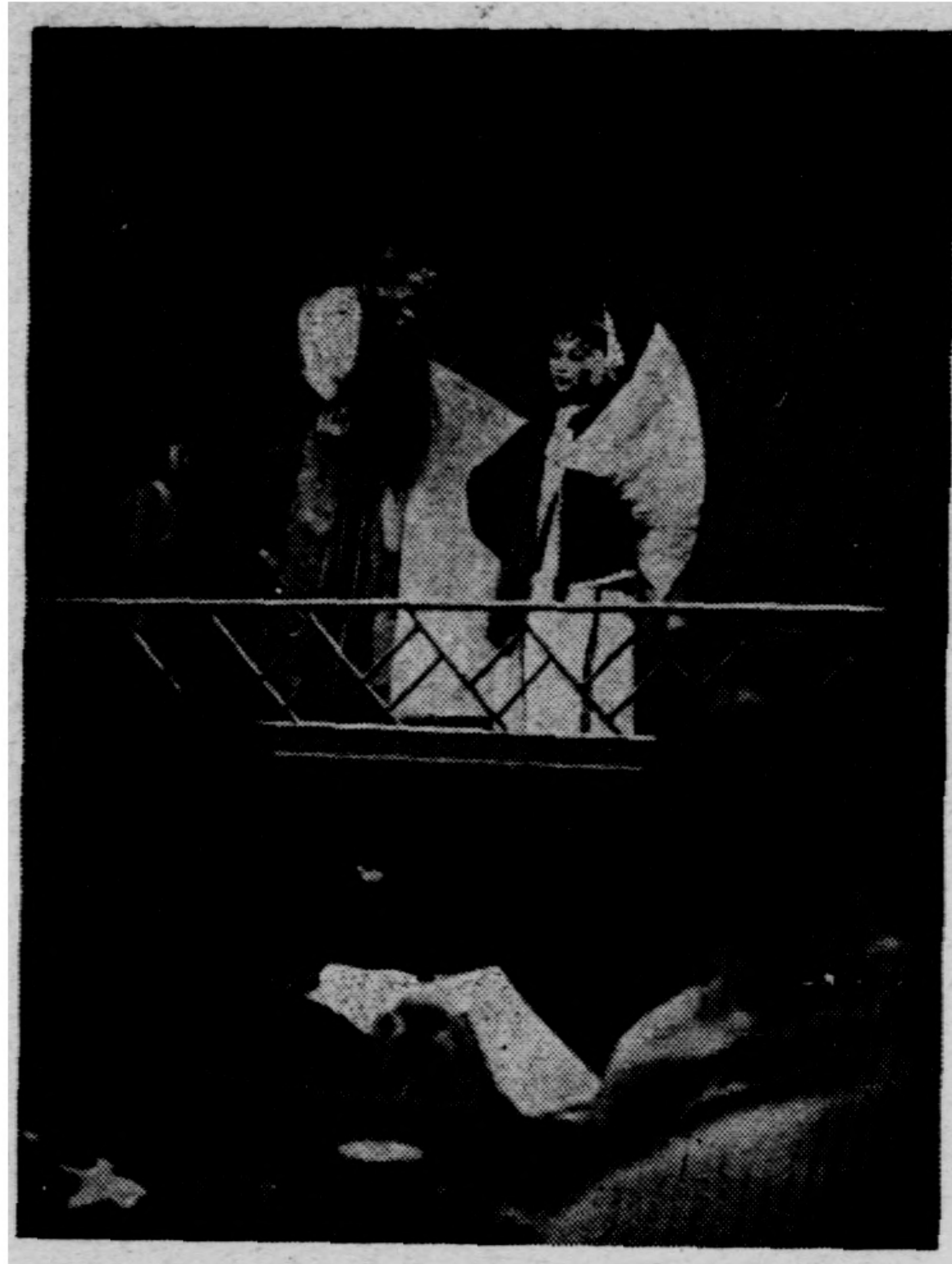
人工的戰抗了做志同底們我
景佈的劇的戰抗個一作製在



，裏手們我在還村劉時那
。了聲相演就景佈着趁



○ 着抗反樣怎民人了明說里那：圖烈忠演公，裝服的劇平上穿們我



「來，來，來，殺了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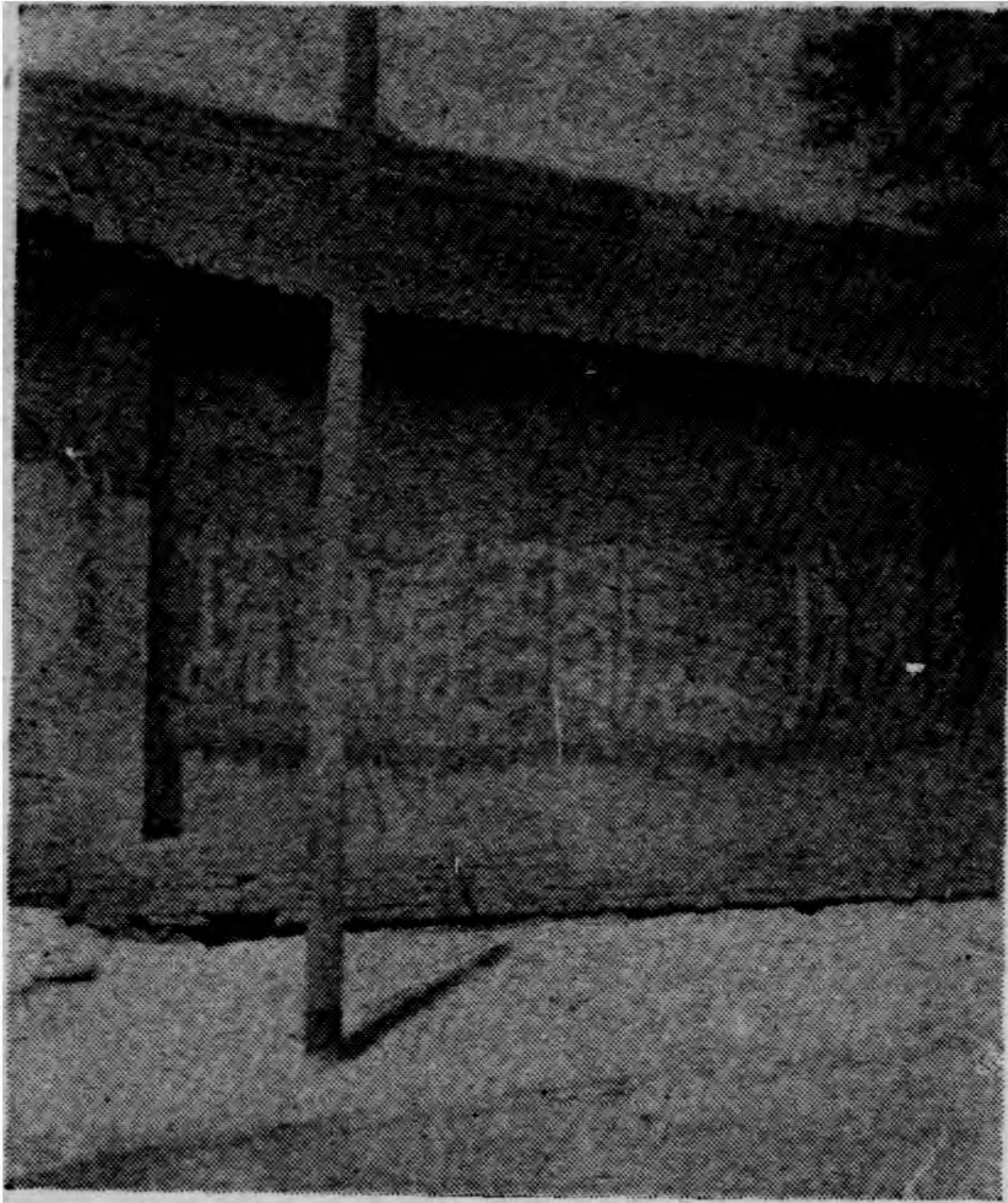
我 們 煥 煥 着 走 到 羣 衆 中 間 去 底 唱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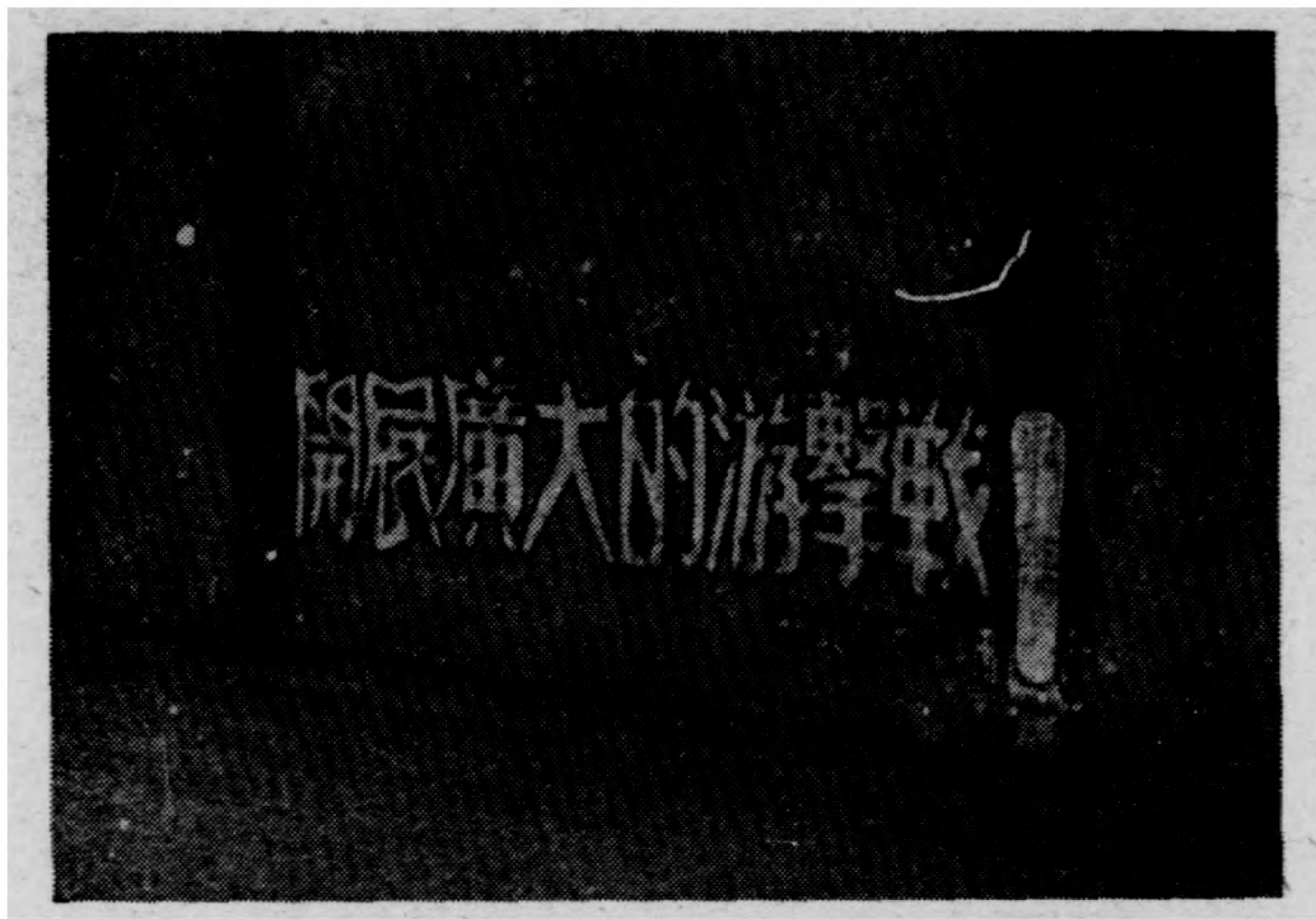
西北部的牆上
到處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筆觸



○頭街的衆民在，語標的奸漢清肅着寫們我



「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我們寫出的標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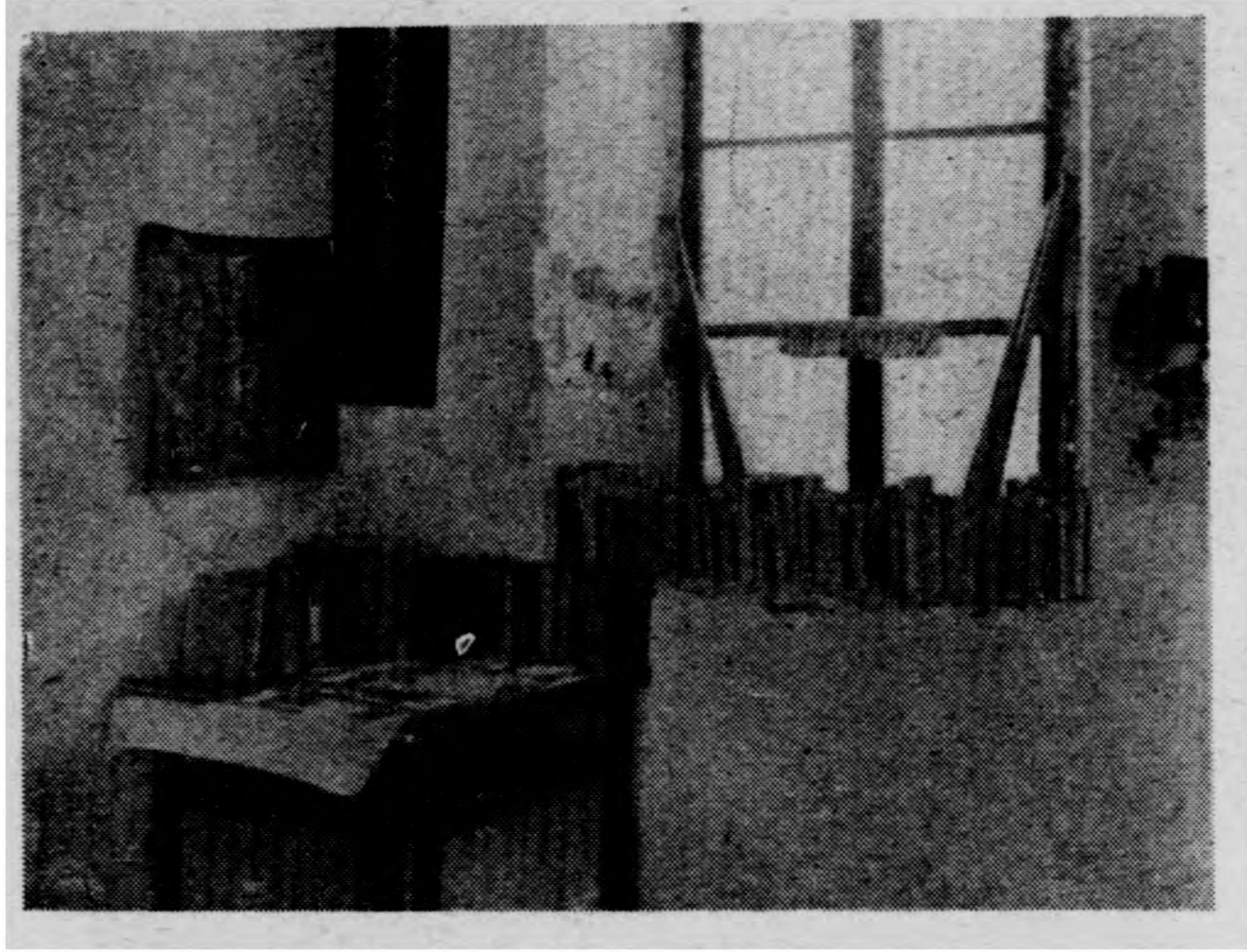
！了精神有然頓安西的語標寫



爭 取 國 際 友 軍

不幸的被塗掉的標語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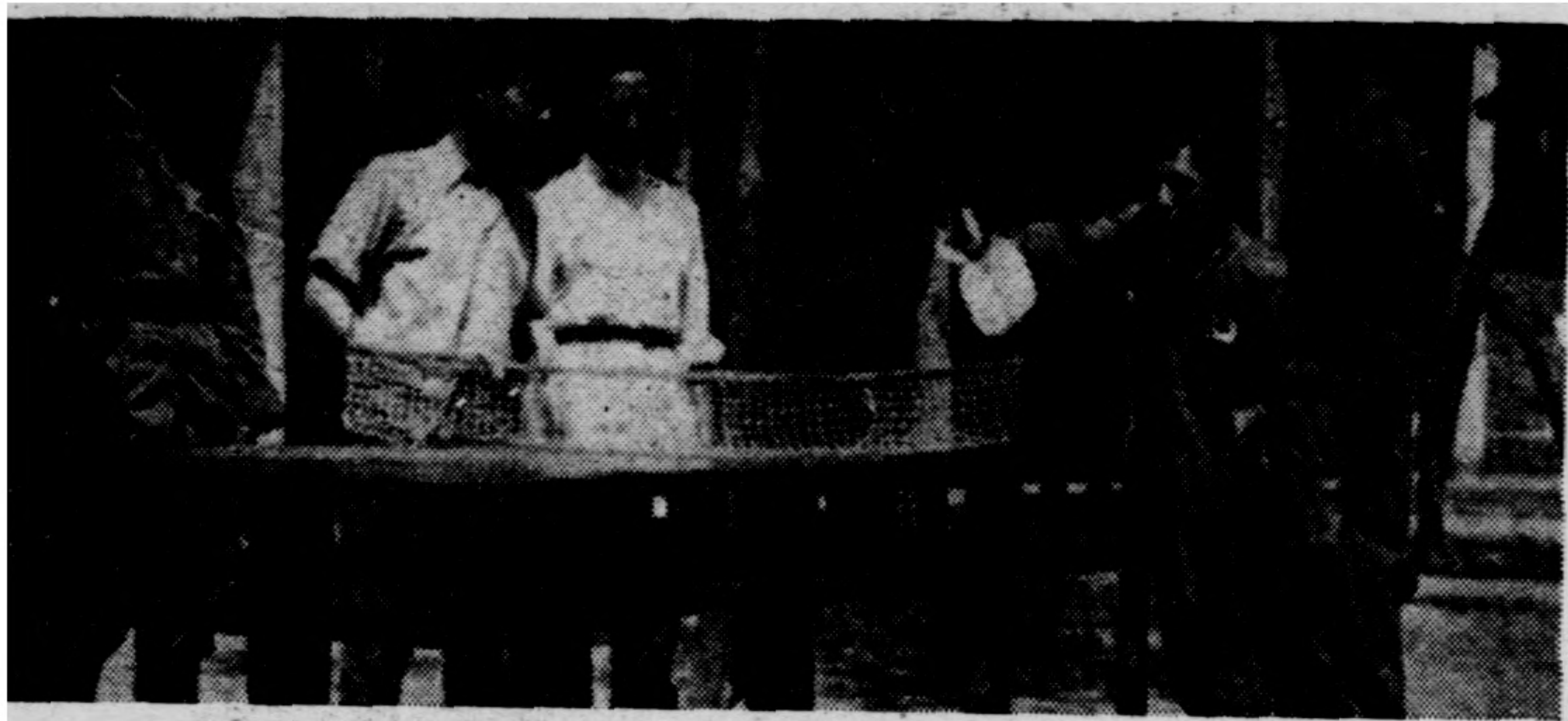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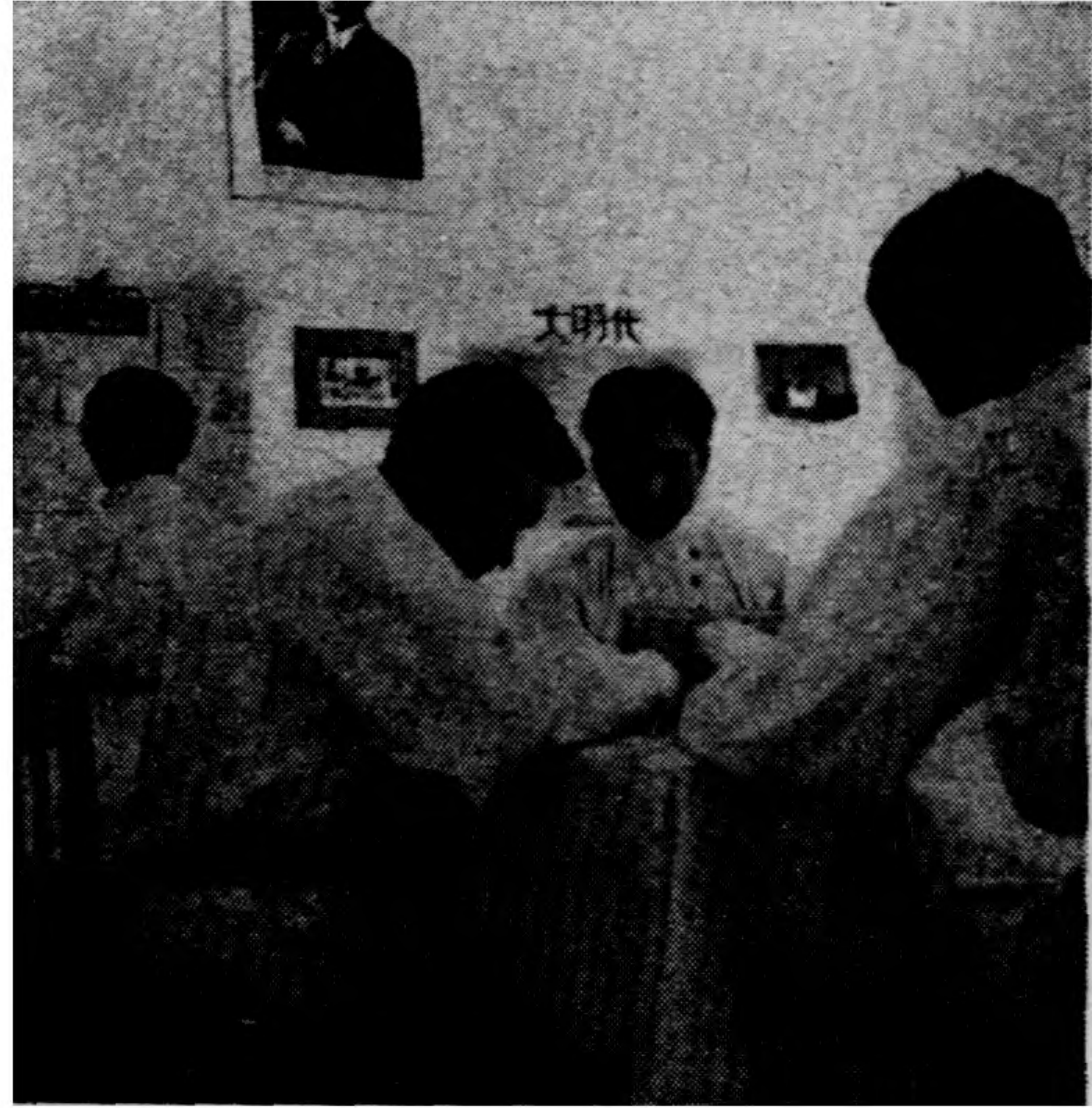
◦ 角一的宅——，‘室亡救’底們我

用早操煅煉我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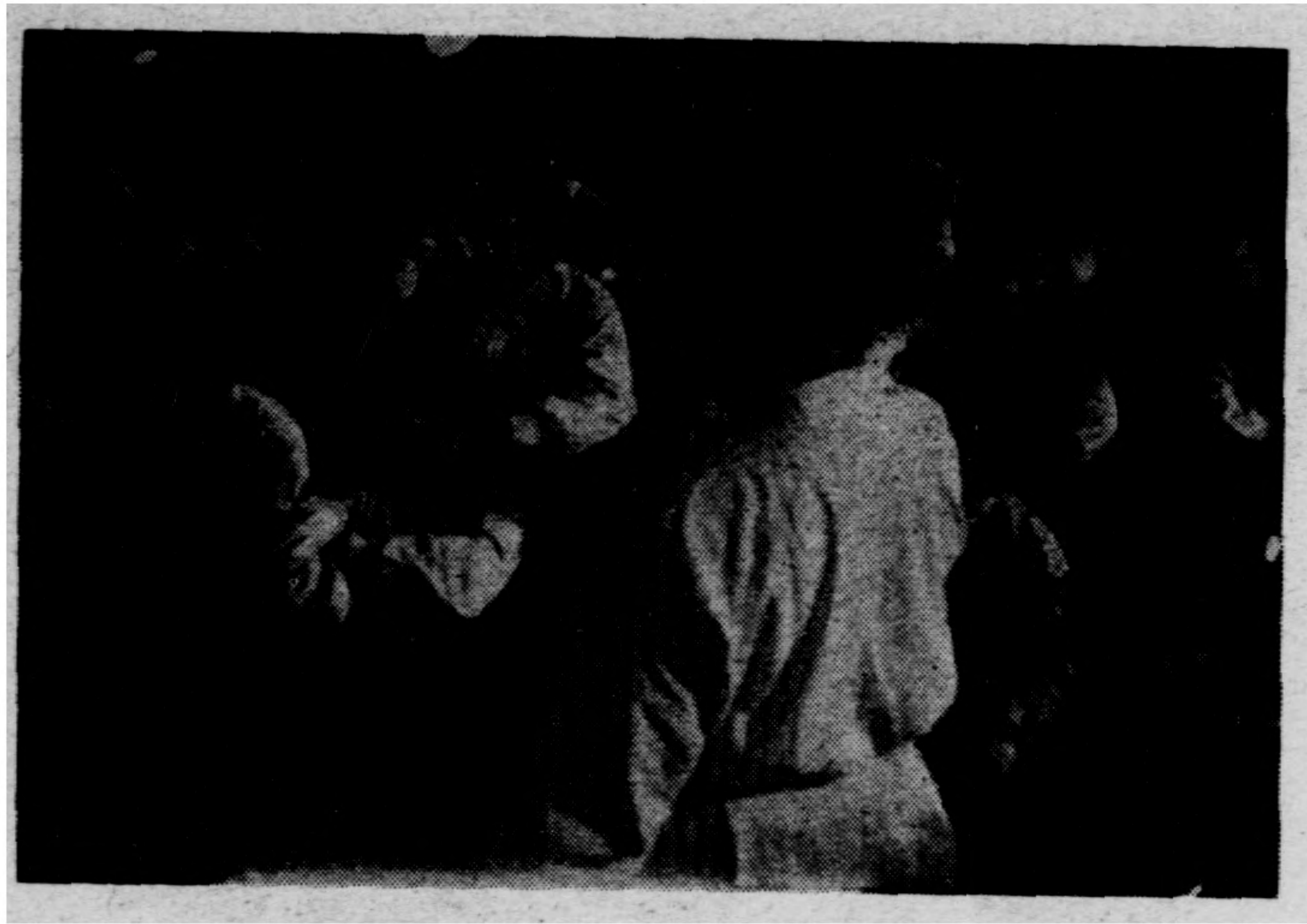




。賽 兵 兵 行 舉 們 我



◦ 裏室亡救底們我在一‘作工與習學’



。了言發在志同玲丁，聽



品利勝着擎的樂快



給獎者丁玲

受獎者周巍峙

他身上記上了榮光的符號！



團 一 在 擠 又



，着迎歡被便們我，車下一
！了年一已抱懷的親母這開離們我

有更豐富的，跟着學習與經驗，將有更漂亮的集子在等着我們來創作呢。

這本集子因為是集體生活的表現，力求其普遍，所以有些文章是割愛了的，因為不願材料重複，和只限於少數人寫。所以也錄取了每篇似乎比較幼稚的作品。因此勤務員的，炊事員的，似乎離藝術還遠的一些試作，然而因為他是我們一份子，所以也選登了。上了五十歲的人，從文盲轉到成天偷空就寫字，這種教育的成績，我們實在引為自滿呢。

戰地服務團已經在西線上活躍了一年，這本簡略的記載了一些工作與生活的書就算一個總結吧。

我們的戲劇與雜耍

戈 牙

一般說來，對民衆宣傳工作，街頭講演，口頭宣傳，個別談話，固然可以起不小的作用，但據我們數月來的工作經驗看，收效最大，成績最優者，還是戲劇的廣大誘引鼓動的力量，來得更大更切實些。

因為戲劇最能夠感動人，它可以直接以真實的動人的故事表現給觀衆們看，觀衆也可以直接從這裏面認識許多真實的事情，而且更可以得到抗戰的切實的經驗和教訓！

現在，亡國的危機一天天在加深，加重，像一塊巨大的磐石壓在頭頂上，

要活，就得奮力將這塊巨石踢開去，擊碎了它。因此，在西戰地服務內以前完全沒有寫過劇本的人，現在爲了自己要演劇，便不得不勉強捉筆了。

我們改編的劇本有敬禮呵，抗日軍，放下你的鞭子，保衛××（××係地名可因時因地隨時更改）游擊隊，這是由林中口哨改編的獨幕劇，另外，還有盧溝橋事變，最後的微笑等。最後的微笑是獨幕啞劇，上演的次數并不多。除改編的以外，我們自己創作的也有一些，譬如：東北之光，王老爺，重逢，參加抗日軍，漢奸的末路；一羣漢奸，小英雄，突擊等。這些劇本中，街頭劇，歌劇，兒童劇都有。突擊是最近剛完成一齣三幕集體創作劇，現在就要上演了，至於這齣劇演出的效果怎樣，那只有讓將來的觀衆去評判吧。在這裡不再贅述了。

這裏要說的，不久以前我們會寫了一個有趣的舊形式的新劇，叫做三打雁

門關，這是完全利用了舊劇的形式寫成的一個獨幕劇。化裝，唱白，插科，打諢，純粹是舊形式的。然而，內容却是以奪取雁門關，穿插成的新的真實的戰爭的故事，在這幕劇裏主要的登場人物都是現實裏的人物。譬如：朱德、賀龍、蕭克、板垣等。這幕劇寫成後，只上演過一次，但意外地得到了觀衆的愛好。我想，觀衆們愛好這劇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故事是真實的；第二、是新奇。大家在戰地上看膩了話劇，突然出演一齣新奇的舊戲，換一換胃口，自覺別有風趣，當然值不得大驚小怪。但這幕劇的缺點是不能普遍的上演，只限於在某種情形下的演出，而且還嫌缺乏嚴肅性。如果另有新故事材料，這種形式是大可以利用的。

短短數月來的演劇經驗告訴我們，一般民衆所歡迎所愛好的劇是：短小精悍，簡單活潑，意義明瞭，含有煽動性和趣味性的短劇，與舊形式新內容的舊

劇。因為劇情太複雜了，或者意義不甚明顯的劇，他們很難理解，同時也很難被感動。唯有以單純活潑的劇情，簡單易明的短劇形式，才最適合他們的胃口，尤其舊劇的形式是他們所最熟悉的，也最容易被接受。

二

利用舊形式灌輸新內容，到現在又成了一句時新的口號了。以前曾經有人否認過它的作用和可能，但現在證明它不僅可能而且還有很大的作用在。

我們認為舊瓶是可以灌進新酒的，但却並非毫無選擇，而是批判地接受。在抗日的現階段，無論那種形式，只要能夠增進一分抗日的力量，毫無疑問地我們就要採取它，利用它。

因此，我們除了一般戲劇宣傳外，還夾雜了一些雜耍在內。在雜耍裏包括

了下面的許多東西：「大鼓」，「快板」，「相聲」，「合作」，「活報」，「雙簧」，「四簧」，「評詞」，「新化子拾金」，「打倒日本昇平舞」等；這些東西全是最爲民衆所歡迎的。原因是這些雜耍用的形式，完全是舊的形式。它簡單，活潑，詼諧，通俗。民衆最歡喜，也最容易懂，最容易接受。

關於「大鼓」我們純是自編自唱，「快板」，「評詞」亦然。「大鼓」有：勸國民抗戰，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大戰平型關，擁護蔣委員長；另外還有梅花大鼓，樂亭大鼓，這些是編給女同志唱的。我們每到一處都要唱「大鼓」給民衆們聽，每次都得到他們熱烈的掌聲和采聲；同樣「快板」人民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到底有錢沒有錢，大家起來幹，每到一處也都得到了羣衆的熱烈的歡迎。「相聲」中最有趣的是催眠的拉洋片，「合作」是最易逗引觀衆發笑的一種小玩意。還有一種以前在「紅軍」的部隊中的劇團裏最流行的「活報」，

也是很好的一種宣傳方式。「活報」本來最初時行於蘇聯，後來中國的「紅軍」把它學來，成了一种最新的宣傳方式了。「活報」多是兒童扮演，它以簡單的動作，靈活的隊列方式，短短的含有韻節的話語，或以巧妙誘人的燈彩，靈敏的跳舞姿態，告訴觀衆以最動人的事實和故事，除蘇聯中國而外，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一種新穎的東西。

「打倒日本昇平舞」，是民間最流行的「秧歌舞」之一種，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土風舞」。這種舞在東北以及冀魯豫三省最風行。通常在秋忙後或舊歷年關正月間，農民閒暇無事時，大家作爲聚樂的一種遊戲。現在我們叫它做「打倒日本昇平舞」，簡單的穿插起一段情節，化裝成各色各樣的滑稽人物，它的動作很簡單，只是一種連續的扭動，或是隊形的簡單變化，一男一女的有趣的戲弄，邊扭邊唱，頗饒風趣。這種舞在舞臺上扮演固可，在廣場上羣

衆繞起圈子，鑼鼓齊鳴，尤爲有趣。

我們常常在演劇之前，化裝起來，敲打着鑼鼓，在街道上，小巷中，廣場裏，扭一陣「打倒日本昇平舞」，然後把觀衆逗引到劇場中來，每次都收到很大的成效，而且還得到異樣地彩聲和掌聲。

當然，在原則上我們是主張能夠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不能盡迎合一般文化落後的，愛好低級趣味的羣衆，但這不是一下便可成功的，這要逐漸把大衆的藝術水準慢慢提高以後，新的東西才能被他們接受。因此，在抗日的現階段，我的希望，還是先洗一洗舊瓶，把新酒灌進去吧，不要潑在地上太可惜了！

三月十四日

關於本團抵陝後的公演

丁玲

公演在我們本不是第一次的事，但這樣的演出却是到西安後才有的。過去我們在山西，有時每天公演，頭天晚上在張家莊把幕布擱了回來，第二個夜晚又有幾十里路以外的村莊上演出了。行軍行了三十里，四十里，休息的時候，老百姓都圍了攏來，打聽得是西北戰地服務團，於是吞吞吐吐說了些要求，那末我們不能不歇下了行囊，臨時就選擇了一個地方，戲台倒是每個村子都有的，如果時間長了，我們也連續一星期或四五天，每天換節目，每天插上幾段不同的演講，有次序的上政治課似的。這樣的情形是經常的，同吃飯行軍一樣成爲很便當的事。所以我們的劇本大都是很短的獨幕劇，有一些是選擇了現成

的東西，有一些是臨時編的，但大半都是一些煽動的口號標語，因為我們的觀眾不是兵士就是工農，我們的目的只在如何去教育他們，鼓舞他們，以幫助當地行政機關去動員和組織，因此在山西的五個月中，我們被山西的上下所歡迎，但因為時間的缺乏，關於舞臺上的技巧，却研究得少，進步得慢，所以這一次的公演，在別的從事藝術的團體是很平常的事，而在我們却的確是不容易的。下邊讓我再講一點關於這次的演出的經過，就是準備吧。

劇本是臨時的拉夫，因為是有修養的作家們，所以就一口氣答應了，幾天之內，居然於十一號就脫了手。但在這短促的時間中，要將一切必須的事弄妥，又加上都是生疏的事，不能使觀眾滿意，使自己無愧是意中的了。不過好在我們公演的動機，一方面希望在西安高明人士之前，求得正確的批判，以便於將來的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也無非借用藝術的形式以達到宣傳救亡的目的

的，願萬數的觀衆，在發揚抗戰藝術的觀念上嚴格的給我們批評，我們是虛心的等待着。

但像這樣的舞臺劇，是只能在比較大的都市才能上演的，也只有這種地方才有適合的觀衆，但在一般民衆中，都還不能接受這種藝術，他們更喜歡一些舊有的東西，如二簧，大鼓，說相聲之類的東西。我們在要使藝術大衆化起見，是常常用了舊酒瓶裝新酒的，並且很重視這一項，所以同時在準備第二次的公演儘量供給一些通俗的，但是充滿了抗戰熱情的玩藝兒，我相信那將更引起注意，和得到更多的意見的。因爲這將引起對於藝術內容和形式問題的探討的。

最後讓我謝謝一些幫忙的團體和朋友們，尤其是救亡演劇第一隊，要是我們沒有這些朋友們將更受到阻碍的。

略談突擊的導演和演員

紺弩

西北戰地服務團這回公演，據說是在有電燈的舞臺上的第一次。他們並不是沒有演過戲，在農村裏，在部隊裏，在學校裏，演過八百壯士，重逢，蘆溝橋以及別的什麼劇本，也會屢次博得過觀衆底熱烈的掌聲，屢次把觀衆底感情和自己底感情融合在一起。可是那許多次的演戲，其實不過是算是在演戲而已，沒有舞臺，沒有燈光，沒有和劇情完全適合的服裝和道具，甚至於連導演也沒有。這並不是他們有意地因陋就簡，却是因爲他們底工作本來和通常的演戲有些不同，客觀環境不容許他們有較好的設備；不但這些應有的物質條件不充分，就是演技上也不講究，第一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有過相當演戲的修養和經

驗；第二他們沒有較深地了解戲劇的導演，第三他們底從前的那些觀衆——主要的是農民和兵士——更很少有鑑賞戲劇的能力；只要是戲，只要有「情節」，只要看的懂，就足夠了，這以上的要求是不會提出的。

這一回公演和以前迥然不同，關於設備方面且不說，第一他們有了一個導演，而且是一個很好的導演。我想觀衆中間知道塞克底歷史的人不少的吧。從南國社的流浪詩人到現在，他已經在戲劇里生活了十幾年了。不過他是寂寞地，孤獨地生活過來的。爲了他對於藝術的態度的嚴肅，爲了一般所謂「明星」和「大導演」們對於戲劇理解的淺薄卑俗，和對於較高級的東西不能接受，他是寂寞地，孤獨地生活過來的。雖然這樣，他的堅強的性格，使他並沒有在藝術的見地上退讓一步，對於那些「明星」和「大導演」們是絕望了的吧，可是他相信一定會有理解他，能夠接受他底見地的人，他期待着，尋求

着，甚至於以爲只要沒有被流俗的成見所薰染，只要對於戲劇有着多少熱情或學習的志願，他都願意把他十多年來研究和領悟的成果貢獻出來。我不知道戰地服務團的這班演員們是不是他所期待和尋求的對象，但是從他在排戲的時候，對於演員們的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態度，和那無晝無夜，廢寢忘餐的精神，可以知道他對於戲劇對於演員抱着怎樣的熱望。

其次，演員們底學習精神是值得稱贊的。我說過，他們都沒有什麼演戲的經驗，恐怕對於戲劇的興趣或理解，也不一定有。他們剛從北平上海的那些大學或中學裏出來，對於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於民族革命戰爭，是抱着無比的熱情來研究和參加的。他們所最關心的，想用最大的努力去學得或已經學得了的，是怎樣打游擊，怎樣組織民衆，怎樣到軍隊去作政治工作，至於演劇，老實不客氣地說：外行！也許以爲只要背背台詞就夠了，或者只要自己底話和別

人底話能夠銜接，動作和劇情不會完全相反就夠了，反正演戲不過臨時客串，誰也沒有想把它當作終身事業，何必那樣認真呢？可是現在他們明白了：客串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戲演的太蹩腳，雖然也許可以換到沒有看過戲的農民和兵士們底采聲，却未必能夠走上都市的觀衆面前的舞臺。因此許多天以來，他們都不疲倦地揣摩着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底每一個細微的表情或動作，尤其是幾個担任了和自己底性格不很適合的角色的演員。比如飾石頭的蕭陵，飾雙銀的何慧，飾田大爺的李劫夫以及飾福生的那孩子，固然是因爲角色分配得適當所以特別顯出演劇的才能，但飾李二嫂的革非却應該演嬌憨的少女，飾童先生的余青，更是屬於電影上的風雅小生之類。他們用多麼大的努力克服了本來不能勝任的任務呵！青年們底前面是沒有走不通的道路的。

我熱烈地希望這次演出底成功，這可以給他們一種鼓舞；如果失敗，也應該得到諒解的吧，因爲嚴格地說，這還只是第一次演戲。

從「花樣翻新」說起

戈矛

我們這次公演，顯然和首次公演大不相同，別人會以為這就叫做「花樣翻新」。

但「花樣翻新」這句話的正確的理解是好的，并非是壞的；應和「出奇制勝」有別。這是反公式主義和形式主義底一個切實的回答，不過，這句話人一聽起來，會感到有點不舒服。

我以為作為抗日宣傳的戲劇，固是藝術表現方式之一，如果在抗戰時期要拿藝術作為宣傳的工具或武器時，那末在表現的方法上，它應該是多式多樣的，不僅限於一種東西，或一種方式。無論那種東西，只要能達到它宣傳任

務，那就大可不必只拘限於狹小的範圍內，或單單形成一種公式主義。因此，我們要對「花樣翻新」來一個新的嘗試。

我一向是反對公式主義的，舊瓶新酒的改良京音大鼓，新蓮花落，說相聲，土風舞，民間小調，花鼓，歌，……這些東西如果有人注意它，無論現在和將來都大有用處的，假使一任它病態的自然發展下去，那就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公演，嚴格說來，并非正式公演，只是有闡明發揚抗戰藝術應趨向多式多樣，不必拘泥於一種形式，或一定的公式這一點。向來不被人注意的民間俚俗的藝術，細細想來，它也自有它的歷史發展的根源，決不會因了少數人的唾棄而毀滅湮沒了的。因此，在這次宣佈公演時我們便來了一些土香土色的雜耍和一些逗人發笑的小玩意兒，如同快板，大鼓，合作，相聲，新

小調，打倒日本昇平舞等等：然而，觀衆看後，却并不就此一笑了之。這些雜耍的形式雖然是舊的，但我們却給以新的內容，即使這種形式也不是毫無選擇地就接受下來，而是曾經有過一番批判和挑剔的。

除了雜耍之外，當然這次仍然還有一幕話劇在內。

現在我們已經把這種俚俗的素朴的藝術……雜耍，拿來作爲我們的有力的武器與抗日宣傳的工具。它在民衆中間所起積極地深刻地影響，半年來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是非常之大的。不過，這種俚俗的藝術對於一般愛好低級趣味的民衆雖大有興趣，但對於知識份子是否也會感到興趣，那就很難說了。

最後，我希望討厭「翻新」「花樣」的人們，爲了對民衆作廣泛的抗日宣傳起見，不要太卑棄這些粗俗的雜耍吧！

四月三日

一幅昇平的畫圖

袁勃

由「打倒日本昇平舞」想起來了，昇平的畫圖，一幅昇平的畫圖。在這畫圖里，勝利的曙光在我們的前面照耀着。

狂歡的日子要隨着勝利的日子，給與所有中華的兒女，無上的興奮，無上的幸福，獲得沒有了人對人間的隔閡與壓迫，共同爲全體的優美生活而工作的日子……！

「打倒日本昇平舞」告訴給我們這些了。我們每個人都有享受那狂歡的權利，可是，也正是惟其因爲如此，我們每個人應當以自己的血去換得這幸福！

「打倒日本昇平舞」中明白的顯示着，最後的勝利的歡舞以前，我一切中

華的優秀兒女，農工商學兵，曾經擔負起最大的艱苦，通過肅清漢奸，驅逐日本強盜的血的鬥爭而獲得的！

這正如，我們的主任——丁玲同志，在新年正月的「破五節」，當晚色朦朧的時候，對着山西洪洞縣萬安鎮，一千多看過我們的跳舞，歡呼欲狂的男女老幼所說：「希望由於我們大家的努力，趕快能真正有這麼個快樂的日子，那就需要年輕人趕快下決心參加一切抗日的軍隊與日本鬼子真正的去拚命；老幼婦女們也能有真正的覺悟，把『抗日』看成自己的事情，盡量的做一些工作，肅清漢奸，報告敵情，壯丁們參加軍隊上前線去，那末，我相信，真正『昇平』的日子一定可以早一點到來的……」

我永遠忘却不了當時觀衆的歡快情緒，他們是看到勝利的歡快向他招手，他們是有了英勇的走上前去的決心！我更忘不了等我們跳罷舞回來，有一個五

六歲的小孩子，追隨在擁擠的人羣裏，頑強的喊口號，唱歌的那種神氣。當我看到他時，我抱起了他，隨着如同海水的人羣向前走「打倒日本，除漢奸」的雄壯歌聲中，有他堅強的配音，同時，歌聲一起，那孩子的小拳頭一直向我們喬裝日本鬼子與漢奸的背上揮舞，他是真有着極忿恨的姿態哩！由於這個事實，使我們想到，爲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全國同胞都已經起來了。

進一層，基於全國同胞，對抗戰的最高性的覺悟，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堅固的團結，剷除一切日寇的奸細，一致的爲驅逐日寇出中國而努力，像「打倒日本昇平舞」中的農工商學兵一樣在粉碎了漢奸的陰謀鬼計之後，加緊合作，才是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

但一切不必詳細述說誰也知只有用中華兒女的血才會畫出中華的昇平的畫

圖！

寫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丁玲

從山西帶來的是突擊，突擊劇本的內容，固然是還嫌簡單，同時也未曾指出，暗示出一羣沒有組織的農民，是在如何方法之下，生長起來的。人民自覺的起來抗戰是有的，但在已經開始行動的時候，就要有領導了。但突擊是現實的，所以雖說有適度的燈光和美的佈景，牠仍是大衆化的，因為這是以大衆為主，又是在游擊區最普遍的題材，並且正確的指出了大衆應走的路。後來我們又介紹了一些新內容的舊形式。我們很高興這些形式很快地就被其他團體採用了。說相聲，演雙簧，唱小調子，合作，這些被中國人民大衆所習慣了的愛着的東西，已經一天天豐富了起來而教育着大衆了。我們替小學生排的打倒日本

昇平舞，也拍進了伊萬馴的電影鏡頭。而現在我們要走的時候，我們却留下一個京戲和秦腔。

爲什麼我們要花了大的力量來出演這並非拿手的玩藝兒呢？也許有些人又以爲是舊瓶新酒的問題了。但這決不是主要的。舊形式應該選擇的利用，已經不是今日提出來的話了，不特沒有人反對，並且去實踐了這理論的，也已不只是西北戰地服務團一個團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經常出演，借了戲劇的形式去做一些宣傳教育的工作，但他同時是負擔了影響和推動當前的救亡的運動，所以他還應該以他的本身工作趨向來號召，以宣傳的材料來供給，因爲他不只是一個宣傳團體。幾個月在西安的逗留，深深的感到舊劇的勢力仍是很龐大的盤踞在一般市民中。易俗社，秦風社，晉風社，世界舞台……都是每天客滿，而喜歡看話劇的一些觀衆，都是帶着研究和欣賞的態度，因爲他們都是已有較高

的知識，較新的頭腦，並不是去受教育的。然而佔去了大部份，包括了各階層的觀衆的舊劇場，却仍是只有四郎探母，三堂會審……等。雖說有了易俗社的一般改良了的李秀成等，這種傾向是非常好的，只可惜劇本不多，所以影響還不大，我們爲了要增強抗戰力量，爭取中國的不亡，必須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舊劇界已經在各種籌款中，及其他方面盡了力，但如果能多多的排演新劇，既可吸引觀衆，又可盡救亡的任務，因此戰地服務團在離開西安之前，特別加力排練了這個戲劇，希望作舊劇界的一個參考。（另外還有希望一文）

我們決定了出演舊劇之後，湊巧翻着了老舍先生的兩篇劇本，商量了一下，而且擅自改動了一下就用了。一方面是覺得內容還可以用，二來劇內的人物不多，我們還可以勉強湊上。謹在此致謝老舍先生。雙拾金是裴東籬先生的作品，大鼓仍是由張可同志自己編的。

演員方面，可以說完全沒有上過舊戲台，甚至連看戲的機會都很少，現在居然大膽的在十天之中，排練了這幾個戲，這是由於爲了工作，才產生了這勇氣，技巧之不夠自然是意中事。不過演員們的確是拚了命幹下來的，尤以張克，革非，吳堅的不分晝夜的練習，同時全體團員之各方面的努力，也是使這次的工作決定，而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

然而支持了這次出演的，却不只是我們自己團內的同志，裴東籬先生導演忠烈圖的態度，使我們不特感謝，而且敬重，烈婦殉國的導演汪振華，蕭潤華兩先生也是非常耐煩的指導，而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先生，仰山先生及全體同志的幫忙，尤爲感謝，此外，蔣志功先生，孫寶銘先生，吳瑜忠先生等都爲了我們這次公演，盡了很大的力量，一併在此致謝。

這次公演的結果，一定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同時也有辜負於愛護我們的

諸君，好在來看戲的先生們都安排了原諒，而我們也只有以我們工作的動機，態度的誠懇，刻苦的精神，來希望着技術上的諒解。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却虛心的等候着嚴厲的批評和指正。

工作上的學習使我們漸漸長大了

魏時

——一年來歌詠工作的發展——

服務團已經一歲了，這一年內的工作有許多缺點和優點，但有一點最容易看到的是它的各部門在不斷的工作中，也可以說在不斷的學習中，漸漸的長大了。拿歌詠方面來說，就是經過好多次的實際困難，而用學習的努力來克服。這種學習不但推動了工作，完成了工作，同時也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在服務團初成立的時候在各種藝術工作上也沒有什麼基本的培養，就立刻趕到山西前線去工作，那時主要的工作對象是士兵及農民等，而我們所會唱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救亡歌曲，當我們唱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除了覺得好奇或好

聽外，很少聽得懂的，我們爲了想把這些救亡的內容傳達給他們，我們曾費了好大的氣力，喊啞了嗓子去教他們，但他們總覺得十分「別扭」，老是學不會，有時常會厭倦起來。這種情形，使我們的工作無法深入，感覺到有改變新的教材，新的教唱方法的必要。那時我們想到民謠小調差不多全是老百姓自己所創作的東西，在民間非常普遍，假使能利用他們所熟唱的東西，那一定很容易的被他們所了解，所接受的。因此，我們開始向老百姓，向各方面的人學習各地的民謠小調，用譜記下來，根據原有的組織及情緒，加進抗戰內容去。在幾個月中，我們記了許多陝北的，東北的，山西的及河北等地的小調；因爲容易唱，詞又通俗，有許多調子他們本來就會唱的，教的方法又注意活潑有趣，所以很快的就流遍在每個走過的地方，歌詞的內容也流傳在這些地方老百姓的口邊。

在我們開始記譜的時候，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記譜最好，有時記下來的常和原調有不同的地方。不過我們在唱的當中改正了錯誤，在不斷的記譜中也得到了一些經驗，在伴奏方面我們還根據原調創造了不少新的方式，鑼鼓也用來伴奏了。

同時，爲了適合其他文化程度比較高些的人的需要，我們也附帶嘗試作些簡單易唱的歌曲。這是因爲交通不便，很難得到外間的材料，有些又不適合當地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從這方面加緊學習。至於旋律變化的不夠，組織的鬆散當然是免不了的，但我們有的是學習的勇氣，有的是嘗試的精神，聽了不好就改，改了再唱，唱了再改，太不好的就重新做起，從不灰心，因爲這完全是爲了工作。

至於教唱的方法也在逐漸學習新的方式，我們漸漸地知道了在什麼情形

下，用什麼方式教唱，用什麼方式把歌詞講給人聽，用什麼方法來引起學的人的興趣，知道了在教的時候如何佈置會唱的人在老百姓當中幫助他們唱，使他們會得更快些，更知道用什麼方法來激發他們的抗戰情緒。這一切都是不斷地工作中得來的。

今年三月初，我們轉到西安去工作。

西安是西北的一個最大的都市，文化程度，較山西的縣城村鎮高得多了。因為工作環境的變更，使我們的工作又改換了新的方針。

小調在都市裏雖也受人歡迎，但單是小調是不能滿足都市的人們的要求的。他們要求聽一些組織較複雜的歌曲，尤其是男女四部的合唱曲。他們不但要聽，而且要學這些合唱。因此我們過去所會唱的以及自己所創作的幾個簡單的歌曲自然是不夠用的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必須多寫歌曲，更需要寫些

合唱曲，於是我們又開始了和聲上的學習，及創作合唱的嘗試。我們過去有些人雖會看過和聲學，並寫過一些，但大量的寫作，還是初次在西安四個月中，我們共產生了二三十個合唱，有二部，有三部，有四部，有的是創作，有的是改編，其中有些認為太不行了，沒有拿出來唱，有些已在各處唱過，想得到別人的指正。

在唱的技巧方面，也有了一點進步，過去只知道唱歌，顧不到聲音的訓練，情緒的表現也很不夠，後來爲了想用更好的方法把內容更適當地傳達給聽衆，我們已經經常地進行了發聲的練習，並注意到音程的準確和感情的發揮。爲了要教別人尤其是教學生，我們又經常的進行了樂理及指揮法的研究。

關於樂器，過去祇是用在伴奏方面，但後來感覺到樂器的合奏也能引起一部份人的興趣，因此我們就把那些京胡，二胡，三弦，笛子和口琴，提琴等合

在一起，練習合奏，或單是口琴合奏，這些並表演過幾次，效果還不錯，總之，在工作中，使我們發現了新的方式，對一切東西的利用也發現新的效能，同時這種發現不但推動了工作，完成了工作，而且也增強了自己的能力。

一九三八，七，卅一，延安

關於西北部底歌人

田 間

——西安歌詠界聯歡回憶——

西線歌聲流到西安來了。在它流過的地方，那地方，便撒下了一些一些親熱的小種子。……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領導下，全西北部漸漸地會長成爲歌詠的世界了。假使你們到這邊來，你們會可以聽到在街口，在學校，在兵營，……所唱起的小調子，民歌一類的新聲音。——那就是西北戰地服務團所撒的小種子，在活躍着，那就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爲了祖國爲了人民而製造的小種子，在活躍着。由於這種子，西北部底歌人也漸漸產生了，漸漸衆多了；而且，漸漸團結着；他

們不久一定會有一個大合唱，一定會有一個成羣的集體的進行曲，在全西北部沸騰着！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底救亡室，成立了在西北部一個空前未有的歌詠隊聯歡會。那裏面包括了職員，學生，士兵，小孩，……而他們是的確由於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手摻扶站立起來的；我記得好像大概數過那些歌詠隊，差不多有二十個團體；例如新學合唱隊，姊妹團，星期歌詠隊，新安旅行團，抗戰劇團，兒童劇團，傷兵醫院，隴海車上服務團；……不數了，總之，這些團體，是會合到一起，是被神聖的歌而召集到一起的。

因為這些屬於歌的團體啦，都和服務團有了「親屬」的關係，——過去，服務團每天派差到他們那邊教過歌曲的關係，過去，服務團誠懇地告訴他們「一個人兩個人，不要緊，慢慢大家都會來的。」而到底弄成了他們一班又一

班的歌詠隊。……

因而，在聯歡會上，西北部底歌人們呀，要求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就是要求結成歌人們底統一戰線。並且，要求創造新歌手指導的幹部，……那意思，很明白，歌人們在担心服務團離開了以後，還要有單獨作戰的辦法，而服務團的種子，才不會落在地上，便荒蕪了！

我們也還看到，就在這偉大而戰鬥的日子，一些地方，一些歌詠團隊，也還要擺出「紳士」或者所謂「藝術家」底歌喉，他們所唱的，他們底調子，……總不大和我們的耳鼓配合，總不大和我們渴望粗暴而雄渾的節奏的那情感相配合，就是叫我們也感到它底柔軟和平淡，何況在野的民衆，何況在鄉村的民衆。

朱總司令回到延安，曾經有一次對人說過，西北戰地服務團離開了山西，

還有很多人唱他們底歌，也還有人就學着成立了像西北戰地服務團一類的服務團。……我想：其間不外有這點道理，——服務團就是一個通俗的團體，我們唱底歌，許多民衆的確喊過「歡迎」的，它也通俗，它也激奮，它裏面也暴露着日本法西斯所有的兇惡，而且指明要全中國人「團結！」「起來！」「抗爭！」

對於美術宣傳的意見和我們美術組的活動

李劫夫

抗戰發動後，在我們的藝術上的一個嚴重的問題——藝術作品到大眾中去——得到了一個相當的解決，因了政治軍事上的需要，我們不能不用一切藝術部門作爲宣傳動員民衆的工具，因此我們看到了戲劇歌詠以及繪畫等，都開始了從大都市往鄉村移動，這不單是這種藝術形式的移動，而且從形式到內容都起了相當的大的轉度，就是說爲了實際的需要，這些藝術的對象都有了變化，由知識份子小市民而變成了文盲佔着大部份的農民工人和兵士，他們所需要的

是通俗化大衆化，所以我們在戲劇上有街頭劇在音樂上有利用民間小調的種種

的辦法，在繪畫上，尤其是漫畫上，也起了相當的轉變，原先那些出現在上海市面的，專以女人大腿，低級趣味的色情漫畫，現在是都消聲匿跡了，出來代替它的是民衆的巨臂和戰士的來復槍了，即原先反對把這種繪畫——漫畫做爲政治宣傳的工具的，極端享樂主義的漫畫作者，現在也拋棄了他的成見，而從事於抗戰漫畫宣傳了。這是一種必然的很可喜的現象。但是我們的漫畫宣傳工作做的還不能算夠，在我們的漫畫宣傳形式和內容上還有着很多的缺點，一般的講來，我們的宣傳漫畫的技巧是都不夠的，這當然是因爲中國在新興美術的歷史是很短的，漫畫藝術才只是個幾歲的幼兒，這個缺點我相信可以在我們更多的漫畫作者從事於實踐的長期的工作中可以進步的，成爲一個比較嚴重問題的是我們的漫畫的內容的問題，我們通常在街頭上墻壁和壁根上見到的宣傳畫，內容多半是一些公式化的口號，大部份的是以漫畫來作爲一個標語的說

明，這當然是一種很對的辦法，但是我們要把漫畫這種藝術完全用在這上面是未免太小用了它，我們可以盡量的用各種形式來發揮這個作爲宣傳工具的漫畫的特長，在中國有着廣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羣衆，對他們宣傳是文字的力量達不到的，對他們宣傳除了利用戲劇歌詠講話，漫畫是最好的一種工具，它有着比其它藝術還好的特長，就是我們畫出一張畫來貼在牆上，可以有很長的時間去給羣衆們去欣賞，他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它，不像戲劇似的演完了就算完了，只能叫觀衆在很有限的時間內去了解它。

在我們從一年來工作中所得的經驗是宣傳畫，以連環圖畫最能受羣衆的瞭解和歡迎，因爲他是用故事來組織成的，羣衆可以藉着故事的發展而更有興趣的去欣賞它，他可以把這故事永遠刻印在腦筋裏——假如他能夠了解的話，關於連環圖畫的繪製技巧，我以爲最重要的是寫實，決不應該在畫裏面出現一

些像其他如政治漫畫裏所出現的奇奇怪怪的人物，如果在連環畫裏面要畫一個日本兵，決不要像政治漫畫裏面可以那樣的誇張諷刺的，他應該是比较寫實的，但是我們還必得注意要他不至於和我們自己的戰士一樣了，可以用寫實的手法去精細的表現它——一個兇殘的愚蠢的劊子手似的人物。表現方法我認爲不一定完全中國化了（畫法）才能受到大衆的歡迎，西洋繪畫技巧比較中國繪畫的技巧是寫實得多，尤其是人物，我以爲我們還是利用西洋畫的技巧爲對，像德國柯羅意支的繪畫技巧是很應該我們學習的，他那種表現深刻，情感陰森的富於反抗性的畫面，很適合於用來表現現在中國的抗戰的故事，提到利用西洋畫的技巧來畫我們的連環畫的問題，想起了一件流行在我們的畫壇的一種毛病，就是畫家不但是利用了西洋畫的畫法，而且還利用了西洋人來代替了中國人，就是在畫上他們畫中國人往往都是穿了中國人的服裝而生着一個西洋人的

腦袋，他們往往把中國人畫成了一支大鼻子和深深的眼窩的人物，這是最要不得的，記得有一個漫畫家，他發揮自己的所以喜歡畫外國化的中國人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太不健康了，太沒有力量了，我想這當然是個相當錯誤的見解，我以為即使中國人是不健康的，沒有力量的，我們也不能用西洋人來代替的，正像我們抗戰之不能靠外國人來代替一樣。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大眾，工人，農民，兵士並不是不健康的，尤其是在現在中國人正在做着人類史上的爭取生存的偉大的戰鬥，在主觀上或客觀上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是健康的，即使他在體格上是不強壯的，但是他的戰鬥的精神是健康的。我以為做為一個進步的畫家必須到民間去學習，多多的觀察羣衆拿羣衆做他的範本。

關於連環畫的內容，最要緊的是故事的真實，最要不得是公式化的故事，一組能夠引起羣衆歡迎的故事，必須有趣味能與他們的生活有關係的故事才

好，我們團裏的壁報上每期我都要畫一張漫畫，假如你要畫一個一般的體材的畫，不能引起大家一點的興趣去欣賞，但是如果畫一張描寫我們生活上有關的漫畫時，大家都會集攏到壁報前去看，又說又笑的去分析這張畫，哪一張是諷刺了誰，那一個人像了誰，看得滿起勁，這是什麼？這就是因為它與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關係。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能夠引起羣衆歡迎的故事一定是與羣衆的生活有關係的東西。

在山西的一些城市裏，也有很多人把政治漫畫畫到牆頭去，我們也曾畫了很多，但現在檢討起來，這些畫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這些漫畫，大部份都是從外國的政治漫畫的畫法畫下來的，那些誇張諷刺表現的手法，是不能被我們文化落後的民衆所能夠了解的，不但一般民衆不能了解，就是一般知識份子也不能了解，我時常遇到朋友們拿一張外國政治漫畫來問我「這是什麼意

思」？對於外國漫畫，除非少數有看漫畫的習慣的知道了所有的那些諷刺誇大的表現手法的人以外，是不能被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們畫一張政治漫畫，把一件政治情況介紹給羣衆，一定不要用那些外國漫畫的表現手法，我們的誇大諷刺必須從羣衆們所知道的一些事物中去找那些用來作爲諷刺與誇大的手法。

其次我談到木刻來，在現在我們的印刷製板都陷於困難的地步，我們的繪畫畫出來只能是一張，對於宣傳上的需要是很難供給的，牠不能傳佈得很遠，但是木刻是補救了這個缺點，只要刻出來一個底板，隨便印出多少都可以，這是再好不過的宣傳工具，尤其是用牠刻連環畫更是便當得多，牠有着明快的風格，能夠使羣衆一看就能了解，無怪衆人們稱他爲大衆的藝術呢。

在我們的木刻界有一種理論，就是主張木刻中國化，在西安時有一個人看了我們的「舊瓶新酒」的雜耍小調子等類的東西之後，他於是寫了篇文章，

主張木刻畫，也應該「舊瓶新酒」起來，他主張現在刻木刻，應該利用中國固有的木刻的刻法，我認爲這不正確的，我們知道中國「古已有之」的木刻，除了做西廂記，金瓶梅等色情小說的插圖的以外，便是那些刻畫神像的東西，那種沒有力量的幼稚的技巧，決不能用來表現出我們這個戰鬥的時代的事物來的，尤其是不能否認的，現在中國的新興的木刻是因了中國這個時代的需要，再受了外國尤其是蘇聯的木刻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才刺戟了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發展，中國新興的木刻自從呱呱墮地之後就跑到戰鬥中去生存了，所以我們的新興的木刻是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從事於木刻運動的人都是些青年，中國的新興木刻並不是承受了民族的木刻藝術的傳統而發展下來的，所以我們反對那種主張以中國過去所謂木刻的作法來製作現代的木刻的見解，我相信，那些從很多外國木刻作法溶化來的現在的中國的木刻作法是很能夠被我們

的大衆接受的，我覺得我們在現階段中國的木刻運動上，應該特別提高的口號就是要求着寫實的問題。我以為在木刻運動上的形式的問題是很次要的，約瑟夫關於蘇維埃文化的民族的形式和普羅列塔利亞的內容的關係的問題，發揮了他的理論，他以為「內容的發展的優勢可以克服民族的形式」。這問題在中國的木刻運動上足足證實了他的理論的正確。但是我們並不反對多利用一些接近「中國化」的「陽紋」的線條的刻法，這種刻法在西洋的木刻作品上也是常見的，尤其是德國的木刻作品上，我想假如我們要想在木刻上要「中國化」起來，這種辦法該是正確的，我相信我們要用一種更寫實的這種刻法，決不能使老百姓不接近不了解，這比我們「古已有之」的木刻，把人臉和衣服刻得非常平淡的不接近實際的刻法，是更會使老百姓接近的，當然我們也反對那些西洋味道太濃厚的，明暗太明確或不明確的那些刻法，這種刻法尤其是在沒有一些

基礎的木刻作者是容易弄成一張莫明其妙的作品來的。

在延安的一些木刻作者，在使木刻作品怎樣的接近羣衆的問題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木刻作品的寫實上畫面的明快上的代表作家有江豐同志的木刻，他最近的一個的木刻連環畫平型關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他打破了過去中國木刻界的那些粗製濫造的缺點。我們希望他早日完成這一部巨製，在努力接近「中國化」的作者們是魯迅藝術學院的一些同志們，他們近來刻了一些接近「中國化」的「陽紋」的東西，並且還塗上了水彩顏料。我想這到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我以為一個從事於藝術工作的人，是應該把握住正確的理論的，正確的理論唯有在實踐中才能證實他的正確性，我們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美術組（過去叫張發組）在一年中也曾做了些美術的宣傳的工作，在最初，我們只知道把宣傳

畫畫到布上，隨身帶着到處去拿出來給老百姓們看，並且在旁邊給他解釋着，在牆壁上只知道寫標語，而不知道往上面畫漫畫，但因為在工作中我們發現到了那些很平的磚牆上是可以畫漫畫的，由一種白石灰而進化成用幾種顏色，現在我把我們怎樣來做美術宣傳的一些小小的經驗寫出來，這也或者對於才開始作美術宣傳工作——像我才開始時的那樣——的人一些幫助吧。

關於標語，最初我們只用了白石灰用水調了拿掃帚往牆上寫，當然是並不美觀，我們會這樣的塗遍了陝北往山西去的山路石頭上，後來我們才發現了這樣做是不夠的，我們看到了市面上有賣着的紅土子可以用來描邊，把標語字裝飾一下子，這樣一來我們的標語就大大的生色了，塗到老百姓的房子不再像過去一樣的他們不高興了，在我們寫標語的時候，時常有老百姓來拉我們去到他的房子上寫幾條去。由此我們看他們已經把我們的標語當做裝飾品去欣賞

了，在山西每個縣城裏都有着寫着標語的牆，那些標語差不多都是亂七八糟的寫着的，把牆壁弄得一塌糊塗，我們看到了這種寫法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寫出每一個標語都是用了很大的心機去設計它，最初雖然很慢，但後來寫得多了，熟習了就會快了，我們的標語在山西是被一般人所稱贊的。

我們對老百姓的標語的內容，會極力的避免了那些不會被老百姓所了解的公式化的字句去寫，我們常常把老鄉性的口頭語寫上去。使得標語通俗化了，更活潑些了，後來我們的詩人們還寫出來些很短的詩來給我們寫在牆壁上，這可以叫做街頭詩，也可以叫他爲通俗化故事化的標語用。

我們到西安後，見到那裏的牆壁上的標語太少了，簡直是沒有，所以我們才請示了當局的許可，到街上去寫了很多的標語，在西安街上走的人們都很注意到我們的標語，商店老板時常把我們寫標語的同志請了去給他們寫招牌，我

們在西安的街上是寫了相當多的標語與漫畫，後來有人說我們寫得太多了，同時發現了我們的標語白天寫完了，晚上就會被人們給塗去的，但是我們到白天還是照舊去寫出來，因為當局並沒有停止叫我們寫，但是到了晚上還是會被人家給塗掉了的，後來我們感到這樣下去是不好的，我們和抗敵後援會的負責人接洽好了，我們情願不出我們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名字，而去代替他們寫，那時正值西安陝西省各界雪恥兵役宣傳週運動，抗敵後援會的人們認為我們寫標語的技術很好，於是請了我們去給「雪恥兵役宣傳週」寫了很多標語，所以我們後來寫的標語都是落着「陝西省各界雪恥兵役宣傳週」的名字，同時我們還參加了西安學生分會的農忙運動給他們到鄉村去做了很多標語和漫畫。

關於漫畫方面我們最初只是在布上畫些宣傳畫，帶着到各處去給老百姓看，但我們後來感到這樣不能給老百姓更深的印象的，於是我們把漫畫和標語

一樣的畫到牆上去，最初因為工具和顏料的不好，所以現在想起來那些畫是一定很不好看的，但是當時也是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在畫畫的時候，老百姓一羣羣的圍攏來看，一邊看一邊考究，在這時候我們還徵求了他們很多的意見，讓他們給我們的畫一些批評，雖然他們是那樣客氣的，只會說「美的很」！但是我們可以在從他們對於這副畫的解釋中，知道了我們所作的畫是否能被他們所了解和起了些什麼反響。

由工作中，我們慢慢的注意着我們的宣傳畫的改進。後來我改良了我們的工具和顏料，我們用三種極其便宜的顏料來用，就是白土（比石灰好用得多）紅土和煤烟灰。用這白黑紅三種顏色畫在灰磚牆上或黃土牆上顏色是極其調合而美觀，而這三種顏色又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買到的。一毛錢可以買五六斤甚至十幾斤。

當山西的戰爭吃緊的時候，我們離開洪洞臨汾南下。我們檢討了過去沒有做到了對敵人宣傳的畫，我們又見到臨汾危機的情形，於是我們又大胆的在臨汾的街頭上畫了很多對敵軍的宣傳畫，在離開運城的黑夜我們還趕製了三張對敵軍的宣傳大畫，這些地方已都淪陷在敵人的手中了，不知我們的宣傳畫遭受了什麼命運。

在山西我們從八路軍總部得到了一個消息，就是敵人打算消滅我們西北戰地服務團，也許這是因為他所佔領的那些地方太原榆次太谷等地都有着我們的宣傳畫和標語。「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名字，在他們也是一個並不生疏的呢。

到了西安，我們也會跑到街頭上去畫了很多漫畫，記得有一次我在牆上畫了一張「驅逐日本強盜出中國」的畫，畫了一個中國兵在追趕一個日本軍閥的畫，住在那隨近的一家人的一个不到五六歲的小孩子他每天去到畫上去用他

的小脚吃力的去踏那個日本軍閥，過幾天後那個日本軍閥的小半身子整個的都踏沒有了，後來我又把他重畫了一下，但是他還去踏，只到踏得他夠不着的地方面才算完，弄得一個日本軍閥簡直是「體無完膚」了，但是我中國的兵士却永遠佔在那裏，而沒有人動他一點，由此可見宣傳畫是怎樣的受到羣衆的注意，我們的羣衆，甚至那樣小的孩子都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有着如何的痛恨。

在木刻方面，因為工具買不到，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做什麼，直到到了西安好容易才買到了一付，我們打算在將來再到戰地去的時候，我們一定在木刻上盡量的發展一下子，我們的美術組的同志們想着要用最大的努力，在我們的緊張的戰地工作中多創造些，教育和鼓動羣衆的木刻作品，尤其是木刻連環圖畫。我們預備每到一處即出一個漫畫與木刻的壁報，我們美術組裏面的同志都是些沒有專學習過美術的，但是我們都不斷的在工作中去學習，過去的一

點畫都不會畫的同志，現在已經能畫得出很好看的畫來了，我們把工作當作學習，把戰地作為我們的學校，我們要在這個持久的抗日戰爭中去鍛鍊我們的繪畫，我們相信一個進步的畫家是應該從戰爭中長成起來的。

這樣記者的生活

史 翰

進了西北戰地服務團，我就成了一名記者了。

記得剛進來的時候，聽說工作委員會把我分派到通訊股去工作的消息，我很害怕。本來詩、文章是寫過一些的；但記者的工作莫說做，見也未曾見過，那怎能成呢？一個一向生長在冀魯邊境的荒僻鄉村的人，很少見過世面；知道見了軍政界的長官們怎麼說話呢？

於是我去見主任。

主任說試試看，這裏的六七個記者也都是些文藝青年，並沒什麼經驗；我們是要學着做記者的，天下那有不學而會的事情。

因此我終於做了本團的記者，並且快要一年了。

在太原，我看到克寒、天虛他們整理稿子，印油印，印好又一點一點仔細地校改，真是麻煩，勞苦，往往弄到半夜；市民們到地洞去躲避死神的時候，他們也仍在冒險而工作。

他們弄好了，貼到我們的壁報上。我讀了，便知道了本團由延安到太原的種種情形。

以後，整天忙着行軍，而且我的身體是初學吃苦，所以一直到馬牧村住下來，我才第一次寫通訊了。

未到馬牧村以前，我連想也沒想過寫通訊，行軍中的飢餓，疲倦，把我整個的思維陷在失望與苦惱裏邊。這時由平漢到太原，由太原到晉東的所見所聞的那一切初期作戰的失敗情緒和自己被迫而離去溫暖的故鄉的鬱憤使我的頭腦

像神經病患者一樣，除了給壁報寫幾首短詩之外，幾乎什麼也沒做。而且那時看到唱大鼓、演話劇的效力太大了，自己很想做一個口頭宣傳者，衷心頗有點「文字無用」的想頭了。後來看見天虛寫成了他的幾萬字的「兩個俘虜」，戈矛從壽陽回來，也寫成了他的「壽陽的陷落」。我這才有了要寫通信的動機。

然而寫什麼呢？

我很苦於沒題材。因係初進團來，工作比較少，團體對我也沒有十分把握，當然團派我出去採訪，因為這不是容易的事，自己也沒有經常抓取題材的經驗，因此很多寶貴的材料都放過去了。

後來看到袁勃由一些日常的見聞寫成了好些通訊，而且寫的還很有價值，自己也就開始留心並不像平型關戰鬥那樣轟轟烈烈的事情；於是抓取自衛隊啦，婦女救國會啦，動員情形啦，民衆生活啦一類的小題目寫成了些小的通

訊。這些小的通訊給同志們一看，他們說這就是很好的材料，通訊不一定非寫戰鬥的情況不可。

以後，我就專心要做記者了。我這時已明瞭了持久抗戰的道理，艱苦的生活也習慣了，心情就好轉起來，所以就專心從事採訪寫作的工作。然而本團的記者却不同於其他報館的記者：我必須經常地配合本團其他各組的工作，必須隨着本團的行止爲轉移，必須學習本團分配的政治、文化課程，必須幫助本團作文化教育宣傳工作——那麼，就不能經常地去採訪，經常地發出稿件。因此採訪、寫作就必須利用每一個時機，趕忙地做，像行軍中的十五分鐘的休息，或者某一次公演沒有自己腳色的時候都是我通訊工作的機會。有時沒有桌檯，就得爬在炕上寫；不然稍一遲延，就有製歌、編劇、排劇、討論會一類的事降在你的頭上。

採訪時，我們有印好的表格，裏面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甚至名勝古蹟，歌謠俚語都有；但有時不能用。——這也是我們的一種經驗；譬如老百姓本來談得很起勁。誰知一填起表格來，他反而吞吞吐吐起來。後來知道他們把我們誤解了，把我們原是儲蓄材料（預備將來有機會寫成更複雜的小說）和便於寫通訊（採訪者忙時交別人去寫）用的填表誤認爲又是什麼委員調查什麼秘密預備帶什麼災禍給他們呢！於是表格有時就索性不用。

軍政機關的採訪有時只是照樣的文章，真實的材料非找下層的軍民又不容易得着，所以我們關於一個較大的事件往往就分頭去進行，然後製成一個集體的通訊。

到西安後，因爲通訊股縮小爲通訊組，只剩了我和田間兩個人，就不能再那麼嚴密的分工了。諸如編輯、發行、採訪、壁報都由我們兩人担任，所以不

得不常常開夜車，有時幹到練習拔音的號兵吹出了曙光的時候。而且我們也不能經常到火線上去，所以這時的通訊多半是後方的題材。偶然寫點戰事報告，那都是由前線回來的人們聽取的。

然而我們也到咸陽去了一次，而且常常到西安近郊的鄉下去。

回到延安之後，跟着延安文化工作，宣傳工作的緊張，我們參加了街頭詩、傳單詩、詩歌朗誦的運動，參加了改革舊劇及怎樣利用舊形式的運動。因此通訊工作比較做的少些。

現在，搬上山來，我們又偷着加緊學習的餘暇正在作延安及鄉村的採訪工作哩。

我相信，我的記者工作是比初來時是進步了。但主任前晚開會的時候仍然說：

「你們還須加緊學習怎樣做一個好記者！」

不久，到冀察晉邊區去；到那里我們的記者工作當能有很好的開展與學習的機會。

割 麥

邵子南

陳明、是個很會做青年工作的身材小巧的青年，像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樣地在樹蔭下蹲着，同一羣光屁股的小孩子弄得極其親熱。

——你會不會唱向前走，他問。

——會的，會的，九歲大的蓄着一撮頭髮的孩子跳躍着回答。

這孩子趕快去撲一隻胆小得還不能飛的小虫子去了。

——他叫什麼，陳明問另一個孩子。

——阿福，孩子答。

——阿福，你還不來？陳明向阿福招手。

一個預備去割麥子的農夫，手裏握手鎌，站着看得呆住了，一句話也不說地張望着被奇異弄迷惑了的眼，彷彿在讀這新時代的神話樣的故事。

這是不足為奇的，當我們在山西到處作工作時，都是這樣去接近老百姓的，根本我們便是像青草密切吻着大地一樣地與老百姓不可分離的。我們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農民的兒子。我們便這樣地把爭取生存的真理傳播在鄉村中去了。

我們到城外去幫助鄉下人割麥。

太陽用着強烈的光輝與熱力很深摯地愛撫着大地，金黃色的麥顆已經熟透了，宇宙間似乎在說着神祕的話語：

——偉大的創造呵！偉大的成熟呵！微笑的光明的天空說。

大地愉快地緘默着享受着愉快的讚美。

人體裏極強度的活動力在發揮着，出着多得像是在洗澡一樣的汗水。我的另一個同志，從前是個大學生，連短褲都打濕得能夠擠出水來了，依舊迅速地像剃頭髮一樣地割着。

大學生最後像塔一樣站起來，靜靜地像在深省一樣地說：

——爲什麼這樣香呢？這些熟了的麥子？

我們穿着全副武裝到這兒來，那個憂心過重，顯然十分衰老的農人，似乎不大相信我們，但待到我們把衣服脫了，走到麥地裏工作的時候，他才徹底了解了，另外再拿一把手鎌來笑嘻嘻地說道：

——這一把要快些，——你們捆得不得法，應該這樣來，兩方來束麥草，打一個結，——再捆上就完了。

鋪滿平野的一望無際的麥草，老得快要自動落地了。

每一個經過這裏的農人，——他們都忙亂着在收穫裏，運着一大車的麥子，在這裡迅速地馳過，都向着我們微笑着，告訴我們一些含糊的可是很親熱的話：

——唔，……好的，……今天……

——汗水……

帶去的，做爲娛樂他們的話匣子在樹蔭下面老是不煩厭地唱着狹窄的喉嚨，一些婦女們圍繞着它，我們的女同志在向她們講述失陷區域的婦女的故

臨走時，一個婦人挽留我們：

——你們來替我們作事，吃了飯去吧！

我們向她解釋了，可是那個十分衰老的農人又來挽留我們：

——別人心裏怎麼下去呢？

最後，他從家里拿出新麥子做的饅頭，一定要送我們每人兩個，我們委婉的拒絕了他。

我們給了那個蒼老的，據旁人說，他是一個孤人的農人一角茶水錢，我們喝了他許多水，他稍爲猶豫一下，便坦白地把他收了。

——累了吧，他說，——應該息一息才是。

他慢慢的，仔細的折疊着那一角紙票放在口袋裏，關心地訊問我們：

——你們好多錢一個月？……你們吃得好嗎？他像感嘆一般地說：

——你們太辛苦了哦！太辛苦了！

這樣的兩種心的融洽，他們的是陰鬱，拘謹，農民式的保守，畏縮，我們的是豪放，外鄉來的軍人式的大胆，冒險：——簡直是不容易令人相信的。抗

日的基礎就應該建築在這樣堅固的東西上才對呵！

大風在平野上毫無忌憚地奔跑着，逼迫着我們的臉和眼睛，不方便地呼吸着，像用雙手似地極力拖着有着繫在頭上的草帽，像要連帶我們身體一並掠走似地。

我興奮地在堅固的大地上奔跑，大聲地呼號着。

下了幾天大雨，我們很担心那些未割下的麥子，所以一等天晴就再去到那村子，但麥子已經割完了，我問他們：

——麥子怎樣了？該沒有好大的損失吧！

——一點也沒有，以前我們認識的那老農人告訴我——我們看天色，便知道要下大雨了，風又厲害，又冷，我們便趕快動手，忙了一個晚上，天亮時才下雨，可是我們已經把麥子割完了。

他們正在晾麥子，我們於是又去參加了那工作。

正午，在他們吃飯時；我們替他們唱了一些歌子，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大道理。一些小孩子要我們把唱的歌子寫給他：

——我們也要唱呵！

又一個老農民眼睛，發紅，睜不開，我們的衛生委員給了他一點眼藥，並叫他派人到西安城裏我們住的地方來拿另外一種醫治眼睛的藥。

——以後下鄉多帶藥，藥能解老百姓當前的痛苦。衛生委員告訴我們她得了這樣一個結論。

我們便歡樂的回城去了。

談談我們的街頭壁報

史翰

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到太原之後，加入了一批新團員，工作的範圍就比較擴大了。按照大會的決議，整頓了壁報，但這是給本團團員看的。每天一期，內容由吃飯，睡覺的小問題到九國公約一類的大事件無所不包。外形是各式各樣的一塊塊紙湊合起的一大張。弄好了，貼在院子裏的牆上，——以後就挪到救亡室裏去。

及至到了安澤境內，街頭壁報就更講究了，原因是那些樸實，善良的民衆常常瞪着眼睛向我們問起前線消息，若一一解答起來，既嫌有重複之虞，而又

不免妨害其他的工作。此外沒有機會去問我們的一定頗不乏人。於是我們辦了兩種壁報：（一）是用大張的紙寫的；爲了顧及文化程度差池的人容易閱讀，字跡稍大，並且每期畫上一點兒漫畫，報頭也作個簡單的圖案。內容方面，除了照中央無線電廣播或新聞紙上抄錄重要的國內外消息外，更特別採錄沿途遇見的我軍的捷報。（二）是油印的小張，目的在能更普遍到各條小巷，僻街以及經過的沿途。內容，如擁護政府，軍民合作，抗日軍要守鐵的紀律，民衆快幫忙軍隊，參加軍隊作戰……都是其中的題目。自然也還有些小調之類的東西。

二

過新年的時候，我們住在臨汾的劉村鎮，那期特大號的新年壁報之內容是

最豐富了：除了上面說過的那些，加添了山西游擊區的地圖，歌謠，小調，大鼓詞，快板（連花落）。那一期在外觀上也比平常更加美麗。插畫施上顏色，周圍鑲上紅邊，三十來篇文章貼滿了一面大牆壁。每天的閱讀者真不知幾多，更有些人立在寒風裏，呵着手兒抄寫。

在洪洞的萬安鎮又出過一個「一二八」特大號。這次是用五色紙湊起來的，外表也頗好看，所以吸引了大羣大羣的讀者。而且時常有熱心的青年站在那里給不識字者大聲誦，作着手勢講解，那種姿態，實是使人不能忘記的。

可惜我們天天忙着演戲，歌唱，寫通訊稿子，不然真應該每期寫上幾十，幾百張；每期辦特大號。然而像山西一個地方往往貼着各地方救亡團體，各軍及決死隊的幾種壁報的地方，城市和鄉村，每期寫三五張也就滿可以了，羣衆對於他們的幾步道路是並不想省掉的。

過了風陵渡，來到潼關。雖然只一河之隔，街頭上的景象便大大不同——莫說壁報，就連極容易製作的標語也不多見。

「這麼大的廣告，又有風，怎麼好貼呢？」——這是我那一早晨貼壁報時，潼關的老百姓說的話。

真是，在他們腦海裏還沒有「壁報」兩個字的印痕呢。但在貼完一張走上幾步，人們便蜂羣一樣集攏上去了。

這次的內容方面，加添了兩首街頭詩，這個試驗却獲得了不少的成功。聽那朗讀的聲音，怕比那些朗讀會的聲音更響亮些吧？

我們真不了解那些「宣傳無用論」者們的心懷。他們閉着眼坐在屋裏幻想

中國人憑空變成天神，會戰勝敵人，他們的近視眼看不到泉水的地下淵源和
船前的拉繆人的力量！

我們不管他們，在抗戰的期間，不但要把抗戰的烈火燃熾起來，更要以文
藝的奶汁把那些被教育拋棄了的不幸者們的枯瘠的腦髓漸漸充實起來。

我們不——絕不相信我們的工作永遠是一粒種子而不會開花結實。

西安雜談

丁玲

在萬安鎮，決定了答應西安各團體的邀請，到西安去的時候，開了一次大會，討論到西安去的意義，和在西安如何開展工作。接着又專門討論了一次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的問題。臨走時，又做了一次測驗。三月一號過了黃河，住在潼關的一家棉花廠裏，又把所收集的西安情形向大家報告了之後，我便偕同高敏夫同志先到西安了。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是有氣節的。然而我似乎却爲了兩塊錢一月的津貼，每天在衙門前遞片子。這種生活我是不慣的，成天東奔西走，四方求見，在有衛兵站崗的門前，在傳達室，在走廊上，佇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但是我

忍耐了，沒有人看出我的勉強來。而且我接見賓客，我把話重覆着向每個客人詳細解說，我很和氣，深藏着我的疲倦。兩天之後，大隊來了，住在省政府指定的地點，梁府街，女子中學的舊校址。西安的人士是歡迎我們的，我光榮的赴了西安的最賢明的人士代表們的歡宴，長安縣縣長和楊明軒先生等都給了我許多獎勵和指示。服務團的同志每天分組的出席了各種的聯歡會，座談會，然而也有一些小的不慣常的事發生，那我們對這些事是如何處置的呢？

女子中學是屬於陝西省教育廳的，這時裏面正住着戰時青年訓練班的辦理人。不過還沒有開學。和通俗讀物編刊社，以及教育廳的幾個職員住宅。服務團大隊到西安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派了兩個同志進城來找我，全體便在車站的月台上等着，冷風吹打着他們，一天沒有吃東西，等到搬到宿處時，已經九點鐘了。住的房子裏的電燈泡取走了。沒有用具，沒有鋪板，沒有草，原來有

的都清檢在一間房子里鎖着。而且沒有水喝，後來在街上買了一點來，但要洗臉洗腳就沒有辦法了。在山西的時候，大半住在老百姓家里，有時也住學校，受慣了老百姓的慇懃的同志們，現在在一天的勞頓之後骯髒的，蹲坐在黑房子里的地下，不敢大聲說一句話（因為怕妨害別人），而且還要解釋，唯恐有人心里不舒服。但因為我們是有次序的，我們是不怕麻煩的，我們能夠吃苦，不注重小的地方。第二天我們交涉到一部份鋪板，第三天交涉到棹子板棧，後來都交涉到了。電燈沒有，我們在西安期間就全用洋臘，雖說隣室很輝煌，然而我們很滿足，洋臘比清油燈已經亮多了，五個人共一枝很夠看書的。

第一次的公演，省黨部幫了我們很多的忙，譬如劇本的審查，因為我們是臨時趕寫的，直到出演前兩天才交去，我們那時還不懂得寫呈文，可是省黨部很快就通過了。戲劇審查委員會也來不及看劇本，就在預演時來看了一過。警

備司令部公安局在出演時來問我們要團體登記證，也因為我們是旅行團體而不深究了。這裡充分的看出了我們對西安環境的不熟悉，工作的疏忽。尤其看出的是和當局者對救亡的宣傳工作之扶掖和愛護。這實在是值得贊仰的。

後來我回延安了一次，同志們在西安又作了第二次的公演，因為過於勞頓的原故，三分之二的同志都被招待到防疫醫院里。這時却忽然接到了省黨部的着即日離開西安赴山西前線工作的通令。這時抗戰與文化（葉青等主編的）上也譏笑「某」戰地服務團不在戰地工作而逗留西安的不當。同時也有旁觀者表示了憤慨，戰地服務團來西安的時候，正是炮轟潼關，西安岌岌可危之時，人心皇亂，忙着遷移，而戰地服務團在這裡作着穩定人心，加強抗戰信心，號召廣大人民參戰的工作的時候，却有人出來說壞話，挑撥團結，但我們對於這事是非常冷靜的。我們是願意離開西安的，我們願意執行當局給我們的命令，於

是我們準備着一切離開西安的工作。

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有人說我們的標語寫壞了，說是寫了「爭取國際友軍」即使我擔保沒有這樣寫，也不成，須得調查，於是就調查吧。我把所有街頭標語漫畫的內容地點都抄了去，把在北大街的一條「爭取國際友軍」的標語也抄了送去。可是在那天的夜晚標語被塗抹了，同志們清晨操早操去，看見淚似的白色水滴一條條掛在那些模糊的大字上，有的是煤炭塗的，但有人却說是我們自己塗的。也無人負責追究出到底是誰塗的。於是同志們又流着汗在太陽下繼續去寫，而「擁護蔣委員長」，「擁護抗戰建國綱領」的標語也就繼續的在夜晚被塗去。每天清晨，同志們都懷喪着臉，像兒子被人殺害了的，忍不住氣憤。但我們又開會，說服了大家，停止了寫。同時我們去找抗敵後援會，要求分配工作。於是標語繼續了，西安城每條街上都看得見李劫夫同志，吳堅同

志的方體字，和朱焰同志的立體美術字了。不過下邊的署名換了「抗敵後援會」，和「雪恥兵役宣傳週」，這一次沒有被塗抹。一個星期共寫了八十多條，後來向抗敵後援會領了十四元三角的材料費。有些人驚奇，原來材料並不貴。而且街上新的標語漫畫出現了。有競存小學的，有第二戰區司令部戰地工作團的。尤以大風劇社寫得最漂亮。

抗敵後援會是最可感謝的，我們在他們領導之下，做了不少工作，參加幾次公演和播音，他們的宣傳科長馮慕鶴先生來團裏講了話，我們很佩服他對於統一戰線國共合作之正確認識。他也明瞭我們的同志們都是有禮貌的，誠實的青年。

我們雖說被歡迎，每月至少要公演二十次，但大半都是由別人主持和出名義，因為我們在西安是一個不合法的團體，甚至有一個劇團因為我們去幫助了

排劇而被解散。但我們決不要名，仍是努力去做，這時西安同時有二十多處是由我們去教歌詠，有一部份是由我們去幫助組織的，流行於西安的歌曲小調，大都是我們的推動了這一運動。

西安的各羣衆團體幫助了我們開展工作，西安的行政的負責者也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鼓勵和物質上的援助，如蔣鼎文主任，孫蔚如主席，胡宗南軍長等，使我們在西安期間得以完成我們的任務。

不論士兵傷兵，工人，學生，婦女，兒童，難民的工作，我們總是抱着多多益善，來者不拒的態度，所以每到中午過後，團內幾乎無人，不管大太陽底下，大雨底下，遠到二十里路去教政治課，都從未停止過，但有時也拒絕過別人的。如同有一次某團體請我們派同志去講話，同時他要求我們穿便衣去，他說怕當局知道，雖說他表示了對我們最大的同情，但我們仍是婉言拒絕了的，

因為我們不願不帶着符號出去工作。

在離開西安之前，我們準備了第三次的賣票公演。關於這一次的公演，我們共寫呈文八封。西安的報紙已經老早就不准登我們的消息。這對於我們真是很爲嚴重，但好的是我們與西安的婦女界，教育界，出版界，救亡團體，機關，西安的名流，商家都有了連繫，通過了這些關係，使我們這三天七場的公演，得以場場滿座。對上對下的工作，總還算沒有什麼大的疏忽。

這次公演，大部份都靠了我們的新朋友，易俗社的社長高培支先生的幫忙。我們的認識完全是從工作上開始的。有人告訴他我們是共產黨，不要接近我們，怕我們將來要搗他們的蛋。同時有人告訴我他是老頑固，不可理喻的。然而我們都不聽這些謔言，我們從工作上有了互相認識。他不特帶着一羣學生來赴我們的茶話會，而且經常以我們作模範來教他的學生。他在物質上幫助了

我們，在工作上幫助了我們，西安很多人都奇怪爲什麼他們會同我們好了起來的。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立場，完全是抗日的，我們的態度，完全是誠懇，坦白，謙虛，和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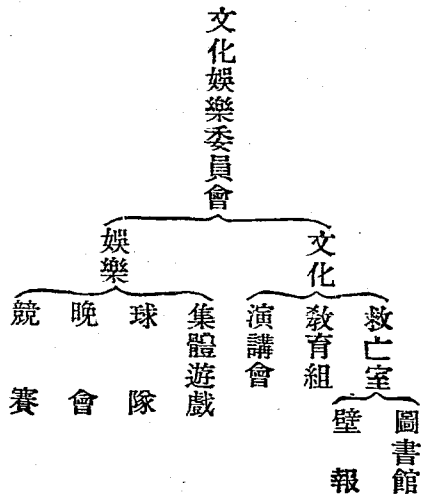
離別以前，開了一次招待各界的大會，報告在西安的工作。共到團體代表七八十人。省黨部的代表黃其起先生，省政府的代表樓斂九先生都大大的誇獎了我們一番，這給了我們很大的興奮，「努力團結」成了一致的定評。接二連三又赴了好幾個歡送茶會，二十二號的早晨匆促的便上了汽車，黃塵滾滾，直奔更北的地方，縱橫着高山的山地上去了。更多的事在前邊等着。所以也不留戀，雖說在西安城里却有許多留戀我們的人，不過以爲遺憾的就是感到留在西安的工作太少，若是以後再來，就要弄得好些的。

我們的文化娛樂工作

高玉林

人往往在一件工作開始的時候，都比較熱情和緊張，不肯休息，這是不好的，我們是須要有持久的經常性。爲了保障這持久的精神，和工作上的迅速完成，就應有適當的調劑文化娛樂工作。

這裏說我們的文化娛樂工作，又因爲服務團是一個流動性質的團體，爲了適合環境，它就必須靈活的使用各種方式，在一年中它曾經完成了行政上交與的任務，幫助行政上克服了一些臨時發生的困難。一年工作計劃能夠順利完成，它也是中間的一個因子。現在我想把它介紹在讀者的面前，也可以作一個參考。



西北戰地服務團開始成立的時候，除了工作部門以外，文化娛樂委員會就在上面的組織行式下，和行政直屬系統底下，分類工作，各單位有負責人，經常舉行委員會，檢查工作，計劃工作和推動各部門工作。然而有時由於行政

工作之繁重，娛樂工作不能不隨時變動方式，除開規定的經常工作以外，在必要的時候，還增加其他的臨時性質的文化測驗和運動會，……使興趣更提高一些，儘量表現出我們的活潑，爲了反映其整個輪廓，這裏分門的作一個說明。

在文化方面：

一、救亡室：在團內它祇佔有一個很小的面積，然而它的內容實足反映；整個團體的作風和精神，在鄉村或城市，我們的宿營地，人們總這樣的稱美着，「對外的工作是那樣認真，內部也還是井井有條，生活一定是多麼的緊張呵！」救亡室的佈置是簡單的，但是每一種陳列品都新鮮，活潑，富有教育意義的，正中掛着革命領袖像，四圍牆上都張貼着各戰區和全世界的明細地圖，角落里還用藍布條寫着美術體的標語，如「學習學習再學習，國共二黨親密合作，革命的理論不是軟條，而是行動的指針，肅清托匪漢奸，……」桌子

上放着書和報紙，同志們都很緊張的在這裏寫着，看着，討論着，在救亡室裏除了上面的擺式以外，還有二個較爲活潑，熱鬧的部門，包括在裏面，第一部分，就是圖書館，這裏設置着一些文學，藝術，政治理論書籍，都是較爲重要的，它負起了文化食糧供給部的作用。第二個部分就是壁報，內容包括論文，生活，文藝……每星期出版一次，目的在提高全體同志寫作技能，反映團內生活，經常提出問題展開討論，形式，內容越活潑，人們對它也越發生興趣，把他當作自己的園地，常常會因爲一些問題引起爭辯，顯得非常熱鬧。

二、教育組：這一門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事務人員和勤務員，指定同志專門担任，課目分政治，文化二個部門。雖然我們的對象，都是參加長征的戰士，但是在文化，水準方面，一般的說，比較差，開始上課時，進行的程度也慢一些，然而在工作中，他們自覺到，識字和政治教育都對他們有很大的幫

助，於是一種自發的要求學習空氣就非常濃厚起來，進行也相當順利，並且在我們和他們中間，經過工作的媒介，接近的多，也在感情上融合起來了。在我們中間，再沒有階層的分別，本來都是兄弟呵！

三、演講會：這裏也有二種不同的方式，第一自己的演講會，目的在讓每一個同志都鍛鍊成一個演說家，因為服務團無論在村莊，城市宣傳的時候，往往爲了觀衆的要求，在演戲完了就接續要五六個同志上去作一個各方面的演說，在那樣場合裏，假使平常沒有說話習慣和技巧就會把機會放過去，所以爲了提高演講的技術，我們經常舉行這樣的會，在會上注意的是第一，內容，第二，姿態，第三，聲調，第四，時間，除了聘請評判員以外，全體同志都是聽衆，可以提出意見。第二種就是請外面的人，給我們作報告，多半都是專門家政治或軍事或文學家，這對於我們的工作有許多幫助。

在娛樂方面，分下邊數種：

一、集體遊戲：每星期舉行一二次，地點：野外或草場，它帶着一種強迫的性質，因為有一些人是不願意動的，身體的好壞在他好像也不是在乎，爲了使每個人都有一副健康的體格，集體遊戲是能減少不愛娛樂的傾向，使得大家把一天疲勞都忘記在這裏面，高興的回到宿舍去。

二、球隊：我們現在有的如籃球，乒乓球，排球，棒球，小足球……各隊都自願報名參加，組織球隊經常練習，到一有機會，就與別人作友誼賽，增加彼此的感情。

三、晚會：每星期六舉行一次，在行軍中也舉行臨時游藝晚會，唱京戲啦，說快板啦，名人演講啦，出洋相啦，把新編的東西，試驗出演，每次都不同，在歡迎會上，和歡送會上，更是熱鬧，自己當觀眾，自己做演員，在這個

時候，人們都吃着，談着，非常的熱鬧，過去吵嘴的，在今天也被衝散了，餘下的這是親愛，像自家一樣。

四、給獎：舉行一些革命的競賽，如生活競賽，衛生競賽，工作突擊競賽等，或獎賞物品，或給名譽獎。在壁報宣佈，在隊伍裏宣佈，提高大家興緻。

在行軍時，就得預定計劃，到某一個地點，唱一個歌，說一個有趣的故事，討論一些簡單的問題。打前站的便在沿路寫上一些有趣的口號，使隊伍的疲勞減少。

這項工作似乎容易，其實也很麻煩，作得不好常常會引起不滿，使得大家不舒服，討厭，但如果能經常注意整個工作情緒和須要，加上不斷的創造性，就比較容易做了。

學習在西北戰地服務團

巍 峙

「我們要求學習啊！我們要充實理論基礎啊！」

「我們要加强技術進步啊！」

「我們要訓練創作能力啊！」

「研究組快成立啊！」

「同志們不要放過這次的學習機會啊！」

我們這些被成天行軍，成天演戲，唱歌，畫漫畫，寫標語，唱大鼓，說相聲，打快板演雙簧還有什麼跳秧歌舞等，忙得平常連看書的時間都很少的人們，到延安聽說有一些日子的停留，決定充實內部學習，並準備將來工作的消

息後，每一個人都感到十二萬分的興奮，要求比較有系統的來充實理論的修養，從基礎上有計劃的加強技術培養的呼聲，便從每個人的口中發出了。

研究組在我們搬到山上以後，就正式成立了，共分社會科學和藝術兩大部份。爲了討論時方便，社會科學內又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馬列主義共三組，藝術內又分戲劇，音樂，美術，文藝共四組，可自由選組參加，在開始報名的時候，團內的工作委員會怕各團員參加組數太多，反而影響學習的深入，所以規定了社會科學及藝術這兩部份，每人至少要參加一組，但每人，至多只能參加三組，可是報名的非常踴躍，你說：「哲學，政治經濟學和馬列主義，我們都要學啊！」他又說：「戲劇，音樂，美術，和文藝我也都愛好啊！」又有人說：「幹藝術的也要懂得政治理論啊！」有些人又說：「我們是種用藝術來宣傳的團體啊！祇學政治，不懂藝術不能工作也不行啊！」結果大部份都參加

了三組，有些人還要在別的組討論時參加旁聽，使自己懂得更多些。

除了團內的研究組外，還到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選聽有關的課程，並決定請人到團內講授，想使自己懂得更多些，進步得更快些。

研究組成立後，團內的圖書館，就非常熱鬧起來了，有關的書籍全被借光，專門性質的哲學圖書館正式開放，音樂圖書館也在籌備中。但是原有書籍還是不敷分配，常常幾個人全看一本書，搶來搶去，十分緊張，看書的空氣瀰漫在整個服務團內，每天早晨早操後，就可看見山上山下，東一個西一個，東一堆西一堆的在看書。吃早飯後，分別去聽，哲學，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等等，沒有課的人，就在家看書，寫筆記或寫文藝作品，在救亡室內個別發音練習的聲音，常冲破這種靜寂的空氣，盪漾在山水之間。

上午飯後休息半小時，開始討論，七個研究組每天輪流討論，到晚飯前才

結束。

晚飯後原是遊戲時間，但還有一些人，夾着書本到山頂或其他地方在看，有時又有的人，又集中在一塊舉行詩歌的朗誦。

晚上點名後，又是自修時間，看書的也有寫稿的也有，生活單位內做自由討論的也有。這樣又是兩小時才下自修。

各組討論已照規定進行了，討論的地點就在窯洞前的山坡上，在討論的時候，大都熱烈發言，平常不大講話的一些男全志女全志也很踴躍的站起來發表意見。有時在吃飯前原定的題目沒有討論完畢，大家都要求晚間再談，或到第二天再談。

這些情形都充分表現出大家對求知的熱烈，其中還有不少的缺點，主要的也就是由於求知太切，有些人選組太多，以致精力分散，每組的準備都不夠充

分，有的發言空洞不夠具體，有的言語嚙嚙，沒有說出中心意義，又有些人因看的書太多，時間又沒有計劃的分配，結果放下哲學書，拿起列寧選集胡翻亂看，很少收穫，討論時不但不能發言，別人所說的是否完全了解，也是問題，有些人在會上沒有發言，也不知道他事前是否努力看過參考書。爲了補救這些現象，又決定了，除特殊情形外，每人以參加社會科學及藝術各一組爲原則，使能專心研究了解深刻些，在看書方法及寫筆記方面，每星期必由各組負責人向各組員，至少檢查一次，全時在各組內又以生活單位爲單位組織小組，互相督促，此外想舉行定期政治測驗，把理論和實際配合起來發揮，同時每天決定有一人負責時事報告，使各人所研究的理論能用到對於實際問題的分析上去。在每星期的終了，各組負責人舉行檢討會，交換各組學習經驗，做下星期進行工作的參考。

爲了準備將來的工作，爲了各團員本身，學習是提到第一位了，所以在目前對於工作是比较減少些了。

行軍中的事務工作

黎 衛

現在的生活是比較安定了，每天除了學習，討論會，就是出席出席晚會，在工作上真清閑多了，可是這樣日子過得長啦又覺得無味，還是行行軍好，但是在行軍中有時又會感到需要休息一下，人心總是這麼矛盾的。

回憶起在行軍中最苦的要算事務工作了。尤其是我們過去沒有弄過這事的一羣，更感到特別束手與麻煩，後來時間漸漸長了，還好一點，但終是相當麻煩的一件工作。買東西，發東西，那倒沒有什麼，主要的是行軍中每站預備水，午餐，到宿營地打房子，預備吃飯的一些應用的東西，最討厭的是動員車子或驢子。

看走才，倒像很容易做的似的，但是實地做起來，就感到麻煩了，例如到某地方打房子，在戰區的房子倒是多得很多，因為有些老百姓已經逃走了，有些學校已經不上課了，所以空出來的房子很多，可是空的太少了，多半都是各部份的軍隊在駐扎着，很少有空的，這就麻煩了，到某地後先要和地方當局請求幫同辦理，有的地方當局很好，他設法來替你安置，有的就不然，他只允許你住在此地，但房子要你自己去找，一個沒有到過的地方，地理一點不熟習，叫你自己來找空房，那真是一件困難的事，你首先要想辦法和老鄉接近，和他做政治工作，請他來幫助你找，找到空房之後還要和房主來商量，有的房主很開通，他講，「你們都是爲國出力的人，這年頭沒關係，你們住吧！」可是有的就不然，他又怕你這個，又怕你那個，總是託詞不願你住在哪裏，雖然他知道你是八路軍，但還是有些不放心，最好你還是不在他那裏住。這就麻煩了，這

時你又要向他做政治工作，並加以種種保證，可是有的這樣還不成，他就硬不準你住在那裏，房子是他的，他有權利，他知道你是八路軍，不會把他怎樣，假如在這時候，你再用和平的方法，來同他講了，那就不好辦，你說什麼他不聽，乾脆就是不準你住，你說日本鬼子要來了，你的房子什麼都沒有了，他不相信，他說日本鬼子不會把他逐出來的，真是氣的要命，可是你又真的不能把他怎樣，這時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繼續好好地談，並帶點硬性說話，結果，招待的很殷勤，頗盡地主之意，此時雖然目的達到了，還需要和他解釋，使他了解我們的苦衷，和軍民合作的真正意義，這樣不但不能使他對你起反感，而且教育了他，使他知道了他們在抗戰中應盡的義務。

房子找到了，該準備吃飯，因為團裏經費的關係，以及爲了行軍便利，所以有些東西必須到當地來找，如米，柴，菜，鍋，灶等，米，柴，菜等東西，

看起來也很容易，那個地方沒有呢，可是有時就真的沒有，一方面是因為一部份老百姓逃了，將米什麼都埋起，一方面是各部份軍隊由這裏走，都需要這些東西，所以弄的老百姓有時自己吃燒都成問題，所以當你買的時候也要費許多周折，你要同他講許多話才能把東西買到。

飯吃過了，要是不演戲或街頭講演那就該休息了，這時候可以說最美啦，往床上一躺，週身沒有一個地方不感到舒適，那種美的滋味，我想非身臨其境不會領略得到的。

但是晚上事情又來了，就是準備明天的車子或驢子，團裏本來是有幾個驢子的，可是僅能担一部份公家的東西，還有一部份，需要顧車來拉，或驢子背，所幸私人的東西是自己背，不然更麻煩了，車子是一站送一站，不敢送遠。因戰況緊張，老百姓都不敢離家遠，動員車子的時候，首先要找當地負責

人，請他來動員，多半是派差的性質，車價官定，這倒方便的多，可是有時車子沒有，那就糟糕，而且是沒有的時候多，甚至有時連驢子都沒有，不過這個時候比較少。找車子的時候，雖然是地方負責人給你找，但你要在那裏候着，一定要車子的車夫弄來你和他把頭接好了，定明了次日起身的鐘點，這才可以放心點，不然明天有時就出叉，當情況緊急的時候，真叫你束手沒有辦法，最好把他弄到你住的地方去，這才把穩一些，次日行軍方不至於誤，不然真靠不住的，在村公所或縣政府等車或驢子，十一二點甚至兩點鐘那是常有的事，回到團裏人家都睡了，次日還要四點起牀照常行軍，甚至還要早起一些去催車子，不然怕他來遲誤了行軍，這時候真是最苦的時候了，睡眠經常不足，除了照常行軍之外還要多跑路。

所以在我覺得事務工作在一個團體裏要算夠麻煩的事了，現在這樣舒服的

生活有時早晨起牀還感到難過，不願起來，回想起過去的生活真有些不應當。

一九三八 十月，延安

一個炊事員的自述

吳任口授
徐對筆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我調到戰地服務團工作了。

當我來的時候，同工作人員都不熟悉，也就不去各股玩。管理員來得早些，他和工作人員有些認識，由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工作人員的情形——那幾個好些，那幾個脾氣壞些，那幾個……所以管理員便成了我們的中間人，我們對他們有什麼意見，便由他去和他們講，他們對我們說的話，或要我們做的事，也都由管理員來告訴我們，漸漸的，我們便養成了這個習慣——除去管理員的話我們都不聽，而且在我們和工作人員之間是有着隔閡，大家都不了解，生活又不能打成一片，所以便常常發生衝突。

尤其在行軍的時候，沿途他們是常吵着要喝開水，要吃東西，每到了宿營地的時候，他們便催着要吃飯。那時我們真困難，一切用具都是臨時向老百姓借，糧食菜類也都要現買，而且我們又不熟悉當地情形，他們又不明瞭我們的難處，不但吵着要吃飯，而且這個跑來說肚子餓要吃乾飯，那個說吃稀飯舒服些，這個說菜要鹹些，那個說菜要淡些，亂七八糟，簡直弄得我們沒主意，於是管理員說：「煮乾飯吃，」可是值日班者又跑來說：「誰叫你們煮乾飯的？爲什麼不接受大家意見？」所以在我們和工作人員之間是常常爲着這些事吵起來，因此我們和他們的關係是愈弄愈壞。

這種現象弄常了是要不得的，不但我們的感情不好，而且還妨礙工作呢，所以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劉村（山西）的時候，全團開了一個大的檢討會，我們事務人員也全都出席的，在這個檢討會上，他們批評我們脾氣燥，說話態

度不好；我們也批評他們不能吃苦，有階級觀念，看不起我們（過去他們叫我們伙夫）從此以後，我們大家都互相了解了，解釋了過去的誤會，我們脾氣也就改了些，說話態度也和氣了；他們也看得起我們了，不叫我們伙夫，改稱炊事員了，他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跑到廚房來亂吵了，一切事情都是由總務股決定來通知我們，而且我們更知道了，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在做着打日本鬼子的工作，我們不應該自家鬧氣，大家都要親愛些，互相幫助，合力抗日。

因為他們常常來上課，秘書處的同志又常來介紹他們的過去，他們都是有鬪爭歷史的，並不比一般公子小姐，他們是犧牲了一切來做抗日工作的，政治幹事也常常來和我們談些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是更親切了，更愛護他們了。

當我們看到他們工作忙的時候——唱歌，排戲，寫文章，唸書，晚上演戲還得弄到半夜，我們是很想幫他們忙；可是，我們什麼都不會，既不能寫東

西，又不會演戲，所以我們常常在談：「現在他們真忙，比我們忙得多，但我們也無法幫助他們，只有遇到出力的時候，那才是我們幫他們忙的好機會呢！」

我來到服務團，已經一年多多了，在這一年多中間，雖然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僅僅是燒飯，但是我却學得了許多東西，我認識字了，我會做算術，我知道了爲什麼要打日本鬼子，我更知道了我應該怎樣去打鬼子。我愛服務團，我不願離開它，我要跟隨着它工作，直到趕走了日本鬼子。

生活檢討會

史 翰

——誰也不是強迫來的，誰也不是三歲的小孩子。偏偏動不動就批評：明明是勤務員的疏忽，明明不過只是一個剛剛進來，還不很懂這里規矩的團員偶而說了他一句「你不願侍候我們，就別侍候！」於是就落得批評。明明稿子寫到半夜，次晨就誤了早操很可以原諒的，却反而也受到批評。明明忙的連飯也不願得吃，內務馬虎了，也不要緊，結果還是批評。……

——天還黑得很，吃上兩盃麵葛稽湯，就得趕路，還得當聯絡兵，趕牲口。牲口要駝公家的道具，戲裝，給養，自己的衣服都像駱駝一般的自己背着。爬山，過河，走冰雪，一天得走他媽百巴里路。連人都累病了，黃昏宿了

營還沒吃飯，又去登台上演。……不批評也就夠受的了！動不動就「影響、影響」的，誰還莫非常常帶着說話的字典不成？唉！這樣下去，真受不了。……

——我何苦冒着戰火的危險，在火車頂上受着雨淋，吃着煤屑到這該咒詛的山西來呢？

隆同志躺在那幾乎把人重疊起來的，烟薰得污黑的土炕上，正在思想着這些心事，睡不着。這是他的一種老早就養成的癖性，他受不得半點刺激。今晚因為和風同志又吵了嘴，覺得興奮得很！翻來覆去。而那匹從陝北跟隨來的驢子却討厭的，有意似的叫着。假若是在家鄉，那一定是他的孩子老婆捶他毒打的時候了。

剛才開過了生活檢討會。大家批評了他的錯過——太感情，隨便說話……雖然在開會之前，主任會向他解釋了一番，但他仍然感覺到一顆顆的雹

子全是衝着他的頭上猛砸一般。而且那些什麼「尾巴主義」，「自由主義傾向」，他更覺着像機關槍一樣向他一排排射擊。因而在會場的暗角裏，他痛痛地流了從爸爸死後的第一次的淚，因而在完了會回房來的路上，大聲地嚷了起來：

「這樣的會有什麼價值？再開這樣的會，我絕對不參加了！……」

「我看非常有價值。你不參加？這里是一個團體；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和他一塊來到這西北戰地服務團，又是他多年老朋友的文同志看到他太不成事體了，想要用這話阻止住他。

誰知道這很率直的文底話，反得到相反的結果——一回到屋裏，隆更大鬧起來。於是說出這樣的話：

「我是爲了自由來的，我有我個人底自由！這里不合適，我可以到別處

去，即便回到家裏去，也不至於就會被日本強盜殺死的！……」

文的火氣也更大起來：

「你乾脆去做漢奸好了！……」

這時，若不是股長趕到，說了一聲：「你們不睡，別人還睡覺哩！」看那趨勢一定會打了起來。

第二天。馬馬糊糊地敷衍完了早操，連假也沒有請，隆一個人低着頭走到房主人的一個角上結着蛛網的草屋裏去。早操本來不許穿大衣的，罅縫裏來的尖風便乘機刺他的皮肉；可是他覺不着。因為他這時已躺在那些穀草上瀟灑着昨夜的事件了：

——咳！一個和尚受了戒，偏偏有些魔祟來招惹他。越想當一個好團員，越是走上相反的路！

起初他恨着那些批評他的人，恨着徒爲老友却是不了解他的文。可是反省的結果，就深深恨起自己來。自己原來的目的是什麼呢？在家鄉沒有救國的自由——那漢奸韓復榘的治下，竟逮捕抗敵後援會的青年，而真正的漢奸却公然活動。如今三個多月了，家鄉一字不知，自己的母親，妻子可不知能否擺脫掉那個漢奸的糾纏？家鄉也不知給日本強盜踐踏成什麼樣子了？自己不能克服弱點，不能好好改過，——這可究竟能對得起誰？枉費了同志們的苦心，枉費了主任的精神！大吵大鬧了還不算，竟對生活上的艱苦抱怨了起來，該死！該死！像人家「阿Q」，石凍臘月天竟脫了赤腳登台，小陳把嗓子都喊啞了，老蘇簡直下了修道士的苦工，克服自己的癱氣，天虛整天爬在炕上寫通訊。就說女同志吧，那個在家中不是小姐？如今走走起山路來，却都是咕咕叫，絕不像自己掉隊又掉隊。那些事務人員，也並不少走一步路，可是出發前得起五更做

飯，餵牲口；一住下又得東跑西顛去問房子，跑老遠的路去領給養。可是人家誰會發過脾氣？誰會抱怨過團體？演劇的能使人下淚，使人狂笑；唱大鼓的每次博得如雷的掌聲；張發組在路上犧牲了休息時間去寫標語，畫漫畫；歌詠組得早晚在北風的曠野裏練喉嚨；總務股的得教育事務人員，得經理全團的伙食，得管理瑣屑的賬目，而且管的井井有條。玉清、健亭，開起會來，理論講得一清二白，顯然都是良好的幹部了。——可是人家都沒發過脾氣，都過得十分快活。人家不但自己不犯錯過，還幫助別人改過，幫助別人解決一些問題。

自己可會點什麼？來了沒有多久，竟鬧出許多笑話來。自己究竟仗憑什麼呢？自己動不動愛說人家不了解人，人家對事情機械，可是人家並不能攆到你心中去看，爲什麼自己老說些不負責任的話？一個團體沒有紀律還能進行工作嗎？自己老原諒着自己地對人說，弱點難以克服，但爲什麼不效法主任呢？主

任過去的生活一定比自己優裕的多，可是如今却謹慎地，耐心地處理全團的問題。工作起來和大家一樣刻苦，一樣勤勞，更得克服着過去喜愛靜默的脾氣去拜訪軍政界的人物，去找那些百姓談話，交涉一切事情。其實誰不會發脾氣？誰不會按自己的快意來說話，做事？

文的方式縱不得當，可是他的確是一片好心，自己怎該以對仇人的態度對同志呢？

悲哀，失望，他覺得這次的過失再難挽回，大會上一定會給他一個更嚴刻的批評。他又陷到恐怖的澗谷中去。他不願意遭受那一圈冒火的目光的包圍，他也不願再去聽着主任的談話，因為那更會使他的內心痛苦。他覺着整個世界上全如這草屋一般的黑暗，沒有路對他是更好的。

噫！走遍了所有的路，最後這一條也不過如此呀！他想找到一個真正能贖

罪的地方，或者大家把他的罪惡忽而忘掉也可以；但是這又是一種幻想。

出了草屋的門，正逢着笑嘻嘻的文在找他吃飯，他才低着頭，好像向文表示悔過一般回來。

隆同志是從太原加入本團的。想起那時，真正好笑：他和文一瘦一胖，又都會寫詩，我們都叫他們勞萊，哈台。他來到以後，正是本團人數驟增的時候，團內頓然熱鬧起來。因此雖然在太原、榆次兩地，敵人飛機天天在頭上轟響，黑烟隨着炸裂聲時出現在附近，大家的精神仍然很愉快。主要的是添了這批生力軍，我們的工作更可大大開展了。真是，這一批由犧盟會，總動員委會……介紹來的男女同志，都有一些特長。像隆也正是滿好的一個，他愛講笑話，會唱小調，會演戲，會說山東大鼓，有時還扮個鬼臉給大家疏散一下忙碌中的疲勞。而且對工作也還努力——比如來到的第一天就和小林、老蘇一道編

起鼓詞而且唱起來，所以那時給大家的印象很好。

但漸漸地他心中那彈簧鬆懈起來。因為他的笑話講得過當時，同志們往往不客氣地批評他，而他正有着一付尊嚴的面皮，往往不承認，反和別人辯論起來；這樣當然要在大會上批評他的。這一來，却更糟了。

批評，在他看來是一種無情的打擊，是一種惡意的摧殘！他常這樣的發表他的言論：

「一個人都有自知之明，一個人知道自己的錯誤比任何人知道得都清楚。自己有了過失，當然會自省，會慚愧，而且也會改正；何必別人硬卡着頸子來批評呢？在大會上批評，那更是爲了出風頭的一種不當行爲！」

尤其是在有一次大會沒有通過他的提議，他紅着臉便退出去了，後來大會上又批評了這種行爲，他更對批評生了反感。內務索性不整理了，早操索性不

上了；他更拿出這樣一種手段來報復，比如他在剛來的時候，分明覺得這裏最舒服，最適合他的工作，他深怕把他調出去，如今却故意說：「調就調，那裏不是一樣吃飯，工作？」有人想和他解釋解釋的時候，他就故意躲避開，不然就狠狠地頂人家幾句：

「批評？配！我幹過軍隊，也懂得革命道理。在十幾歲上就參加過五卅運動，用自己的聰明闖出了兩次牢獄，你們懂得什麼？不用批評，到遇着敵人砲火時，瞧！……」

因此，漸漸地大家對他也疎遠起來；誰能那麼不怕遭他的冷語呢？自此他的苦悶也如河中的冰層，一天天加厚起來。

實在的，如今的飯，他感覺到一天天地難吃了，山西的天野也的確比故鄉更冷酷。時時他深恨着那些批評他的人，他以爲他的近來想回家去的思想全是

那些人逼迫的，促使的；如果回到家去，墮落下來，那無疑的是他們那些人底罪過！不然，爲什麼對於這樣一團熱火的工作同志只給澆冷水呢？

有時他更以兒時向母親賭氣的態度向大家宣佈：自己要去說書，或者到街頭去賣滂糟，同時又寫了許多感世傷懷的舊詩，貼在牆上。想給那些他認爲不了解他的人看。然而似乎司志門並沒有表示十分注意。所以他越感覺到苦悶，孤獨。

但這能埋怨誰呢？他不但自己怕人批評，就是在大會上聽着批評別人，他也感覺難爲情。每次生活檢討會完了，他總像暗夜間的大砲，把話亂放一陣。

對他誰也沒辦法。結果，有一天主任叫了他去。

是剛剛到達宿營地、還未放下背包的時候，他聽到勤務員招呼他，也沒空換換衣服，就又打小雨裏走向主任室去。這時，他很擔心，他想着到那里也許

和往常軍中一樣——至輕要受一場責斥。

把背包放在主任的房角上，主任很客氣地讓他坐下。恰逢着小鬼拿來了油麵粉，主任就分給他一半，讓他吃。他却還保存着過去在軍中和機關內養成的習慣，怕見上司；而且自己心中又有點鬼，所以躊躇起來，不好意思接收。但偏促的心裏又想不出推却的話，只好搖頭。

主任却很自然地說：「不用客氣，吃着好消遣。」

他勉強沖了水，無心地吃着，緊等起下文。

主任果然開了正本：

「在服務團，感覺怎樣？」

「很好！」——他低低地回答。

「對昨天的批評會有什麼意見？」

他知道自己底不負責任的話，早已到了主任耳內，諒也掩飾不過，只好把原話打了個極大的折扣，這樣說：

「當然很對，只是似乎稍微嚴重一點兒。」

「批評的用意是在教育，不祇教育被批評者一人，還要以此個例子教育所
有的人。有時方法上欠當，也免不了；不過那是另外的問題。你要曉得他們都
很年青，都是剛剛出校的學生，社會經驗並不豐富，而且都和你一樣熱情。：。
：。所以你看他們不對的地方，應當拿出老大哥的態度指導他們才是！一個團
體之中，總要互相批評，又得互相諒解，工作才能做得好。不然，互相不滿，
一有不高興，就亂講一氣是不好的。在批評的人，正是表示他對團體，對同志
的負責。如果都不好意思批評，隨便下去，那麼團體豈不要坍台嗎？」說到這
里，主任怕他吃不消，馬上又換了口氣：「你對工作的努力，你的才能，大家

都知道，假若再把生活嚴肅一下，那簡直就是本團的模範同志了。」

他這時又慚愧，又感激；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並且垂着頭連對方看也不敢看一眼。

及至主任叫他出來的時候，他才鬆了一口氣。很奇怪，這次他再不像以前受了那些上司斥責時的心情，也不像最近的過去受了批評時的想頭，這回真是到了心服口服的程度。

回來之後，他到曠野去。因為這時，天已晴了，通紅的夕陽照着那十分清爽的山林。他在山坡上回想起他的過去，回想起初來時的心境，最後他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接受一切的批評，清算自己。不然，怎好使主任再說話呢？「坍台」，這責任是多麼重大呀！不用說不能再使那把文章都犧牲了的主任再來麻煩，單說自己那樣下去，如何結局？——莫非真的走向自殺不可！假使團

體也和自己一樣，當真來個報復，把自己調了出去，自己甘心樂意嗎？

非新生不可了！過去的錯誤的路叫牠打住吧！固然內務、早操是些小問題，但這是一個團體的紀律，也正是對一個人的毅力的觀測。兩條清晰的路擺在你的面前，快踏上新的路吧！

這次談話的第二天，隆同志果然沒有掉隊，雄糾糾地站在隊頭，英勇的將軍似的一直走到月兒出來。這天也沒聽到他的一句牢騷。

但時間是人的試金石。時間一久，他又爆發了老脾氣——這就是昨夜發生的和文同志大吵的那樁事。隆想到這不幸實是未開批評會的原因，是爲了準備新年的工作，生活檢討會一直拖延到年底才開的原因。聽到開大會的消息來了，隆雖然仍然覺着還有點麻煩，不過這次他已不像以前那樣以仇視的態度對待這大會了，他決計要做主任說的那「老大哥」了。

這次的大會，討論的問題特別多，單是工作方面就檢討了一整天。生活方面只得捱到下一日。

隆所在的通訊股在晚上先開始了生活檢討，股長說這樣很省大會的事。六個人圍着炕桌上的小臘燭，一個一個地就開始了批評。因為批評的方式是每一個人要受全體同志的檢討，股長首先讓人們批評他自己。隆看到每個人都誠懇地接受下來，自己也只得和別人一樣，先把自己的缺點講了出來，然後由大家再批評。他滿想着自己已經講得很詳盡了，不料別人講了之後，他才曉得這自知之明還不十分可靠，自己見不到的還有很多很多。等他把自己的過失記在小本上，一查却有十二條之多。對他這肯於一朝揭去保持了數月的面皮的舉動，當場得到了很大的稱贊。今天他也很坦白地批評了每一個人，並且他也對那通訊股隨着新年的到來而要立志新生——在全團要做模範的議案，表示了熱誠的

擁護。

第二天大會上批評到他的時候，他把胸中的火氣竭力壓下去，表示了願意接受批評，並且一定改過自新。因為他的勇於認過，他看到了那一圈嚴酷的眼睛透出了溫暖的光彩。主席也說：

「隆同志今天的表示不但是他一人的進步，而且簡直是全團的一個大進步。」

散會時，他感到了精神的疎爽。

又一次全體大會舉行時，不但生活檢討裏沒聽到隆的名字，而工作檢討之後，決議按照賞罰條例要獎賞的名字之內却也有了隆。本來他寫了很多的通訊稿，而且寫了不少的劇本和鼓詞之類的東西。

直到今天，他是在愉快中工作着。對他過去的過失在同志們的心目中不但

早遺忘了，甚至對於他比對那些根本沒發生過錯誤的更好。你看，出現在他眼前的臉孔，不都是和藹可親的嗎？還有誰再來嘲笑他呢？

隆同志正是真正享受到了生活檢討會的益處的一個。所以一到忙得大家忘記了生活檢討會時，他總悄悄地向股長同志提醒着說：

「該開生活檢討會了！」

此稿去冬寫成，因郵寄遺失，於一九三八，九一八前追寫於延安。

生活檢討會底場面

田間

——凡是一個人物要批評別人他必須檢討自己……

我又彷彿看到珂勒惠支的畫集呵，因為那上面有一幅「商議」，是描寫了好多個堅強的人類，把自己底臉扭向真理，而且用眼瞳永遠地射向真理的一個偉大而熱烈的場面！

——假使珂勒惠支在中國，在我們這裏，也許她的畫集上會多印一面亞細亞東部青年羣衆底「生活檢討會」的寫生……

這晚上：我以一個同志的資格，一個工作的夥伴的地位，站到他們中間，一幅寬闊而又長的白布，鋪蓋在桌面上，白色的蠟燭吐出熊熊的火頭，和人底

呼吸參和在一起，我常常擔心幾十個的呼吸會熄滅了它的，那似乎是在中世紀羅馬一個貴族家庭的宴會上點燃的白燭幾次要被醉漢口中冒出的酒味吹暗了的，但是它沒有熄滅，它正象徵着勇敢的意志，代表着光明的心，給我們照耀着，我們的氣息是在它的周圍流着，我們的言語在它的周圍響着，我們的生命在它的周圍跳着……

開始是沉默的幾十個同志，擺着各色各樣的自己的姿勢，或者以一隻手搭在鄰近的肩膀上，那一隻手摸索自己敞開的胸膛，或者以兩隻手撕開着完全架在左右的同志的身上，或者以一隻手撐着自己伸在桌子上面的下巴，揀着沒有長成的一根兩根的幼鬍髭，或者以一隻手擱在筆錄簿上，一隻手握着手筆準備記事，憑着大桌子坐着，一聲也不響，這沉默，使我們聽到邊旁的一兩個吸着煙捲的格外起勁的聲音，他們用力地吸着好像那啣在嘴裏的煙捲，就是世界上

唯一的而且是最後的一枝了，在這沉默中，有些同志，運轉着眼珠，從自己的臉上伸到主席，伸到每一個其他同志，伸到中間的火星，又沿着桌邊縮回。在這沉默中，有些同志「像把自己過去的行爲抓在手上，在翻着看它。」……

漸漸地漸漸地。全場的顏色，空氣，顯得非常沉重，像暴風雨來臨的前一秒世界就要被沖蕩的面貌。……

這幾十個，是活的靈魂，他們在等待着！

這幾十個，是活的靈魂，他們在等待着！——然而在等待着什麼呢？而且，用微笑，用明朗的臉顏，用哼在嘴巴裏細音的歡喜的，用彈擊在大桌上合度的手指的節奏，……在等待呀！

終於，我看到左角有一個同志，和藹的站起來了，先掃望了全場的幾十個而後落在左角的一個人底身上。……那一個，倒笑着，把身體靠前面一聳。……

——人是害怕批評的。但在大風沙裏鍛鍊過的，一定能覺醒着！

一九三八年六月

又一「死」了一回

李劫夫

我們已決定了明天到臨汾去了，今天要舉行一個臨別公演，因為近來此地已發生過數處的因吸大豐包紙烟中毒的事情，所以我們決定了在今天公演的節目裏加上一個吸烟中毒街頭劇，同時還配合了一些小節目，演唱了一會以後，大鼓即開始了，羣衆一方面高興聽着大戰平型關的大鼓，我則吸着紙烟彈三弦，一方面還在熱烈的等着看下面的戲，但正當他們聽得入神的時候，我放下了弦子「死」過去了，這時全場大駭。我們的同志就說：「大概是吸紙烟中毒了吧！」羣衆有的就說：「一定是。」於是就有一個老百姓跑回家去端了一盆涼水就要往我的臉上澆。當時我真害怕，萬一他要真的把涼水澆到我的臉上，

在這嚴冬的時候，不是要受了罪嗎？幸虧我們的同志攔住了，於是這個一個主意，那個一個方法的在羣衆中喧嘩着，我們的同志卽裝着往八路軍總部去找醫生，另外老百姓拿來門板，我們的同志就抬起來往家走，否則這幕劇簡直要沒有法子閉幕，但是羣衆，老百姓決死隊的戰士都要來爭着搶着的來幫忙抬，我們的同志怕露出了馬脚百般的不要他們幫忙抬，但他們是那樣客氣，偏要給抬，一路上羣衆們喊着，警告着賣紙烟的「別再賣紙烟啦！」一直到家羣衆還不散。

當我「死」去的時候我們的不知這是演戲的同志都嚇壞了，聽說一個女同志還哭了一頓，袁勃同志則急得來回瞎跑。

這時我們的同志們利用了這機會馬上組織了一個示威遊行和羣衆大會，老百姓都痛哭流涕的演說，把區長，犧盟會的負責人都請來了，他們也是慷慨激

昂，我們的同志也忘記了，激烈的喊叫。於是在這個會上產生了一個萬安鎮的民衆除奸會，永遠的去作除奸的工作。在場的觀衆都參加了，而我還在家裏不敢出屋演着這個戲。直到第二天早晨，我還睡在火車裏，等到出城好遠了，才從車上爬了出來。

我怎樣寫起小調的

高敏夫

在晚會裏，在行軍休息時，我們底歌詠隊被廣大的人羣請求，包圍，那些天真活潑的伙伴們，鼓起響亮的嗓音，嚴肅地，激情地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保衛祖國，老鄉，上戰場！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武裝上前線，黑龍江上的歌聲，全面抗戰，一類雄壯的戰歌的時候，雖然被這震天撼地的吶喊，呼嘯所激動，所感染，不禁手舞足蹈，挺胸闊步，流着沸騰的血，跳着緊張的心，咀嚼着強盜們所給予我們民族的仇恨，橫暴，恥辱和前線將士們英勇浴血的光榮戰績，感到憤懣，也感到歡喜，終於因為我在這一方面沒有絲毫的修養，不能同這些伙伴們踏着同一的拍子放聲高唱，感到深深地悵惘！

那還是我們沒有從延安出發以前的事。在一個緊張而使人永遠不會忘記的禮拜六的晚會裏，我愉快地聽到了新送大哥的小調，我了解他的內容、我也會唱他的譜子，我喜歡他。用了幾分鐘的工夫，把所有的詞念熟之後，我就混在那些歌手的羣中，和她們一般無二地歌詠起來，這給了我一個暗示，引起一樁回憶。這樣的東西，容易被一般市民和沒有文化教養的大眾接受，理解，學習，形式是他們熟習的形式，語彙是他們熟習的語彙。十年前我會用家鄉的小調譜子填過新詞，也得到一些朋友們的贊許，那是謳歌北伐時的歌事的，不過偶爾玩玩，近乎一種文字遊戲，並沒有當成一件正經事做，直聽到新送大哥才明確地提示給我這種作品在目前的需要和容易普遍流行的事實。

我寫的第一個小調是要打得日本強盜回東京，用的是陝北最流行的盼五更

小調，好久沒有寫這類的東西，第一次寫絲毫沒有自信，拿給丁玲，奚如看，他們改正了幾個字，就交給歌詠組於很短的時間內，唱熟了以後，在幾次的晚會裏大家唱得興趣勃勃，也就鼓起我繼續寫作的興趣。第二個是送郎上前線，用的是東北，送才郎的調子，這小調原詞的情調，頗適合填這一類的新詞，填小調這是一個主要的條件，和原來的形式完全不相稱的新詞和情調，是不能鼓舞聽衆的情緒的。這必須體會小調的原詞和情節，不然，就不能收到應得的效果。第三個是男女一齊上前線，用的是陝北鬧五更的譜子，因為新詞中有「拿一把青龍大刀顯威風，活活像關公」的語彙，團裏就立刻引起一種爭論，有的人以爲我們現在作戰用的武器並沒有青龍大刀這類的東西，就不該這樣的寫，有的人則根據長城戰爭時二十九軍以大刀隊殲滅敵人的史實和白刃肉搏的浴血戰鬥來支持我的原詞；我以爲這類普通流傳於民間的故事最能抓住他們的

心理，堅決地採用了這些語彙，此外如獻給八路軍，人人都愛他等，均是渡河後所採取的晉綏的一些小調譜子寫成，這些東西在我們足跡所到的陝北，晉西，太原，晉東，晉南很普遍地流行起來，有些地方的學生和民衆，在我們還沒有到達以前，他們就會歌唱了。譬如我們一到晉南運城的女子師範的臨時小學裏，就立刻聽到我們小調的歌聲，給了我們不少的愉快和興奮。

爲什麼小調比其他的歌曲更易於普遍地流行呢？這唯一的原因，就是在形式方面他們看得慣，容易學習，情調也和他們相近，沒有艱深和拮屈齜牙的語句，自然化，故事化，形象化，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單純的概念和口號標語，是缺乏鼓動性與感染性的力量的。

我們到一個地方，就馬上採取那一個地方比較流行最廣的小調填新的詞，即時教給當地的民衆歌唱，像大同府，我們要做個游擊隊等均是採用太原一帶

的小調，只要把新詞教三兩遍，他們馬上就可以和我們合起喉嚨唱了。在有些地方有時候也會碰到困難，你要是先不唱給他們聽，他們總是躲躲閃閃，羞怯怯，不肯把他們的東西拿出來，這就需要有耐心，有方法和他們親近，否則是不能得到更多的收穫的。在目前我們這一方面的工作，還只能說是一個開頭，而且有許多不夠的地方，很望富於這些經驗的朋友們，給我們以更多的指示和意見，我們是熱誠地期待着！

我之演唱大鼓

張克

在抗戰期間，中國需要由宣傳而動員廣大的民衆參加「直接」或「間接」的抗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於是怎樣去宣傳？拿甚麼方式去宣傳？這些問題就成爲作宣傳工作者不得不注意商討的事了。

抗戰以來，各處宣傳的團體產生了很多，也有很多的宣傳形式，這是很好的現象，這裏我不一一去說它，我只說說「大鼓」，以及我是怎樣編、唱、起來的。

「大鼓」是從什麼時候產生？是怎樣產生的？中間或經過甚麼修改而形成今天的形式？很少聽人談過，所以我不大清楚。但却去聽過好多次，它的形式

很簡單，只有一個人前邊放着一面鼓，左手打着一付響板，右手拿一枝打鼓的棒，指手劃脚地唱起來，再有一個或兩個人給他彈着三絃或拉胡琴，便夠了。唱的好了很能引人入勝，尤其是「京音大鼓」，充份具着悲壯的韻調，如表現戰爭的情節，很能感動人，能使你聽了會痛哭流涕，能使你慷慨激昂。

回憶數年前悠悠遊平津，往往攜兩三知友去聽大鼓，劉寶全唱的戰長沙，華容道，單刀赴會等，描寫那位民族英雄關雲長，是如何英勇善戰，壯氣浩然，唱的聲音如繪，表來眉飛色舞，令一般觀衆神往入勝，若置身其境，他那一段「甯武關」周遇吉全家殉難，一般觀衆聽了都悽然淚下，這正表現了他的「大鼓」的力量，總不能說那些觀衆都是兒女情長或好替古人擔憂吧！

總之，大鼓雖然像是已經古舊了的東西，然而它有着它的藝術上的特點，我們民族習慣它，喜愛它，它的形式是一個經濟簡單而有力的宣傳工具，在抗

戰的期間，中國廣大的羣衆須要宣傳，若能利用它的形式裝上新的內容，到城市裏，到鄉村裏，到各處的人羣裏，到軍隊裏，宣傳鼓動，闡揚民族意識，增加抗戰力量，不能說這是沒有意義的舉動。中國新文學關於大衆化的口號提出了幾年，却仍不能做得很好。在此抗戰期間，我們應當多編製各種舊形式新內容的東西廣泛的傳到民間，使得看章回小說的聽說書的人羣却能知道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倘若素來以唱大鼓爲生的人，能改唱這抗戰的鼓詞，那是更所希望，這就是我編大鼓詞的動機。

編些什麼？怎樣去編才能使它發生較大的效果呢？我想第一應該把握今天抗戰的時代去編，使聽衆感到現時切身的利害，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使他們感到不羣起抗戰不行，不堅持持久抗戰不行，不努力鞏固擴大統一戰線不行。第二應該在中國大衆的文化水平着想，字句須要通俗化，使一般羣衆容易了

解，不使它成爲少數知識份子的領略品。

下邊是我說明我是怎樣唱起它來的。

蘆溝橋事件暴發之後，轟動了中國西北角上的延安，西北戰地服務團也就因着它的任務而產生了，我也參加到團裏來作宣傳工作，到團裏之後就根據了上述的觀點，開始了大鼓的嘗試，最初編了一篇叫勸國民抗戰，我們主任丁玲說很好，自然她是在有意的鼓勵我，就連我自己也很不滿意那篇寫作，但是我不懈氣，我不單還要研究怎樣去寫，更要揣摩怎樣去唱。

第一次登台唱大鼓是在延安一個禮堂裏，那時延安正值開「九一八」六週年紀念大會，西北戰地服務團就在那天第一次公演，一座只能容五六百人的禮堂裏，觀衆擁擠的沒有一點空隙，大鼓勸國民抗戰的出演是排在兩幕話劇之間的，因爲唱大鼓在延安還不輕易見到，所以大家看到廣告上有大鼓的節目，

者具有希奇的心理等待着。可是，我覺着他們是在有意地看我上台丟人，等第一幕劇將要演完時，我的心就在加緊的跳動，但醜媳婦總免不了見家婆，究於在台下狂呼台上催促之下，我和操絃的李叔夫同志登台了。

震雷似地一陣掌聲，好像一排猛烈的炮火向我無情的射擊着，更使我的心在跳動，臉在發燒，頭在澎漲了。台下的觀衆好像看新娘子一樣的盯着我，就連擺在自己面前的那面鼓，那張棹子，也都像在嘲笑我一樣。

雖在這樣的僵局下面，還是得要唱下去，指手劃腳的唱着非牛非馬的調子，好像老學究在那裏念文章，或者像佛教徒在那裏讀善書，這樣撐着觀衆與我之間的難堪，唱到將完的時候心才平安了一些，唱到最末一句好像剛剛釋去的囚犯一樣——輕鬆快活，唱完了下台的時候，觀衆還償了一陣掌聲，但這掌聲好像是對我嘲笑，又像是慶祝我脫離了難堪的局面。

第二次出演是在延長縣一座古廟裏面，那一次算是有了經驗了，比第一次也大膽了，自然比第一次要好點了，我們戰地服務團到了山西之後，經常表演大鼓，因之唱的也一天比一天進步，編的鼓詞也就逐漸增加，計編成的大鼓詞有勸國民抗戰，有台兒莊大捷，有飛將軍閻海文殉國，有平型關大戰，有擁護蔣委員長，有宣傳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有鞏固統一戰線……等。不外敘述日寇如何殘暴，我軍如何英勇，軍民應當怎樣互助，怎樣擁護及幫助政府，怎樣施行抗戰建國，怎樣爭取最後勝利。一年以來到處演唱，因為它的內容是今天抗戰的東西，所以也受了一般人的歡迎。

自然啦，以我一個沒有經過師教的外行人硬幹，當然是免不了差池的，但是在這不斷的編，唱，一年中間，竟收到了相當的成績，可見這一個工作，不在誰「能」「不能」幹，而在誰「肯」「不肯」幹，我始終相信，作為宣傳方

法之一的大鼓，能有更多的人，去學習去運用，以這種最通俗最易被大眾接受的形式，擴大宣傳，增加抗戰力量，將來的勝利裏面，未始不含有自己盡了的一份責任。

爬雪山

王鐘

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從沁源出發到考驛村，這是我們行軍中最困難的一日。這幾天都在下雪，簡直沒有停過。又聽說前面有兩個很高很大的山，加上一一五師的隊伍，和我們的隊伍一道出發。要是被他在前面走把路踏壞了，就更難走了。能跑到前面在雪上走，是比較好走些，於是我們決定和他們競走，跨到前面去，可是夜晚一一五師參謀處來了條子。行軍時的序列，把我們夾在當中。於是既不能在前邊，又不能掉隊。前面的路已被他們踏得稀爛，泥有半尺高。以至走一步，退半步，或者摔一跤，摔了時，也無人憐惜，心裏難受，也沒有時間說，因為後邊的人又催着你呵！

——來吧！我們一起走。比較能走路的同志便招呼我們幾個走不得的。於是我們就互相用手拉成一羣，走起來倒也便利了許多。但是還有些同志因為鞋子太大，走路時不得勁，一走便摔下了，等你蹲下去拘鞋，趕路又趕不上，想找根繩子把鞋綁在腳上，連繩子也找不到，鞋子還沒弄好，隊伍到前面去了。在後面真着急，越着急越走不動，沒有法子只好掉隊，可是掉隊的心情比什麼還難受。但是我們始終掙扎着，不讓離隊太遠。

上了山，又下山，風吹雪片打在臉上，雪水從帽簷上流到頸子裏，軍衣上全是泥，滿手也是，摔下去，不小心，被刺拉破了，血又從凍腫了的手上流下來，然而冷與痛的感覺都沒有，心裏只想快點到了就好。

今天行軍因為下雪所以只一個勁往前趕，片刻的休息都沒有，到後來身上倒也熱烘烘的，大量的出着汗，口渴得很，看見路旁的雪，禁不住就抓來吃。

——同志這樣要得病的！旁邊的同志又在干涉人。

——我知道，可是口渴的很，吃一點兒吧。

——忍忍，到了找開水吃吧！

——可是什麼時候才到呢。

好容易到了目的地，把宿營處找到，一看每個同志身上全弄溼了，有的鞋子簡直破得不能穿，沒有第二雙鞋子換，只好把些不能穿的鞋子在火上烤一烤，把他補一補再穿上，不然第二天行軍時更難走。

我們吃過了飯，身上也煖和了，脚也洗過了，可是我們的行李還沒有來，我們非常記掛這幾個趕牲口的同志，這種苦處我們都吃過的。驢子小，行李駝得很重，平常已經難走了，又逢着山路這樣滑，走不上時，就要推着它走，尤其是較危險的山路，它就簡直要摔下去，這時要把它推着走上去，時常行李會

摔下來，不然驢自己就蹲下來，打死也不起來，趕驢子的人把它的行李卸下，設法把它弄起來，再給牠駝上，像今天這雪山，他們幾個人如何弄得了呢？

到了晚上，他們還沒有來，我們真焦急，我們又想到那驢子上邊的我們的被子了。一直等到十二點到一點鐘，跟行李車走的幾個身體不大舒服的同志才回來了，說車因路不能走驢子也不肯走，在半路上停住了，現住在一個小村裏，他們因為不能翻山，走平路又遠了三十里。坐在車上的吳耐鴻同志，因為車走到險惡處，他不肯下來走，牲口一動他掉下去了。不過幸好掉在雪堆上，沒有什麼，他因為過去生活比較優裕，怕吃苦，所以晚上一直騎到這裏，到時腳完全凍住了，我們看見他這種狀況，又想着掉在後邊的幾個同志，說不出一種不舒服的滋味呀。

晚上睡覺沒有被條，雖然很冷，但明天還要行軍，只好冷着睡吧，於是大

家擠在一塊，把老百姓坑上鋪的土氈子拉下來，蓋在身上，可是蓋住膀子，腳便露出來了，蓋上了腳，膀子又要露出來，人疲倦了，也就睡得滿熟的。

第二天又繼續雪裏行軍，行李仍沒趕上，直到幾天後，天也晴了，行李車也來了，幾天沒有見到的同志格外顯的親愛，大家興緻緻的互訴着各自的經歷。

我們在潼關

田間

大風砂是在無處不到的攔阻着人類的道路，我們的生命，已經陷在大風砂和大危害裏。爲着要爲自己復仇，爲着要促自己復活，我們恐懼困難嗎？不，——千萬個不。

我們的工作，要到處擴展着，我們要把民族自衛底戲劇，排演到沙漠去，或者是河岸上去；我們要把民族自衛底歌，合唱到沙漠上去，或者是河岸上去。……因爲在沙漠上，在河岸上的北方民衆，是喘息在愚昧裏，在迷惑裏，在災難裏，在無知裏，在夢裏，因爲他們還不能真正地清楚地認識中國今天最大的敵人呵！那些勤勞的人，純樸的人，我們不能望着他們以可憐的血漂流向殘

酷的悲劇，向痛苦的刀子！我們不能望着他們束手待斃地走向日本帝國主義的絞架！……所以，我們必需喚醒他們像必需喚醒我們自己起來自衛一樣。

起來，磨祖國的刀，擦祖國的槍，爲我們的禍患復仇，爲我們的戰爭努力。……

西北戰地服務團同志，第一次來到潼關，把自己的呼聲，帶到潼關；把自己的步伐，帶到潼關；把自己的工作，帶到潼關；把自己的旗幟，帶到潼關。

雖然，在潼關，大風砂又連天地掃蕩着，使我們可以聽到那砂粒一顆一顆地刮響着的聲音，是在無處不到的攔阻了我們，困難了我們。但，中華民族沒有滅亡，四萬萬七千萬個的呼吸沒有離開亞細亞的蒼空，亞細亞的地平線，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停止，也誓不停止！

幾個月來：我們曾經以自己的經驗，和我們親愛的同胞——中國之子們接

近，規勸他們，呼喚他們。而我們自己，也沒有忘記去養育自己，鍛鍊自己工作的技術；因此，在潼關，當一支短燭所照耀着的光亮之間，在幾張的蘆蓆的地位之上，我們通訊股的小組會熱烈地議論着；而且，當廣場上，我們戲劇底導演設計着新劇的場面和人物，當灰土的牆壁上，貼出我們民先隊部的佈告。而且，在潮溼的角落裏，睡着我們患病的同志，他掙扎，他希望，一個向仇敵反抗的青年，藝術工作者，演員，像他是應該能健康些，強壯些，使他能繼續很好地為祖國而工作！為神聖的戰爭而工作呀！

並且——

從遙遠的，暴亂的風砂裏，我們親愛的同志們，一隊一隊向傷兵醫院出發，和那因為祖國而受傷的英勇戰士握手，和那因為祖國而受傷的英勇戰士談話。……

並且——

在潼關的污穢的市街的牆壁上，那幾千年以來堆積着腐敗的氣味的牆頭上，用我們的粉墨，畫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日本帝國底劊子手們的陰險的面目，殺人犯在槍害我們同胞的時候的面目！用我們的粉墨，誠懇地向國民宣告：

「團結禦侮！」

「抵抗到底！」

當然，可惜的，是因爲潼關當局的顧慮，致影響到我們的劇，我們底歌，未曾演奏在潼關的廣場上，市街上，河岸上，船舶上。不過，假使我們召示在城樓上，在車站上，在房舍上的壁報，只要潼關民衆能站在那邊，讀過一遍，而有所恍悟，我們的苦心，我們的工作，我們的願望，會獲得那從大風砂中透露過來的回答……。

女同志們

何慧

這一羣女孩子，和男同志們一樣的，過着簡單的日子，吃苦耐勞的能力是不下於他們的。她們爬過雪山，應付過驚險。行軍的時候，一樣的要背起行李，一樣的要趕驢子，用兩條腿走上幾十里的路程。其他在生活上，工作上，也是一樣的要負起責任來的。不到十個的女同志形成了一個生活單位。

以前，她們和別的地方的女孩子們沒有兩樣，曾是家中的「小姐」，父母的愛寵，她們對於那些美好的東西，也不會沒有過思慕；對於快樂的平靜的生活，不是沒有過憧憬，或者，她們曾是在那麼舒適的環境中長大起來的，然而現在她們要拋棄了那些東西，她們要脫下美麗的旗袍，換上粗糙的灰布軍衣。

在這一點上，她們再也不必講究什麼樣式，什麼花頭了，冬天的棉襪上面，不會是有過一道一道的黑亮的油光嗎？有時在身上也不會找出過蝨子嗎？在被褥上，跳蚤屎不是常常發現的嗎？然而這些，她們再也不會在乎的，在都市的大街上，那百貨店的窗裏所陳設的那些東西是不能再吸引她們的注意力了。一般的粉，胭脂，口紅之類的化粧品，只在演戲的時候用過。短短的頭髮，罩上軍帽，一身軍服，站在那裏有時也會使人看錯；走路的時候，也不是扭扭捏捏的，而是把兩臂甩開，邁起大步地走的。平常甚至連說話也變得粗糙了。看起來真夠「野」的很。現在，有時也會談起舊日的生活，可是，對於那種物質環境是不會再留戀的了。

在工作上，大家都屬於宣傳股，在歌詠，戲劇，美術，雜技等組工作，同時又有三位同志兼負了總務股的工作的責任，如衛生委員，會計，文化娛樂委

員等工作。但在一般的工作上，我們和男同志是沒有分別的。就這樣，我們大家一同推進了服務團的工作。

在一些工作上，我們是比較得力的，如婦女工作，家庭訪問之類的工作。我們走進一個鄉村，老百姓們都圍了來看「女兵」，我們住下的時候，婦女們都來拜訪我們，到老百姓家裏去，也很受歡迎。她們總來向我們問長問短的，她們關心的是，大姑娘怎麼能走這些路，怎麼離開了家，一個人出來不怕嗎？甚至於問我們有了婆家沒有，還檢查我們的頭髮，看看究竟是不是女的，趁着這個機會，我們就可以做宣傳工作了，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曾經有些鄉村的大姑娘竟想來參加服務團呢！

爲了我們是女孩子，脫離女孩子的生活不過才有一年多，所以在生活上不免會現出一些弱點，然而這些弱點都被我們漸漸的克服或在克服之中，性急是

漸漸強起來了。對於政治問題也很注意，工作能力也因一年多的鍛鍊而加強，然而有的時候，也會現出一些毛病，可是因為我們有生活檢討會，這些事是被提出來讓大家注意了的。我們反對那些嬌氣，浪漫表現，因為我們既是軍人，便不允許有女孩子的嬌脾氣，我們也反對男女在一起所表現的親密的樣子，這並不是我們封建，是爲了我們要在老百姓之中做工作，他們對這一些是看不慣的，在他們對我們不信任的時候，我們又如何去向他們做工作呢？

對於工作，我們一樣地有熱情，而且總是很負責任的，當工作分派到我們身上來的時候，我們總是很努力的把它迅速的完成。爲了工作，我們可以把女孩子的害羞的毛病改掉。我們可以一樣的化起裝來，到街上，到廣場上，用奇奇怪怪的姿勢來扭秧歌，而且能夠出「洋相」，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啊！

這個時代裏，我們不再依賴家庭，而走到戰場上，學習着怎樣來工作，怎

樣來在保衛祖國的偉大的工作中盡我們的力量，我們犧牲了自身的還可以享到的幸福，我們情願受苦，在困難的環境中，鍛鍊了自己，使得我們更堅定，更能適應祖國的需要，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力量了。

運輸員

奚如

有一次，我們這支小小的隊伍，在火車站上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糾紛。起因是爲了爭坐三等車廂，而着實動火吵嚷的，是一個新從供給部派來的運輸員。

那時，我們從太原出發，準備到聚集着數千鐵路工人的陽泉去工作，但正當出發前兩點鐘，一個出人意外的電報，從在陽泉那邊作戰，由劉伯承徐向前二同志所領導的一二九師打了來，說：

「娘子關已被敵人突破，陽泉正開始了猛烈的戰爭，戰地服務團似可暫緩前來。……」

我們已經在太原工作了兩星期，實在不願再待下去了，既然陽泉不能立即就去，但不妨先到榆次，一面工作，一面等候陽泉戰況底發展，再決定我們行動的方向。

太原城當時正處於敵人猛烈的飛機轟炸之下，白天里所有的商店住宅都是關閉着，行人稀少，祇有晚上才突然恢復一下都市底風光，電燈燃了，商店開門了，車馬行人擁擠在明耀的街道上，顯得十分的紛亂緊張，似乎都在暴燥地要把白天里恐怖荒涼底壓迫，一舉而向自由的夜市求得解救。我記得當我們通過東城門時，我們那七條從陝北帶出來的驢子，有一條就被幾架橫馳急叫的軍用汽車輾死了，而另外六條則被衝散了。

好容易我們才東碰西闖地到達了正太車站。

滿是喧囂的待車的士兵和馬匹。炮車底鐵輪在搭板上咕咚咕咚地鳴叫，呆

重地滾進敞車。沿車站底牆腳，胡亂地躺著新從前線運回來的呻吟的傷兵。

幾點昏黃的路燈凝視著這動亂的場面，風悄悄地帶來了雁北底寒涼。

鐵路管理局給我們撥了兩個車廂，一個是三等客車，一個是鐵皮敞車。

根據人數的多少來分配車廂，當然應指定工作人員乘坐三等客車，事務人員乘坐鐵皮敞車，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底大小行李和牲口，必須放在敞車上，而看管它的職責，又一定得屬於事務人員。

但因此竟發生了一場糾紛。

事務人員拒絕這指定，也可以說反抗我們關於分配乘車的命令。

七個小鬼（勤務員）像受了什麼蓋天的冤屈，一個個啼哭著，從鐵皮敞車

上跳下來，叫嚷道：

「這樣不平等呀！……我們事務人員不是人嗎？……爲什麼我們該坐這敞

車呢？……」

那個專負約束事務人員的管理員，也在吵鬧聲中，格外張大他那浮重翻紅，活像一對燈籠的沙眼，用鄂豫皖邊的腔調，鼓舞着他底直屬部下：

「是的，我們全體下車！……不去！……請上級把我們送到禁閉室里去好了！……」

其間吵嚷得頂兇的，還算是一個新來的運輸員。

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個子很矮，有兩抹很尖很黑的鬍鬚豎立在嘴角，那使他底整個面相都格外顯得頑強。

他像一隻暴燥的狼，連連跳着腳，並用扁担搗擊着地面，仗着他銳利刺耳的四川口音，憤憤地說：

「我們是無產階級，他們上過大學，是資產階級啥，……是哪嘛，我們還

有這資格坐好車子？……但祇是，從前我們在四川江西鬧土地革命，打游擊，經過雪山草地，餓了啃皮鞋底的時候，他們是在啥子地方的呢？哼，現在……鬧民族革命，講統一戰線了，他們就都來了，並且還要坐漂亮車子！……」

「同志，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哪！……三等車廂祇有一個，我們不能把它分成兩半啊！……再說，做車總歸要分配人去坐的，如果分配工作人員去坐，讓你們坐三等車廂，那末，他們也跟你們一樣，爭起平等來，那怎麼辦呢？……」

不待我給他解釋清楚，他還是哇喇哇喇嚷着：

「我們要的就是個平等！……過去，莫說旁的，就是總司令朱德，我們也曾經在一個稻草堆上，平頭齊腳地睡過！……」

我知道這農民底平等觀念，是一下子說不清的。而他那把農民以外，凡是

帶有一點兒城市氣質的人，都一律喊作資產階級的素樸而錯誤的邏輯，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糾正的。但我知道有一個東西，深深地主宰着他底靈魂，他是無條件地服從着它，作爲對於事物判斷他準則。

於是，我從這里對他發問了：

「你是什麼時候加入紅軍的？」

「一九三三年。」

「哪一部份？」

「四方面軍。」

「你是黨員嗎？……」

「是的，我是黨員！」

「入黨多久了？」

「四年了！」

「那末，是老黨員啊！」

「赫赫！……是的，同志！……」他自負地挺了挺胸膛。

「既然是老黨員，……」我針對着他這自尊心，說，「爲什麼不起模範作用，說服別人，却反而格外在這乘車的小問題上鬧意見呢？……他們是新加入八路軍工作的青年學生，不比黨員，在某些物質上，我們應該特別優待他們才好啊！……何況他們——尤其那些女學生——現在都能吃苦耐勞，爲了抗日他們拋棄了美滿的家庭，到我們部隊里來服務，同樣吃小米飯，穿粗布軍衣，走路，爬山，……這即使像你所說的是資產階級，那我們也得歡迎他們，同我們一道工作啊！……呃，同志！這不就是我們底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嗎？……」

他稍微忸怩了一下子，隨即坦然地說：

「是的，我們錯了！……同志，你說的對！……我們是老紅軍，是黨員，應當做模範，應當多吃苦的！……」

說着，他以一個英雄氣概去擔當一切艱難的姿態，動手將那些行李挑上敵車去，並同時督促着其他的人：

「喂，劉大海！……你這小鬼，還囁着嘴巴幹啥子呀！……祇要能把我們運到前方，管他啥子車子都行啊！……」

他敏捷地勞動着，那條松木扁担在他底肩上發出悅耳的吱呀吱呀的响聲。

一九三八、三、六、風雨之夜。

（注）運輸員即普通軍隊里之挑伕或伕子。

一個小戰士

袁勃

聽，誰又在唱？手板叭叭的響，一陣激昂的聲音又傳播起來了。不必三猜兩猜，一定是我們的小戰士，那個小傢伙，又在練習他的蓮花落哩。

真的，我們的小戰士，近來越發活潑了。愛唱，愛跳，愛鬧，誰看見他也會把他拉到懷裏摸摸臉蛋的。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快樂，不高興。平常，差不多工作完畢了，嘴裏總是哼着歌聲，否則就唱蓮花落。他具有一切聰慧兒童所具有的優美性格；雖然僅是十三四歲的年紀，爲了離別，爲了同愛他的或爲他所敬愛的同志，因工作上的需要到旁的地方去的離別，臨分手的一聲「再見吧」總是先看見他把臉扭向沒有人注視到的方向，滿臉流下滴溜溜的淚

水。

他的名字叫小楊，喊起來是「小鬼」。縱然他聽見這兩個字不很耐煩，噙着嘴讓喊他的名字；可是因為我們習慣了喊勤務員爲「小鬼」，所以仍然那樣喊着，改不過來。

「這個孩子乖的很」，是我們共同承認的話，並且，在他身上，我們看出了很大的希望。他現在担任着勤務員的工作，替我們做一點雜事，是說不上累的，既有時間學習，我們都能經常的指導他。他即便不過是山西鄉村中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可是參加到我們團體三個月來，因爲天天念書，已經有了飛快的進步。不但愛讀在火綫上，東戰場紀實等一類實際反映戰爭情況的書籍；並且常拿着蔣委員長抗戰言論，毛澤東印象記，不忍釋手。看不明白就皺緊眉頭苦苦思索，等一下便找我們探問個底細……

再說清楚些，他已不僅是個做雜事的勤務員，在我們中間，他已經是一個刮刮叫的小宣傳員了。我相信，在山西的農村中，一定還有不少的人還不會忘掉他唱蓮花落的影子。他在上裝跟他另外的一個同伴，走到無數的羣衆面前，唱那一套「別看我的年紀小，我懂得抗日的事情不算少，不打日本活不了，我知道……」會使得我們的宣傳工作平增了極大的力量。就按這一次我們經過臨汾（二月廿日左右），在民族革命大學教職員及四五百同學歡迎我們的晚會中，他報告的話，「亡國奴不是人當的，我雖然是一個小孩子，也要盡自己的力量做抗日的工作，所以加入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勤務員，還要學習着做宣傳工作直到把日本鬼子打跑爲止」，會深深的打動了聽衆的心。小說家蕭軍先生因爲受了感動，當場發抒了他的慨嘆，認爲在抗日的戰爭中，一般成年人的任務是應當加緊努力粉碎日寇的進攻，拯救不應當上戰場而被日寇逼上火線

的孩子能有安全成長的日子。

我的感動比蕭軍先生以及其他的人們更爲深切些，那正如我知道這孩子的悲慘命運更比旁人更深切些是一樣。以下，我願意說出關於這個孩子的永遠不會被我忘記的故事，即僅僅是一個粗糙平淡的故事，它却隱伏着由於日本強盜瘋狂的非人行動所課與給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身上的戕害是何等的苛刻與慘暴，並且，由於我一切優秀的中華兒女堅強的挺起身來沖出這戕害的力，象徵着我們的國家，像爲暴風雨所顛簸着一隻船，即最缺乏水性的人也將運用他所有的力量來挽救那與他生命攸關的孤舟的艱危。同時，在實際的感受與磨練中，人類的智慧將把一個在某一時間，某一事件，開始是蠢笨與無智，逐漸會成爲聰穎與精幹的人物的。

這個故事的開始，還得從我們的行動敘起，那大概是去年十二月初間，我

們隨着那會在平型關與日寇血鬥得到了光榮勝利的一些戰士們，滑過了晉東一帶崎嶇而峻峭的積雪的山岩上的松影，到晉南洪洞，趙城各縣工作。工作的中心，幫助一切抗日部隊補充新戰士，同時，我們要擴充一個兒童隊添演跳舞，活報，使宣傳方法更複雜化。只記得，在洪洞的演劇，惹起所有觀眾最大的興奮。節目完畢了，他們仍然一直要求丁玲同志講演，要求其他同志報告，時過半夜，才均依依惜別的慢慢散去。在那些日子里，我們的宣傳，在兵士中，在農民中，在商人中得到了極大的效果。聽說，洪洞的一個村鎮中就有五十個年輕人，在看過我們演戲之後，參加了抗日的隊伍。我們的兒童隊，沒有幾天就夠了數。其中一個最惹人喜愛，臉龐俊俏而稍胖，長着圓大有神的眼睛的就是小楊。

時間往前推移着，已是十二月中旬了，那時我們宿營在洪洞縣××村。在

一個太陽已懶洋洋的在西邊山頭上閃出灰黯慘淡的光的下午，團內同志都出外工作去了，只有我一人留住，在寂靜中挨過時光；忽然聽到外面傳來一種嘈雜聲，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不由得便跑出門去看。

街上，一羣人正以驚異的目光瞻視着一位蹲在地上的老人。那老人，雙手柱着腮巴，胳膊拐放在膝蓋上，沉默着像一塊頑石。原來他就是小楊的父親，是來領小楊回家去的。我走近他，輕輕的拍了他一下肩膀，請他到我屋子裏談。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就跟着我走。從他黑瘦的面孔，高高的顴骨襯托着的那雙小而無神的眼睛所透露出的光彩，我斷定他是單純而又固執的農民。走到我的住室，我請他坐下，他像是有點不好意思，呆呆的站着。經過再三的催促，才坐在火爐旁的磚梁上。

我首先向他說明，我們的兒童隊是自願來的，並且，大多數都是他們的老

人親自送來的。他們，在我們這裏學跳舞，學唱歌，學認字，比上學堂差不多。就按小楊說吧，等一等年紀大了，懂得了道理，不是有很大的希望嗎？可是，那老人仍然嘆息着，像是不願意聽什麼道理的樣子。於是，我就問他耘幾畝田，怎麼過日子，知不知道小楊的出來。他翻白了一下眼睛，吃吃的說：「我有兩畝地，我在外村給人家當長工。昨天回家一看，才知道小楊往你們這里來了。他是得到了他奶奶跟他叔叔的允許的。可是，唉！我只有他一個孩子，離開他不能過，不能過……」一面說，一面搖頭。

我看到他苦悽的面孔，逗引起無限的同情。只是，我仍願提醒他，使他知道，日本強盜已經打進了太原，如果我們不用盡力量打回他去，誰的父子也不能再團圓了。現在，我們一起打日本，等我們勝利了，大家高高興興的過團圓日子不更好些嗎？可是老人像是沒有聽，單用思索去消磨時間。我正感覺着說

話的失敗，忽然看見他抬起頭，瞪着餓一般的眼睛，喘吁吁的向我說：「老……老總！你饒了我，叫小楊跟我一塊回去吧！」撲咚一聲跪在了地下，眼裏還淌出了淚。那時真把我急壞了，慌忙的把他扶起，勸他千萬不可如此。正在糾纏的中間，另外走進來了一位同志，才算解了我的圍。我們決定了，即刻把小楊叫來，如果他願意回去，那末就請了玲主任答應他們父子的要求。

小楊來了，我們把意思講給他們父子，請他們好好的商量。

「孩子，你跟我回去吧！」做父親的帶着祈求的口吻向坐在坑沿上的孩子說。小楊却給了老人以天真的笑，他回答着：「回去怎麼着呢？這裏不打人，不罵人，比學堂裏讀書還要好哩！」老人氣急了，頭擺搖着，雙手捶擊着胸膛，晦氣的說：「孩子，你忍心丟下我不管呀！啊……啊……啊……」

小楊看到他爸爸的神情，也流出了淚；但他仍然很堅定的，慢吞吞的說；

「爹，我知道你愛我，可是，我不能跟你回去。日本鬼子來了，我們誰都不能活！」

小楊的話使得老人的臉色雖然變爲極蒼白，好像在他心底裏滋生起一團火，那火被潮水所浸潤，不能發出光焰。使他從嘴裏哼出來了絕望的長嘆：「孩子，唉！你沒有良心，我沒有你就死，死……」出我意料之外，在那種淒慘的場合，小楊竟表現出了他的頑強性，他說：「爹！你好好的過日子吧！我在這裏……」，他的話，我想誰處身其間，也不能不感到驚奇吧。老人難免就哭泣了，小楊呆了一會兒，我也沒注意到，他竟悄悄的溜開了。之後，我勸老人吃過晚飯，在黑漆漆的晚上，他孤獨的踏上了歸家的路途。

從那時起，那老人的憂鬱面孔並不因時日的遷延，在我腦海裏褪色，有時就會汎起他的影子。二月二十四日，我們正在臨汾車站等車南下，忽然看見小

楊的父親跑了過來，我沒等他講話便急切的問：「哎，老先生，你來叫小楊回家去嗎？」他笑了笑，滿帶堅決的口氣說：「不是，不是。我給他送來兩雙鞋子，他跟你們很好，吃的又胖。就是我自己也知道了，不打日本真不能活！這樣一次從介休跑過來的難民說，鬼子來了，燒房子，強姦女人，唉呀！簡直無天無理。同志，我也參加自衛隊了，正在學打槍，要給鬼子霍出這一條老命拚……」他說完便很高興的走開了……

現在，日寇的鐵蹄已經踏到了晉南，那裏的人民已經展開了「誓死保衛家鄉」的游擊戰爭。我想，小楊的父親，也一定在戰鬥中伸開他堅強的臂膀，變成一個老戰士了。那末，等在把日寇驅逐出中國的那一天，他們父子得以重新團圓，該是多麼快樂！

三月二十五日於西安

丁玲同志

史 輪

——假若我們是一隊兵士，自然有他嚴厲的軍紀，一切講服從。假若我們是招來的一班學生，那也有校規，不好則記過，開除。假若我們是學徒，是工人，那又有鞭子緊裹着你的脊背，飯碗維繫着你的腸胃，都比較好辦的。

而我們恰恰是筆桿、大槍、胡琴、繡花針、幕布、顏料箱、行軍鍋，趕驢鞭組成的一個長的行列。我們的脾氣也和這外表一般複雜。論起文化水準，却是從留洋生以至文盲；論起經濟背景，却是自少爺、小姐以至檢炭渣、住地窖者；論起職業，却有作家，秘書，帶過幾千人的軍官，輕易不能在一個學校維持一學期的教員，罷課的鼓動家，五卅，十二九示威行列的領導者，不安分的

工人農民，不聽父母之命的孩子……。

縱然今天熔成了一團，過去却曾經白刃相向的也不是沒有。縱然一齊向着抗戰的這座燈塔走着，但又各懷着在自己那普式庚、高爾基般的生活史裏鑄成的鐵塊一樣的自信心。

因爲自己在過去和命運頑強地鬥爭過，並戰勝過一切，才過於崇拜自己的心情，使這些人雖然自覺着用崩山的力量克服過，克服着所有傳統和環境給壓在背上的重載了，然而這不適於抗戰所要求於我們的重載，却仍像富士山下的熔岩一樣，不時的噴湧出來。

英雄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仁道主義者的心情，壓世者的殘渣，羅漫蒂克的餘燼。……這些在作着祟！正因爲這些的殘存，就不能不使我們在中途停止一刻，或繞點小小灣兒。

而我們的紀律呢，僅僅是一個「自覺」；自覺，自覺，說着容易，實踐起來却十分困難。做到「自覺」一步的，固不乏人，但在脾氣發了，就是槍斃也不怕，磕頭也不聽，一百條牯牛也拉不轉的人，却還不能根絕。

聽話的人，個別同志也能說服；小的糾紛，組長，股長也能解決，但遇着複雜的事件，那仍非我們的主任親自出馬不可。

雖然她在一次行軍中看到路旁那牧羊者的時候，曾謙虛地這樣說過：「你們好比一羣羊都在吃草——忙着，而我却像那牧羊人，揣着手兒悠悠地坐在田塍上，最大的工作也不過吸吸烟而已」。其實她却有意使我們吃驚的魄力，機敏的手腕，遇着團內某人獅子樣咆哮起來，或向牛角尖硬要攆去的不幸事件發生時，她總能解決得恰恰合適的。這不是說，我們的丁玲同志是天生的一位天才領袖。誰都知道，過去的她是一個作家，這正如她在起初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

的時節所說：「誰會見過這麼一個全國一致的大規模的抗戰？誰幹過什麼戰地服務團？誰當過這樣的一個主任？」那麼，她的魄力，手腕，究竟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就我個人的觀察（諸同志們也一致承認的），就是她和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事務人員一樣地在——

「學習，學習，再學習！」一樣地在抗日工作中，在戰場上，在集體的生活中裏艱苦地學習着。也就是——

「從實踐中學習」着。

舉凡所遇着的事物，她總一點不輕易放過，不憚麻煩，不辭勞苦地去思索，去分析，務要找出牠的核心，牠的根源來。因此習慣了拜訪那向來很怕見血的軍政長官，了解了從來不大接近的各界人士的心理，嫻熟了和羣衆談家常，嫻熟了站在廣場上，舞台上講話以及徒步涉河，奔越山嶺，風、霜、雨、

雪、的苦頭，飢、寒、野餐、露宿的辛酸，更學會了擦一把汗向團員們鼓勵着「前進，前進！」和忍着臉上泥沙的咬嚙，爲全團計劃工作。在同志們心情不好的時候，抑制住自己的疲困來說一說笑話，或者忍着自已發痛的嗓子來唱一唱歌曲的事，在起初確乎有些勉強，但如今像出於自然的在做着了。

總之，她學會了爲目前時代去貢獻，犧牲一切，在她這地位應具備的一切，而且這學習還在現在我想記一點關於她的小事！不倦地進行着。

— 「我得做戲了」

我們住在太原成城中學裏的時候，那天正要吃早飯，傳來了使人寒慄，沈痛的飛機警報。有的人犧牲了早飯去攢地洞，其餘大多數的人也不再在院子裏吃，趕快挪到屋裏去。

各組的飯菜都打來了，安靜地吃着。惟有第三班的人却都楞了眼，但也只得小聲低氣地，互想問着：

「楊五成呢？」接着就是：

「班長！班長！……」

一陣哭聲打破了全院的安靜。

「是誰在院裏哭？該死的！」

「他媽的楊五成這小鬼！」班長看看等這哭着的勤務員給打飯是沒有希望了，於是自己到廚房裏去。

性急的國權同志，易怒的管理員都在罵了，但立刻又被大家制止住。

「我來吧！」號稱「一片婆心」的余建亭同志走出去。但苦苦的說了一大頓，在他回來的時候，那孩子却哭鬧得更凶了，簡直像他故鄉那巫峽的水勢。

接着是大家公認爲「游擊戰術家」的宣傳股長陳明同志，結局也再無計可施的敗陣而同。鬚生派的王股長，丑角的老蘇也各各碰了一鼻子灰。彷彿爲了講話才來抗日的黃竹君本來想顯顯三寸不爛之舌的，誰知反更添加了這孩子的氣！

「總司令來也不怕！」

呀，打人啦，

「八路軍裏誰許打人？看誰敢挨我操他奶奶的……」

敵機的轟响已經聽見，高射砲、高射機關槍爆成了一串。

空氣抽搖着。每個人心裏裝滿了兩重腦怒。

——也不知哪位得罪了這個生熟不認，軟硬不吃的小硬漢，叫他在院裏大鬧；真混賬！

一隻飛機掠過了院子，這孩子却比飛機更橫暴的大叫，並「先人」長、

「先人」短的大罵。

這時主任旋風一樣，帶着滿臉的暴風雨逼到這小鬼的面前。

「誰打了你，你告訴我，這裡是不准打人的，可是准罵人麼？還是老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你懂不懂得紀律，天天教你，做模範，你看，什麼樣子，服務團名譽叫你破壞了。你參加革命就是這樣的麼。你要不服從，不守紀律，你不願工作，也容易，你說呀，你到底還抗日不抗日，說！說！說！」

不知他是在聽取之中忘記了冤屈，還是在窘迫之中想不出答話來，因而急得把憤怒倒塞進肚腔裏去了，這一陣猝不及防的畢畢剝剝的雹子竟然砸碎了他的蠻悍。只剩了抽咽像斷莖、殘葉留在他的喉嚨裏。

「回到自己房裏去！不准再鬧，等下再說道理。」

孩子在自己門內偷向這第一次大發雷霆的主任回望時，主任已和副主任吳

奚如暗暗笑着，問可裝得像，因為他出去時，曾說過：「這孩子真是一個蠻傢伙，不可理喻，恐怕只好我要做次戲了。」

馬上，外面傳來了使窗子和靈魂一同震顫的炸彈爆裂聲。

二 「登台之前」

這是在馬牧村裏通訊股的一樁事。

說起通訊股，因為是握筆桿的一夥，而且在團裏是所謂「作家」的些人，所以總有點別緻。他們不但在衣帽上，床鋪上表露特殊的作風，就是在言論、行動上也老是異乎「常人」。他們的談話每次都會引起別人們的笑，但要人們哭也不費什麼難，批評起本國人物來，聽吧！不是夏伯陽，木羅式加，便是乞可夫，馬留特加。都是別的股裏想不出的。可是步伐中响着的怪音，行列中

使人最先看着的也往往是這些人。

然而他們發起脾氣來，可也夠利害。因為他們共同有着雄立於大海上的烈日一般的感情。

這使得他們往往受到一般同志們的誹謗，大會上的批評，但主任對他們是額外客氣的，因為主任更曉得這些人有着他們的特長，所以在本團這機器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些零件。

事情是在深冬裏的一天發生的。

爲了到高貢村給總部演戲，因為演過好幾次了，沒有新排的劇本——於是戈矛，我和袁勃當天趕製了一個「不要再沈醉了！」主題只不過要把已往的文壇諷刺，針砭一下，盡點暴露的能事而已，至於教育，鼓動的功效，嚴格說來是談不上的。因為這次的晚會，只不過是娛樂性質，觀衆又都是些政治軍事幹

部，所以通信股也要登一次舞台玩玩罷了。

編劇者雖然弄得頭昏眼花，但却仍是興致勃勃討論着，分配角色。

剛點上臘燭，余同志打鄰村回來了。

他聽了這劇詞的幾句，就說：

「過去審查委員會實在有些兒放棄職責，這次換了我、袁勃、天虛的審查委員了，所以這劇本有沒有防礙統一戰線的地方，或者還有其他政治上的問題，那很難說，那麼我們還是鄭重的，嚴格的審查一下再上演。」

「我想是那……隨便開開心是沒有什麼的，時間已迫不及待了，後天就要用。」志瀉操着河南口音在分辯。

「我想今天的文人不是你們寫的這樣子了，所以頂好不上演，萬一鬧出問題來，審查委員會要担負責任的。」

「你看看劇情，不是分明表現着一個轉變過程嗎？還有什麼問題？」我們的感冒先生以嫌惡他過於小心的態度反抗着。

「可是也得審查呀！」

於是演員們的興頭掃地，心情一壞，賭氣不演了。

開會的時候，主任看出了勁頭有點不對。很和藹地解釋：

「那怎末行呢？一時又沒有別的節目。還是演吧！你們袁勃、天虛不都是審查委員嗎？又何必斤斤於審查的形式？」

「不演了！一生氣，至少三天不能恢復常態。演戲這不是氣悶中幹的！」我說。

感冒先生也主張以不演爲是。

余同志再三聲明每人勸解，央告；但這幾個頑強的人仍不饒恕他，所以還

是沒有成巧。

事情一弄成僵局，主任就帶來了起死回生的妙藥。

「這個戲，還是演，不過我想了半天，女同志中實在沒有能扮這『交際花』的，」主任沈思了一剎：「我來，您們看怎樣？」

大家樂了。既然主任要來，自己也不好再說不演而且心中實在高興看看這第一次上台的主任的角色，於是大家擁擠着，跟着主任走上屋頂平台上去試演。

在這晒人欲睡的屋頂上一連排了兩次。

下午，距出演只剩了一個鐘頭的時光，主任又來催我們排戲。

「不是排好了嗎？」天虛說。

「愈排愈熟。」她指着跟來的李君裁同志：「我給您們帶來了『交際

花』。」

大家楞住了。

有的反對這臨時拉夫，冒名頂替的辦法，理由是來不及弄好的。

「只走一走場就好了。劇詞她早已念熟了！」主任說完，做着我們的導演，又排起來。剛一排完就趕快去吃飯；因為我們「出醜賣乖」的關頭到了。

演完了回來，在夜色的原野裏，主任和我們通訊股的同志一道走，一邊批評今天的演出，總是鼓勵的多，一邊却說，以後應該冷靜一點，不要像那樣鬧別扭，她雖說了解，可是同志們未必了解，總以少點爲好。我們一邊感到很安慰，一邊却也慚愧。

山西的氣候雖已到了春天，但仍很冷，不過我們的通訊股的同志們却還是每天晚飯後照例要作野外散步，以恢復一日疲勞。

但這天却出了常軌，因為通訊股又起了事端——

「天虛要走了！」

本來在「天虛要走」之前，因為要開展工作走過兩批的工作人員及兒童團警衛班。那二十幾個人的走，在團裏有些同志們的心中會喚起兩種不安的情緒：一是同志的難以割捨，一是「快要調到我了把?!」的懷疑兼恐怖之念。而現在天虛又要走，他是股長，又是通訊股的。因此那會有過的戀情便又燃燒起來了。本來也可安靜無事的，假若不是天虛因「戀故枝」的心驅使他醉酒，小勤務員的惜別淚落，以及兩個進團未久的同志固執着「天虛一走，就要坍台」的意見。

於是工作，部分地停頓了，影響了人心。

於是不少的人到該股去探問底蘊，不了解事情的眞象，而壞的影響便擴大了。

黃昏後，主任同着通訊股的同志出了大門。她又叫我回去，多找些人來玩。

我同着叔夫、若蘭、金明、吳英、小弟弟——吳堅，小妹妹——王鐘，老爺——塞克，阿Q——正清，……——二十多人從救亡室出來。待我們出了西門，看見主任那一夥已快到那棵橫在溝道上邊，像一架天橋一般的老松樹下了。

不久就趕上了她們。這時有人問：

「到那里去坐一坐呢？」

「到那坟場子裏去！」不知誰在提議。

天真爛漫的小吳堅同尙武齊說：

「好！坐在那石桌上談故事好嗎？」

主任沒答他們的腔，却也並沒有真地到「坟場上去」。

不經意地繞了一個弧形的路子，就下了坡。不知是那個同志劃了一根火柴，點起田界上的野草。頓時一片火光，在青色的濃烟中直朝上空舔着。

同志們又四處找着枯蒿草莖，投向火中又將火把一隻隻向各處引燃，火便劃開了紅的陣線。美麗，鮮明；在薄幕的烟霧裏開了朵朵奇花。

「朝這邊來呀！」主任站在一堆同心協力造成的特大的一個篝火之前。剛一喊完，電流一般，大家圍起了火，扯起手，旋轉着，飛映地狂舞，狂呼起來。

聲音、精力到了使人驚奇的程度。臉面燒烤的燙熱，誰也不想退避；人的面貌給火光映得通明，誰也沒看見誰的表情。

人的全身，人們的整體溶化在狂焰之中，溶化到狂熱之中，世界不存在了！

若不是余同志鄭重地說出：「恐怕給老百姓不好的影響，怕老百姓不喜歡這末鬧，……」看樣子一世紀也不會停止下來似的。

這時，我覺得余同志的這種舉動真是不通人情，一直到回來之後，烤着潮濕的襯衣的時候，我才停止了對他生的氣。

第二天在文藝協會的改選會上，塞克問着李君裁；

「你對於昨晚的火覺得怎樣？」

「那火就是我的心似的。」

「你呢？」

「我想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着那一系列黑的影子，一定更美麗。」朱燭回答着。

「那麼詩人，畫家，都有了。」老王爺像他導演時用作模範的那長串的笑，笑着。

站在背後的老蘇用幾乎聽不出的聲音問石寧說：「怎麼樣？心境好點了嗎？」石寧點一點頭，接着說：「你看主任對天虛，不比我們更不願意他走嗎？……」

可是主任却發表如何描寫文藝作者的意見了，她說昨晚的那一頓跳舞，很可以描寫，但不應只在描寫其美麗，應注意那心情，像昨天的情形不充分暴露了知識份子的易感性和找刺激，求一時狂歡以忘記他暫時的煩悶嗎？若是一個

堅強的革命家，那對於一個同志的離開，就會有很好的分析，私人的感情上決不至於這樣發洩。

可是昨晚她並不阻止我們，似乎自己也滿有興趣的。

大家的鬱積自向野火發泄了一通，顯然平靜下來了。晚上，來了生活檢討會。

四 剪刀的詞句

在狄尼同志正以飽着蜜汁的筆寫着她底新婚日記，尹亮也正在設計着怎樣才能把這蜜月培養得更肥美，更豐富的日子裏。調君亮出團的消息像一聲響雷把這兩顆心擊碎了。

在局外人看來，這也簡直像一種橫暴摧殘：他們久久爲了抗戰鬧得天南地

北，尹亮來團才不過一月，好容易這對情侶於舊曆新年結了婚，滿足了四五年來的心願，誰知結婚還不到十天的工夫，那可怕的離別又威脅着他們了。

不去不對，去又不能把狄尼帶去。

狄尼在這一夜深深感到世界的慘酷。個人與民族在她胸中交流，翻滾，衝撞，心被絞痛着。

熱淚浸濕着愛人的胳膊。一夜過來，人瘦了。

「狄尼臉上的微笑呢？尹亮怎末沈默了？……」不知內幕的同志們竊竊地互問着。知道了的却歎息着：「通訊股的股長簡直是走馬燈上的人物！」

我們通訊股裏，只有用婉言安慰着他們，我們講奧德賽給狄尼聽。

爲了神聖的抗日工作，爲了使統一戰線各環都堅固得無有一線罅隙，主任不得不去催促尹亮趕快就道，但一看見兩人的苦臉又不好催得過緊。

隔了兩天，不體諒人情的電報又送了來。

「你看，這」聰明的敏夫同志非常興奮地指着精緻的小本上的字對我們說：「簡直是王麻子的剪刀，柔韌的情思這就要斷了！」

我們一擠上去看到了印着藍格，金裝皮面的「禮物」。

「什麼？誰寫的？」

尹同志把皮面掀開，是——

「贈給我底敬愛的尼與亮。」又掀開了後面的皮面，是——

「丁玲，爲我一對青年戰士的新婚而寫。」

敏夫特別念着內裏的這一段：

「……狄尼在太原來到本團，溫柔纖細，好像不能受半點風霜，然而半年來，我從未見過她，盛額，整天愉快地工作着。當行軍時，她總是無聲的向前

走去，從未落伍，處人接物，非常和氣，後來擔任了秘書，和我住在一道，生活更密切了，因此也更了解你是一個堅強的女性。

尼你是一個可愛可敬的孩子，願你永遠健康，爲我們數千年過着非人的生活的女界爭光，爲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存而奮鬥！……」

「怎末樣，老尹——情絲果被斬斷了嗎？」

「狄尼看了這些話，確乎好些了。」

但我很奇怪：近來被那太過繁瑣、吃重的工作糾纏着的主任把許多索稿的朋友都不得不謝絕了，何以爲這倆同志寫這麼長長的一篇文章呢？

事情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狄尼自昨夜讀了這篇文章，再也不哼着嬌柔的哭調堅執她那「在那里不是一樣工作？」再也不推開尹亮的手臂，凸突着嘴說那「好！你去吧！你去了，立刻日本帝國主義就滅亡了！」

這是尹亮親自對我講的。

在我們離開臨汾的前一天，的確，狄尼很高興地把尹亮送上車站。

而我們合唱着「送郎上前線」的小調，跟在他們後面送了一程。

*

*

*

*

*

前面說過丁玲同志在不斷的學着，我覺得她的確把過去寫小說的天才如今完全獻給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觀察力，透視力完全應用到團裏來了，她想使她領導着的團成爲一件藝術品，一件天衣無縫的藝術品。她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個性，知道對待某一個人用某一種方法。有好幾次她向我們說：「將來我把服務團寫成一本長篇小說，把每個人物刻畫出來……」我看，按她平日的待人來看，她一定有充分把握寫得活現，寫得動人的。

不過要知道這種用心是苦的。這種做法也特別費心血。製作這麼一個活的

藝術品是比一切時間的空間的，平常所謂藝術品者更其困難百倍，千倍的。那麼，她爲什麼這樣耐心地做着並且要做下去呢？一句話：「抗日高於一切！」她對這一口號比別人更了解得透澈，更認識得清楚。因爲別人只不過做到在信仰上，把這個口號施用。她却更進一步地把這口號推廣到生活上，工作中，思想裏……即「一切」之中了。

所以，西北戰地服務團才鐵輪一般不息地，急急地旋進着。

五，一，西安

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民先

在 臣

民先是一個廣泛的有着廣大羣衆基礎的救亡組織。民先隊員存在在全國的每個角落，每個救亡團體，推動並鞏固着這裏團體，在這次偉大的神聖的戰爭當中，民先隊員的英勇戰鬥的精神，在抗日的總的國策之下，起了絕大的作用。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同樣，民先隊員也起了絕大的作用。

比如，保證了服務團在行政計劃上的完成呀，紀律的完整呀，通通是民先隊員首先站起來執行的，尤其在感到困難的時候，民先隊員總是以他無比的精神走出來。在冀村之夜，那是服務團感受到雖不是敵人，但也有可能被殲滅的

危險的一夜，假使解決不得當，沒有蘇同志的勇敢的話，那麼只消三五個手榴彈，便會弄得一塌糊塗的，因為那是剛從前線退下來的全副武裝的一連不守紀律的兵士啊！

同時，民先隊員鞏固了服務團，使得服務團的內部生活上，顯得十分緊張，活潑，實現了服務團所擔負的偉大的使命，——宣傳鼓動的任務。

本來，在一個像西北戰地服務團這樣的工作團體中，本是民先隊員的當然任務，但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民先却又肩負了一重更大的任務，——教育全團的任務，計劃推動全團的學習工作，因為只有在不斷的學習中，服務團的工作才能有更大的開展，這是民先在服務團的一個特殊任務。

於是民先在這方面不得不花費了相當的工夫，他們不僅經常計劃着工作人員的教育問題，同時計劃着車務人員的教育問題，從政治文化上提高，從

生活檢討，學習討論中加強，現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勤務員，也可以寫出相當滿人意的詩來，在西安時，曾博得一些人的好評。

在工作中，民先的同志轉變了已往呆板的念書的方式，靈活的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花樣提起了大家的學習興趣，比如小組討論會呀，辯論會呀，演講會呀，政治經濟研究組呀，哲學座談會呀，爲了提高民先隊員的學習工作的效率，分隊部負責同志會花了一批隊費，作了十數枚美麗的紅色的榮譽章，號召全團民先隊員的突擊運動，這次方式的運用，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一年中，服務團會博得全國的同情與愛戴，曾博得廣大羣衆的擁護與贊助，一年中，服務團在工作中健全了起來，壯大了起來，自然，這是服務團的工作成績，也是民先隊員的光榮。

因爲服務團的民先隊員佔全團百分之八十的呀！

民先在戰地服務團

丁玲

——簡記受獎大會——

七點鐘還不到，人都集合到救亡室裏，在閃爍的煤氣燈光下，看得見每人都有不平常的笑。新的美麗的標語在牆的四周。「參加突擊運動！」「學習周蘇二同志的工作作風」「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萬歲！」這些標語也閃着不平常的笑容。今天是隆重的受獎大會，戰地服務團民先的受獎大會，那輝煌的紅色的榮譽章啊！

兩個月前分隊便頒佈了的榮譽章的條例，要工作，學習，生活三方面都沒有缺點，要能持久，還要能幫助人，兩個月後，從小組裏提出了名單，討論，

結果是周巍峙，蘇星知兩位得獎了，多麼不容易的事，同時也是多榮耀的啊！
服務團分隊的全體民先隊員都到了，外來的客人有我，有華北隊部的代表，有非民先隊員的幾個團員。熱烈的唱了民先隊歌，主席宣佈開會了。

比平日都似乎愛說話些，不喜歡說話的政治幹事長篇的報告了開會意義，華北隊部的代表大大的讚揚了一番，尤以榮譽獎章爲全國民先創舉，證明戰地服務團民先工作之活潑……大家都忘記了什麼似的，興奮的說了許多勉勵周蘇以及全體隊員的話，競賽似的語言，有慷慨激昂的，有談笑風生的，但那兩個受獎的倒有些拘束的坐在一個角落上，原因是大半人的視線總是朝一個地方射去，直到請他們發言時，才站了起來！

「得了這枚小小的獎章，更要難受了」，周巍峙同志說着：「因爲時時更會想到肩上的責任更其重大，應該如何努力才不致有愧，才不致被遞奪，我願

意終身佩帶着牠。蘇星知也說了一段，說完了話，便是給獎。當給獎的時候，陳正清同志又特別照了幾張相，因為鎂光器不靈，惹得大家都笑了。

全體又唱了戰地服務團的進行曲，才把這一個空前的熱烈的民先受獎大會結束了。

我們等着第二屆革命競賽的結果，那將是更隆重的盛會，因為又將在這一段時日中創作出許多更有味的東西。

我們的戰地社

李劫夫

戰地社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志發起組織的，它並不是一個怎樣富麗輝煌的文藝團體，原是想在文藝運動上作些腳踏實地的工作，在開始組織成立的時候，就是一個綜合藝術的各部門的，除了文學以外還有美術音樂等，但因為我們人力物力的不夠，只作了一些文學的工作。

在西安時，我們看到了西安文藝運動的消沉，我們會在那裏編一個西北文藝，這在當時的西安是唯一的文藝的刊物。這小小的刊物的產生會引起了西安很多青年們的愛好，相當的推動了西安的文藝運動，除此它還幫助戰地服務團做了一些宣傳工作。

我們到延安後，馬上就會同了文協戰歌社發起了街頭詩運動，這一運動但是在邊區是第一次，即在全國說來也是創舉，這次街頭詩運動證明了我們的新詩歌是可以深入到羣衆中去的，並且它還受着廣大的羣衆的歡迎，後來這些街頭詩被帶到前方去，據賀龍師長的報告，街頭詩在山西前線上，同樣也是受着廣大羣衆的愛好。

最近我們出了一個詩建設的一個小型詩刊，又在開始實際去做詩詞朗誦運動了，我們相信會得到相當的效果的。

現在我們把我們的戰地社又重新改組了，把它成爲純文藝性質的了，我們一定要在文藝的大衆化上作些實驗，並且現在我們決定吸收團外的愛好文藝的同志們加入，將來到別處去，還要在那裏建立分社。

我們號召：

文藝要大衆化，中國化。

把文藝作品送到大衆中去。

供給前方戰士後方民衆的精神食糧。

文藝作家到戰場上去！

一九三八，十，八日。

戰地社

田
間

在西北角：

有一個

「戰地社！」

從這裏，

到那裏，

它沒有呢，

掛過

招牌；

打起

大旗；

只是像一架獨輪車，

滾來滾去呀，

發出一些

粗暴的聲音，

在大風砂裏，

透着——

來自幾個靈魂底

服務的氣味！

戰地社，

今天，

在鄉下呵，

到明天啦，

要搬到我們底

大都去會。……

把西北文藝，

把詩建設。

都搬去！

以上，是我描寫關於戰地社底大概的詩。聽說自戰地社跟着服務團搬到延安以後，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大隊有一名同學寫了篇文章交給戰地社，內容大概是說它好，說它來了，延安的文藝工作也活動了，說它展開了街頭詩運動，說它提起了一些作者的勇氣，說它……不知道說到它或許還有什麼罪過沒有，因為我到底也沒有曉得仔細，決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戰地社底同志而隱住了；戰地社裏還沒有這樣的不肯接受批評的人。

「它」是在西安開始成立的，也就是服務團內的文藝研究會改名的，它的名字叫戰地社並不因為漢口方面有些人印行了戰地報告叢刊，或者是出版了戰地就故意混稱的，老實說，它是因構成者戰地社的同人，都大半是在服務團工作，或工作過的，同時它是要跟起服務團經常流動經常搬家的，服務團搬到

那裏，戰地社搬到那裏。它的同人，現在是十幾個。裏面除了我們人所共知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同志以外，還有一些漫畫木刻音樂詩歌方面的工作者，雖然小小麻雀，也五臟俱全呵！

因為戰地社是一個窮困的文藝團體，它缺乏大批經費自己來發行偉大的雜誌。於是，在西安的時候就找到了國風日報，在那報角上刊行了我們的機關誌，——西北文藝。這就是我們現在拿油墨印的油印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現在附屬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機關報戰地上的副刊。除了西北文藝，到延安來，我們又發刊詩建設。這又是一個油印的詩刊，詩建設呢，是站在號召詩歌運動的立場上堅決發行的，特別是它在街頭詩和朗誦詩這些方面要盡最大的努力做下去。……

今天在延安，我們要這樣做，明天我們到其他處所，他一定要這樣做，因

爲它和服務團一樣，都要做民衆底好同志，都要做抗戰底好同志，我們號召，文藝大衆化中國化，把文藝送到大衆中間去，供給前方戰士和後方民衆的精神食糧，以及文藝作家到戰場去。……於是，戰地社自己還要和國內外的文化友人聯系，還要到處建立分社，使它在工作和流浪之中成長起來。它雖然沒有掛過招牌，打起大旗，然而以後，它就非掛起招牌，打起大旗不可了。

現在有許多人把目光牽到戰地社上面來了，爲什麼呢？那是因爲戰地社它和戰歌社在延安主持街頭詩的運動以及詩傳單，詩信，各樣的運動，……而且這個實驗，也得到相當成功的，例如賀龍師長從前方回來，他提到街頭詩在山西前線很受一般民衆的歡迎，這就是戰地社底工作之一底第一個的回聲。而它又帶給我們更多的勇敢和更多的大膽！

向前去呀，西北戰地服務團！

向前去呀，戰地社！

我們一定要民衆懂得戰地社，我們一定要民衆聚合在戰地社周圍，來聽我們唱歌，來聽我們朗誦詩，來看我們展覽木刻和漫畫；……同時，希望他們能夠帶回去！

我們號召：——

文藝大衆化！中國化！

把文藝作品送到大衆中去！

供給前方戰士和後方民衆的精神食糧，

文藝作家到戰場上去！

母親，孩子們回來了！（註一）

史 輪

「不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就……不回來了！」——這是我們底主任、丁玲同志在這一羣剛剛出離搖籃的孩子們撒開母親的衣襟，執起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大旗，試驗着到戰地去時的豪語，也可說是誓詞。

然而，爲什麼在今天，在血爪正要攀抓大武漢的今天，竟然回到母親底溫暖的懷裏來呢？這一羣孩子們疲倦了嗎？煩悶了嗎？臨陣脫逃嗎？患了懷鄉病嗎？想使百忙的母親把抗戰的工作休息下來，爲自己做個生日嗎？……

不！統通不是。

是的，他們出去了快一年啦。他們踏過了數不盡的山巒，涉過了記不清的

河川；在太原、榆次、西安的毫無救助的天空裏，冒過敵機轟炸的危險，在冀村度過了恐怖的、艱險的暗夜，在沁源赤着腳、揹着行李、趕着牲口翻過風絞雪的、窒息的高嶺，在儀城鎮爲把害怕軍隊的百姓喚回家來替村民打過豆子，在西安爲擴大抗日宣傳到十幾里的鄉下去替農民割麥。……

他們飽餐了飢寒渴熱的痛苦，他們體味了酸辛炎涼的世味。但這羣風霜飄泊，出入砲烟的孩子們，爲了他們底祖國，爲了自己底生命，爲了全世界和平的人們，一星兒不覺得疲倦，也不覺得煩悶，同時也正是爲了母親的嚴命而不敢只是想他們底母親和家鄉。其實在生命一般的工作中，在「一家人」（註二）的集體生活中，在熱烈的學習中——這都是從母親學來的——，也早把家鄉忘記了。因爲母親底精神，母親底血泉，無時無地不貫串着，衝擊着他們底腦髓和心臟。

他們過得飛快。他們在學習中和年齡一樣，雖然尺寸不等，但每個人都有了驚人的進步。他們學會了在防空洞裏開會，他們學會了在炕上伏爬着寫文章，他們學會了在街頭像賣唱者似的說書、歌唱，他們學會了忍着病痛登台，他們學會了抑住自己底困倦和煩悶而替別人解除憂愁和煩惱的根源。他們更學會了腳夫、馭者、教員、佈道者、記者、勤務員、炊事員、詞養員、交際家、裁縫等等「萬能的」(註三)本領以及和敵人、和漢奸、托匪戰鬥的理論和戰術。

然而，隨着他們工作的開展和深入，隨着抗戰的更加進步，客觀環境向他們提出了更加艱難，更加複雜的課題。於是他們深深感覺到自己肩上的擔子的沉重，深深感覺到自己力量的薄弱。因此他們深深感覺到了向母親「再學習」的迫切的需要。因此這才決然重返延水和清涼山拱圍着的母親的腳下來。

母親！快把肥美的乳液乘着短短相見的機會哺育這些孩子們！他們爲了使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和他們一樣跑上民族自衛的戰場，都能在中華的土地上永久地自由呼吸，自由歌唱，都長成健美的人在幸福裏活下去。不久，他們仍要離開你底慈和的眼睛的。

不久，他們仍到戰地去！

（註一）本團在山西離開朱總司令時，總司令說：「我們不是你們的母親，你們的母親是延安。」

（註二）離西安時，西安國民黨省黨部的一位科長這樣地說我們。

（註三）這時在各地得到的評語，此次離西安時，婦女分會的代表更連連地這麼說我們。

——七月末。

戰地服務團出發前應有之注意

丁玲

戰地服務團已經決定不久重赴前線，到冀察晉邊區去，因為地帶與時間的不同，戰地服務團必然要將牠的任務擴大，就是從事的工作範圍更多。譬如過去以本身的流動性太大，加以那時山西統一戰線初步實行，摩擦尚多，所以祇能規定為一完全宣傳性質之團體；主要任務是擴大影響，鞏固統一戰線，如在可能環境內始幫助地方做部份組織工作，到西安後，以客觀之要求，才做了一些組織訓練工作，多半也儘限於學生及少數救亡團體，現在既因所走之處已經是一戰線之模範區，故可計劃的，具體的幫助其他之文化建設，如開訓練班，組織劇團，歌詠團，不特要為本身留下一個繼承者，還要為他們的諮詢

者，及幹部材料之供給者。若能切實的，巡迴的堅苦工作之後，邊區的文化將因戰地服務團而有大的新氣象，所以這不特於抗戰有益，反於將來之文化藝術亦有不小的功績。現在離出發期只有月餘，而在這短短的時間中，應該有很好的準備，這些準備工作都是針對着將來的工作方向的，使在這時能打一個好好的基礎，我現將我想到之處，簡略的舉出一二，以供同志們之參考。

加強政治教育：服務團內有些同志是有着頗高的理論基礎，但不是人人如此，也還不是每個同志都能獨立開展工作。也有些同志理論書籍讀的不少，但在實際上也還不能很靈活的運用。所以在這一時期應加強政治教育，養成學習的習慣；總的了解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使有機會時，便可負責放膽做去。於是更證明戰地服務團的團員，不僅是一個技術人材，並且還能領導一般工作。

培養專門人材：人材就是資本，戰地服務團一年工作之經驗已經有了不少人材，和發現了有天才的青年藝術家，但還是不夠，有聰明，沒有修養，不懂方法。或則樣樣都會，但不精，如李劫夫同志他能畫，能寫，能演，能製曲唱歌，能彈各種樂器，這樣的人材本是服務團所需要的，不過我們却應該幫助他，使他更專門，擅長一項更好。再如過去導演沒有專門人材，於是大眾集體來作，集體導演，這也本是對的，不過却應該分工，使某幾個專在寫作的方面研究，某幾個專在導演的方面研究，這樣才可以加以深造。服務團如要對於將來之龐大工作，較能勝任，此點應宜注意。

今後工作途徑：過去戰地服務團在工作上決定力求大眾化，並且實踐了這一口號，所以成爲擁有形式最豐富的團體。如果僅僅只限於使用舊形式，而不加研究，改造，那這些形式永遠陷於舊的階段，我們不特要放進新的內容，而

且要逐漸改變牠的形式，使更適合於新的內容，更接近於近代藝術。就是以戲劇而論，也是如此，在抗戰中的戲劇發展，必定是在街頭在廣場，而不是在舞台上，更爲受了時間地點物質的條件的限制，所以應該研究在街頭演劇之創製問題，和經常的演出，而將這些經驗，連服裝道具，化裝等問題都提供出來，供大家之參考。抗戰已經一年了，各地都有這樣的感覺，新的嘗試，新的經驗交換的太少，其牠如音樂繪畫也莫不如此。除此以外，則須在取材上都注重教育，而不僅限於宣傳鼓動。更多編製技術上之課本，供初學者研究。

上前線去跋涉是不困難的，只要天天走，但從事工作的創造，是不容易的，服務團應該在抗戰中，在一切服務團工作中起絕大作用，是不容退讓的，所以讓我們互相勉勵努力來完成牠吧。

附 錄

西北戰地服務團出外十月來之工作報告

第一部份 工作紀錄

A 山西部份

(1) 時間：在山西逗留時間，共六個月，自十月渡河日起至三月渡河止。

(2) 路線：由平渡關渡河，經大甯，隰縣，蒲縣，臨汾，太原，榆次，太谷，和順，榆社，武鄉，沁縣，沁源，安澤，洪洞，趙城，運城等十六縣，及大小村莊六十餘個，輾轉三千餘里。

(3) 出演：(a) 次數：共一百一十三次，其餘的街頭講演說書等，不算在內。

(b) 形式：包括演講，話劇，歌戲，京劇，歌詠，大鼓，說書，數

板，雙簧，四簧，相聲，雙拾金，兒童跳舞，中國農民之土風舞，合作等。

(c) 內容：有反漢奸，參加抗日軍，日本的殘暴情形，組織游擊隊，擁護國共兩黨合作鞏固統一戰線，發揚國民革命軍的抗戰精神民衆協助軍隊，有錢的出錢，擁護政府，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保衛西北。……

(d) 觀衆：數目二十萬左右，以農民爲最多，兵士次之，其他包括工人，小市民，學生。……

(4) 漫畫標語：約一千二百餘條標語，漫畫約六十餘幅，另有二十餘條標語，三幅畫是留給日本人的，這些畫到現在仍佈滿在山西境內的牆上。

(5) 教歌：每到一處，即召集各式人或赴各學校團體教歌，教會的歌曲三十餘

個，直接教會的學生三十餘萬人，大部份爲軍人及學生，凡走過之處，無不風行。

(6) 通訊：發稿共七十餘篇。

(a) 內容：

(一) 軍事方面的有關於十四集團軍，四十一軍，四十五軍，第三軍，二十六路，第八路軍，決死隊，游擊隊，自衛隊。

(二) 社會的調查，各羣衆團體如何實施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有錢出錢，羣衆運動的實況，及反漢奸活捉張慕陶等。

(b) 發表地點：新華日報，羣衆，七月，戰鬥，西安文化日報，及長沙，香港，廣西，河南之各大報紙。

(c) 採訪地點：除大隊走過之處及附近村莊，特派人至五台，忻口

等處。

(7) 創作：(a) 劇本二十四個。

(b) 歌曲三十餘。

(c) 雜耍三十餘。

(8) 出版：(a) 壁報：街頭壁報二十餘期，每期多至二千份，少至十餘份，讀者對象有士兵，小市民，工，農。

(b) 戰地報三期：每期約二千餘字，共三期。

B 西安部份

(1) 時間：四個半月。

(2) 地點：潼關西安。

(3) 出演：(a) 舞台公演三次，二十五場，觀眾二萬九千五百人。

(b) 招待公演及參加公演四十一次，觀衆共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人。
(c) 觀衆成份，兵士，傷兵，小學生，兒童，學生，婦女工人，小市民。

(d) 特點：第一次公演是最現實的，反映了山西老百姓自動起來抗戰的情形突擊，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第二次的公演，介紹了許多種類新內容之舊形式，極受各方之歡迎。第三次爲號召西安舊劇界之參加抗戰宣傳工作，指出舊劇之出路，趕排了秦腔劇故得到空前之榮譽。

(e) 參加其他團體聯合公演兩次，一爲留陝劇人協會，一爲抗敵後援會之游藝會公演。

(4) 演講：十九次。

(5) 教歌：教會歌子約五十餘，教歌地點有三十個。六個歌詠隊，九個學校，十五個團體，包括軍隊在內。

(6) 排戲：七個團體。

(7) 漫畫標語：街頭標語，一百四十餘條，室內二百八十餘條，布上大幅標語二十一條。漫畫，街頭十二幅，布上大幅八張，連環圖畫二十餘幅，鉛印了二千張。

(8) 廣播三天：大鼓，快板，歌曲。

(9) 通訊：(a) 採訪地點：西安，咸陽，延安。

(b) 發稿三十三篇，有三篇長稿。

(c) 發表地點：羣衆，戰鬥，團結，新華日報，青年戰線，婦女生活，生活書店。

(10) 編刊：編有：

(a) 戰地叢書已交稿十一本，在編輯中六本。

(b) 公演特刊三期。

(c) 西北文藝十五期。

內容包括歌詠，雜耍，詩，劇本，通訊，生活實錄。

(11) 座談會：全爲聯系各救亡團體，交換工作經驗，討論如何開展工作等之座談會共十八次。

(12) 參加會議：參加各救亡團體之經常會議四十餘次，參加全西安市的大會四次。

第二部份 工作上之優點及缺點

(1) 大衆化：戰地服務團當成立時，即認爲在抗戰期中之一切宣傳均須深入羣衆，欲深入羣衆，則非一切方式都極力求其接近大衆不可。故在服務團中之工作方式與宣傳形式都能使大衆發生好感，如戲劇我們除少數之煽動短劇和街頭劇外，大都採取舊形式，相聲，拾黃金，打城隍等，這些都是平日在民間最受歡迎的形式，我們利用牠，放進許多最新的東西進去，一方面可以教育他們，使他們能懂得一些抗日理論，更可提起興趣。在太原對傷兵宣傳時，演講使他們厭煩，唱救亡歌曲也提不起他們興趣，但一個雙簧，兩段京戲（因傷兵多河北人），他們才高興起來，要求我們再來一個，那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們演講了很久以後，也不討厭我們的演講。於是第二天我們又去演戲，兩個醫院裏的輕傷者一千多人都到了，在太谷上演第一個節目王老爺時，觀衆走了

很多，說沒意思，但後來相聲一出台，觀衆又都來了，說這還有味，津津的向旁座解釋，其內容，并且很快就爲他們所採用，因爲只要有脚本，他們就會演唱的。也如小調之類的東西，在一年中我們小調的產生的確不少，我們到一處，編一處，教一處，無論山西陝西這些小調都非常流行了。除了這些使用做可宣傳的形式大衆化以外，在文字上，力求其合乎大衆的興趣，多用口頭俗語，如九一八小調內之：「要不報仇雪恥，那真混賬啲啲啲啲，敵人若不滾蛋，要他的頭啲啲啲啲」。再如：「拿一把青龍大刀顯威風，活活像關公。」題材也是檢着最近發生的故事，和在鄉村中常有的一些事情，如老百姓偷槍，老婆子苦，我們要做個游擊隊，加入抗日軍等。接近羣衆的方式，也是很活潑的，在一個小村頭上二胡拉着，八個同志哼了起來，一個兩個人來了，遞一枝煙給他，同他談談年成，談談家事，於是人多了起來，我們再唱一些，他們也會唱幾個

給我們聽，如是我們像一家人了，到一處，即有無數的好朋友賣東西給我們比較便宜，上館子不要我們的錢，過年過節，有人送許多東西來吃，每一離開一處，即依依不捨，因為我們總是常常幫他們的忙，而且娛樂着教育着他們的。

(2)適應環境：工作方式和宣傳內容均隨環境而變更，當我們到十四集團軍時，我們演忻口之戰，到八路軍即唱大戰平型關，觀衆多兵士，則演八百壯士，多傷兵，即演再上前線，多農民則演順民，多小商人即演王老爺，在山西因為有犧盟會，公道團等，都能夠極力幫助，所以每到一處就可直接做些宣傳工作，並幫助他們作組織工作。然到西安後，就較麻煩多了，西安是個多摩擦之區，我們便採用了橡皮糖似的外交，不同當局走極端，然而決不放棄工作，工作也是游擊戰術，而且也能因客觀之要求，轉換工作之重心。比如在山西多走鄉村，又因流動，故多宣傳。而在西安却為一般工作團，救亡團體來要求領導

了，所以我們立即轉成教育幹部，推動抗戰運動，幫助組織許多宣傳團體，將一些經驗告訴他們的工作了。

(3) 抓緊機會：我們對於工作，決不是等待的，總是去找機會，不放鬆機會，因此也可養成工作上的積極性。

(4) 創造性：工作上總要有些新的花頭出現，如在牆頭寫歌片，歌片之側加上漫畫，俟有許多觀者時，即教他唱歌，戰地服務團原來並無此專家，但慢慢成爲一個擁有形式最豐富的集團。

(5) 方式活潑：工作方式不特大衆化，尤其在運用活潑，常常能在羣衆反映裏，改變原來方式。如在萬安鎮過年時，本來計劃是公演，但一到元旦早上，便改爲挨家挨戶去拜年了。舉了紅紙的大牌，化了裝，在街上舞蹈。因爲元旦日鄉下人都不出來的，接着我們便教鄉下人跳舞，因爲在正月十五以前，他們

都只是玩樂的。但當羣衆情感被我們鼓動了時，我們立刻便組織他們示威遊行，開大會。卽如在公演的時候，無論觀衆如何多，如何不懂次序，我們也總是用很多有趣的方法使之安靜，並且至少還要教會兩隻歌。

(6) 迅速：工作總是突擊式的。幾次在西安的公演尤可證明。第一次公演突擊，連寫劇本在內，只有兩星期，而在兩星期之中，每天都要分批赴各團體的歡迎會，參加晚會的節目。最麻煩的還要製佈景，印各種印刷品，辦理手續，全團人員不過三十人而已。第三次公演之秦腔京劇，也是在兩個星期之中臨時起來的，並且還得到很多好評。平日也是這樣。常常有些團體，晚上娛樂的晚會沒辦法了，臨時跑來通知，請我們去支持，於是我們便出發，甚至連舞台都須臨時來搭，但出演決不誤時，使人驚訝是看來我們並不怎樣着急的樣子，每次公演完畢後，甚至連觀衆都還沒有到家，我們已背着舞台上的一切佈景回

到家裏休息了。不要十分鐘，包把台上弄得整整齊齊，比原來還要乾淨。

(7)分工負責：工作能夠迅速的完成，次序能夠弄得好，都是因為分工的適當，戰地服務團無論什麼工作都是集體的，似乎每個人都是很重要的，少了一個人，就是機器上少了一個螺絲釘，因此每個人都有事做，而且因為同別人有關連，便不得不互相推動。同時因為分了工，便有人員負責，工作上不相衝突，如有錯誤，責任分明，無可旁貸。這的確是很大的原因。

B 缺點

(1)國際宣傳做得不夠。我們招待了好幾次國際的朋友，也供給過他們一些材料。他們都在我們這裏得過一些好的印像，國際考察團到山西萬安鎮去參觀我們時，我們足足有五個鐘頭沒有讓他們休息過，總是有新的花樣給他們瞧，總是使他們驚訝得不能閉口，臨了他們回去時，一路在馬上唱着一路

喊：「太奇怪了，太好了！」在西安看了我們的突擊的外國朋友，也驚異的說是他在中國從未看到的好劇。但我們却未能多發些稿件到外國去，固然因為外國文不好是一個原因，但有些外國報紙都是有翻譯的，我們應該多寄一些反映中國抗戰情形的東西，暴露日本之凶暴無人性。

(2) 本身宣傳工作缺乏，在許多發稿中，很少有關於本團生活上，工作上的。我們應該經常將我們的一些工作方式，訓練方法，如何鞏固隊伍，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驗告訴別人。我們不特以工作本身直接的影響教育與我們鄰近的人，並且不忘掉一些較遠的羣衆。

(3) 與各救亡團體聯系不深，固然因為我們是一個流動的團體，而且在西安的一個時期是比較好，但不深切，所以有些地方就不能切實給人以幫助，有些開始很好，慢慢因為忙，關係又淡了，又隔膜起來了。有些團體是我們去找

的，但大多數還是別人來找我們的，我們也會提高了對這工作的注意，但結果仍不很好。

(4) 與當局所號召的倡導的工作配合不夠：這些工作我們是特別注意過的，因為我們所走過的地方，都是須要把統一戰線的工作做好，尤其以多磨擦的西安為不易，故在西安時，凡省黨部，抗敵後援會等所倡導之救亡工作，幾乎很少沒有我們參加，當他們排斥我們時，我們總去找他們領導，找他們分配，但嚴格的說起來，我們仍有一些疏漏之處，如獻金運動，我們便因忙於公演而沒有參加。

(5) 有時未抓緊時間性與地方性：台兒莊勝利消息傳來時，我們立刻便反映了，徐州失守也是一樣，大體都還能趕得及，但有時還嫌稍慢，如保衛大武漢等。尤以在西安時關於西北問題的材料太少。

(6) 經常工作與突擊工作的處理不十分好，每次突擊工作來時，經常工作便放棄了，尤以對事務人員的教育為最顯着。

(7) 有些地方沒有最好的運用民主。

(a) 疏忽了民主的形式：這個表現在：一，有些工作已經作了，却疏忽了傳達。二，有一些是下邊提出的意見，已經採納了，也忘記報告。三，不被採納的意見，有時解釋得不夠。

(b) 有時候民主而不集中。這是因為不了解民主而成的，所以常常顯得民主太多，甚至有些負責的同志，對個別的幾人都不敢下命令，原因是他不執行上級的命令。已經為大多數所贊成的意見，他仍要固執不改。有些同志還以為一切工作的分配和決定都須經過大會，相反的又有些同志自由的進行工作，並不向上級報告，以為不必要。

(8)自由主義的傾向沒有完全克服：這一口號幾乎沒有一天沒有提到的，小組會，大會，壁報，都是說要同自由主義作鬥爭，但是仍殘留着許多惡點。但幸好只是一些個別的短時的現象，這些表現在：

一，個別的同志爲了某一點小小的事便影響工作，消極怠工，使人無法推動，總的工作受了影響。

二，有些在會議上一套一套的，似乎很有辦法，也會批評人，但他自己却什麼也不做，或者只做面子事。

三，也有這樣的同志，似乎意見很多，但不向組織提出，任意亂說，不負責任。

四，行政會議和生活檢討會不能按期召開。

五，生活散漫，不守紀律，起居請假都不守時間，又好起無原則之論爭。

六，責任心少，凡事馬馬虎虎，敷衍了事。

七，獨善其身，有的只管自己範圍內的工作，把自己的一份做好，不被批評，就認為滿足，這是爲工作而工作的態度，別人的事，不幫忙做，也不說，以免得罪人。第二種是只顧自己學習，最好少管閒事，多讀書，成天拿起一本列寧主義概論，或唯物論，但他從不幫助別人讀書，凡事只要自己知道，莫好了別人。明明知道有些同志政治文化水準那交差，戈登斯司與司則求須要老同志時時同他說說的，一切都不管。

八，不嚴格批評與糾正不正確的意見：這雖說比前一種已經好些了，但却不肯太直說。彎彎轉轉說一點，看看情勢太難了，便又停止了鬥爭，或概括的說一點，這種對事情的正確方面的擁護不頑強也是不好的。

第三部份 我們的工作風

我們工作上還保留着那末多的缺點，我們不能不認爲是遺憾的事，如果將那些缺點擴大起來，甚至不設法隨時糾正，那戰地服務團不特不能完成牠的任務，甚至自己本身也要崩潰下去，然而在這一年之中，我們却做了這末多的工作，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我們有正確的領導，和傳染到共產黨的優良作風，這些作風是什麼呢？

(1) 克苦耐勞。戰地服務團的成分，雖說全是些青年學生，但其克苦的精神是少見的。在山西時，我們有時連小米也沒有吃，就吃南瓜，我們不特同軍隊一樣行軍，每天八十里或七十里，而且一到宿營地還須做各種宣傳工作，有時到得已經很晚了，但仍答應老百姓的要求，公演到十二點才睡覺，可是第二

天六點又得出發，在武鄉一帶時，天落大雪，我們還沒有一件大衣，鞋襪都沒有了，好幾個月我的鞋子是一雙兩個樣子，但仍不停止工作。

(2) 勇敢。無論在如何危險的境地，都不胆怯和氣綏。總是設法進行工作，當我們在榆次時，日本飛機每天清早八時就來城轟炸，二十餘隻飛機你去我來的低低的就在頭上飛旋，老百姓都大半下鄉去了。於是我們就分隊下鄉宣傳，我們出發的採訪記者仍冒險到車站去，晚間我們便到工人住處去宣傳，工人要在清晨才有空，我們便又在五點鐘時特為他們公演，並同他們開會。在太原和順時，與潰兵常在一處，常常以一二人去向他們去宣傳。日本兵快到臨汾時，民衆已開始遷移，我們始離臨汾到運城，這時運城的人心惶惶，我們還出發宣傳，直至最後一趟火車才走。

(3) 親愛團結：因為戰地服務團有一個良好的集體生活，所以團中充滿了

一種快樂祥和之氣相親相愛，在生活上都互相幫助。好多團員們離團很久了，都不斷的來信，殷殷眷問，有些從外歸來的，就說如同回到家中一樣。出外工作的，一聽到團內的歌聲，便感到格外的高興。外邊的人總羨慕我們的生活，陝西省省黨部宣傳科去演說時，亦深贊我們之親愛如同一家人之精神。但我們之如此團結，乃是因為政治的團結，目標一樣，且又互相勉勵。所以縱有時吵嘴，意見上有些爭執時，只要工作一來，便什麼都放下了。戰地服務團內也有個別團員發生糾紛，有過成見，却從無人在工作上表示不團結，把成見表現在工作上去。

(4) 謙虛誠懇坦白：在工作上，在處人接物上，都是如此，所以無論在何處，都能得羣衆歡喜，在西安極其複雜的環境之下，能開展工作也是由於最大的誠懇所致。

(5)積極：工作忙迫時，總能很快的完成，積極也是這裏經常提得很高的，也是成爲這裏的精神之一種。

(6)不忘學習，工作完全靠了不斷的進步來的，所以就要在工作中加強自己的技能，戰地服務團同志們有機會中便研究着技術上的精鍊。戰地社常常計劃着這些座談會。服務團還有學術討論會，是討論一切抗日理論，社會科學等問題的，做討論提論提綱，舉行演講競賽辯論，測驗等。民先在服務團規定讀書時間，檢查讀書，學習精神一貫都非常濃厚。

(7)堅強忍耐：在工作上我們堅強忍耐地克復了一切困難，如省黨部的故意爲難我們爲了爭取工作，不要名義，不顧自我宣傳，盡量忍耐着與他們周旋，去作一些實際的很有意義的工作，在人事上我們亦是如此，有人說：「只有你們才能這樣作。」這一年來，在山西，我們很多時間是在潰兵中工作，在西安

我們完全以一個被人認為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團體的面目出現，雖然我們仍然說是羣衆團體，去作統一戰線工作，我們是在這裏學會了忍耐與戰鬪地運用了忍耐的。

第四部份 工作上之效果（結論）

（一）擴大並推進了抗戰宣傳：戰地服務團在組織時，即以宣傳爲中心工作，以對士兵，工農，學生，一般市民作直接宣傳，鞏固抗戰部隊，增強作戰能力，發動人民參加抗戰，並以文字反映戰地生活，激勵後方民衆並爭取國際同情，保障抗戰勝利爲己任，但亦在可能範圍內幫助或獨立作一些組織訓練工作，故在一年之中，影響所及，已不止於路過之處，如山西全省幾乎無處不唱着我們的歌曲，陝西長安一帶之縣份，也同此情況。尤以各軍因感於戰地服務之重

要，類似之團體如雨後春筍，一天比一天加多了。在山西的十四集團軍的工作團，決死隊的工作團，游擊隊的工作團，八路軍特務團的劇社，以及六十六師的政訓處宣傳科，都有我們的同志去參加工作，更有東戰場的，雲南的，長沙的，西安的，第一軍的這些我們的姊妹團體，也經常與我們通信，交換工作經驗，交換宣傳材料，而且因為各方面對我們的印像都還好的原故，能夠給我們一些機會幫助他們部份工作，如八十三師之宣傳隊決死隊之工作團，平津演劇隊，及其他一些下鄉宣傳隊等，而還有許多軍隊之政治工作負責者，都不恥下問的詳細探詢應如何組織服務團之類的團體和採納一些意見。或者即刻便產生了新的團體，或由我們調同志過去幫助了這個工作。故我們承認一年來在全面抗戰之宣傳上是擴大並推進了的。

(2)鞏固了統一戰線：服務團是成立在延安的，組成的份子，大半都是抗大

學生，又爲了戰地工作之便利，與八路軍之關係似亦較密，故多少代表了八路軍和共產黨，因此在許多地方，便被有成見的看待着。如果偶一不慎，即可破壞統一戰線。然服務團既屬一宣傳團體，內容中心即以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爲原則。所以不論在宣傳品上也好，在言談中也好，在行動上也好，都極力的不引起誤會。如在洪洞時，這時娘子關失守以後，日本進兵至介休，各軍都在整理中。那時每天都有許多老百姓來要求參加八路軍，我們卽爲之介紹，後來有許多第三軍的，四十五師的弟兄也都跑來，一定要參加八路軍，哭哭啼啼說，不准卽自殺，但我等仍以好言相勸，勸之回營，後來這事被他們官長知道了，大大說我們好話。在趙城時，與中央軍的關係亦是如此。我們互相開晚會，演戲，初時仍有人不明瞭我們，後來認清楚了，大家都很好。同山西地方的關係更是好。因爲我們的工作全是同他們商量好，徵求得他們的意思，依照着他們

的口號，站在他們的地位去工作。所以我們每到一縣，即由動員委員會，邀集當地各機關軍隊，團體，舉行聯歡，和貢獻我們工作的意見。即使一小村，也務必與該村村長協同去作。使工作效能得更圓滿之結果。尤以在西安有磨擦之處，在各種誤會成見中遭受意外之壓迫，打擊，但仍婉轉周旋，以更多工作之表現，和誠懇之態度，在西安十三個團體被封，民先西青救同志被逮之時，戰地服務團仍能以非正式合法之團體活動其中，深入羣衆。（在我們這裏排戲學歌之團體三十個，包括婦女，兒童，學生，兵士，傷兵，難民，及救亡團體）擴大影響，實非容易。我們雖說在抗敵後援會號召之下做了許多工作，但各方面也幫了我們許多忙。如行營，黨部，省府，抗協，各學校團體，因工作上之接近，減少了誤會和成見，增加了了解，所以黨部代表在我們之招待茶會上，曾獎譽有加，省府之代表，更不待言了。由此證明共產黨（因戰地服務團

無形中代表了共產黨）是大公無私的，誠懇的，不是只說漂亮話的。是以民族解放爲前提，仁至義盡的。因此戰地服務團一年工作中，無論在山西，陝西，上層下層，都說服了猶疑的，對統一戰線，不了解相信的人，暴的派漢奸力量之挑撥醜態（抗戰與文化就說某戰地服務團不上前線去服務等等），和他的無用的技倆。因此，在鞏固統一戰線一點上，是盡了頗大的力量，也收了不少的效果。

（3）生長和強大起來了。在開始成立時，我們只有三十三個人，但陸續增多了，又將經過一時期訓練的調出去工作和加深學習，前後有九十多個。除留團者三十一人外，其餘都在各地方參加和領導工作了。而在一年之中，鍛練出許多更堅強能應付各種環境的幹部。實際的工作經驗，吸取經驗中之教訓，不斷學習，能力普遍的加強了，政治上之認識也愈加深刻了。這還只是般的工作

作能力。其他如技術之加強，人材之發現與培植。當開始時，我們這裏幾乎沒有一個專門人材，我們演頂粗糙的戲，唱上海來的歌曲，然而因了工作之需要和分工，我們產生了劇本，歌曲，雜技，製作者，產生了無數的小先生，全團幾乎沒有一人不被派出去教歌排戲，連勤務員也派出去教唱快板。我們大胆的創製了許多舊形式的東西，在話劇上亦努力求精。當然我們並不滿足現在的境地，然而至少是我們已經擁有形式最多，人材最多（雖不是職業專家，但是從工作中培養出了新的，無習氣的，大衆的，刻苦的，有前途的青年幹部）的團體了。

丁玲新作：河內一郎

（三幕劇） 實價二角二分

這個三幕劇，內容是寫一個日本士兵——河內一郎的覺悟。河內一郎是曾經受過相當教育的人，他有着美滿的家庭和賢淑的妻子，祇是他受了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欺騙，盲目地輕視中國。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他就被驅使到中國來，後來在山西做了俘虜。由於我國優待俘虜政策的正確執行，終於使他在深深的感激之餘而覺悟過來，認清了他的真正敵人是日本法西斯軍閥，意識到日本勞苦大眾和中國勞苦大眾是繫在同一命運上的。全劇情節真切而富於感人的力量，是描摹敵軍反戰心理的不可多得的傑作。

◀ 抗戰歌劇 ▶

抗戰歌曲集 塞克等編 實價二角
 流亡曲 江凌等作 實價一角
 西班牙萬歲 塞克等著 三角五分
 尤兢譯 實價二角
 死裏求生 洪深等著 實價八角
 宋之的著 一角五分
 舊關之戰 吳祖光著 五角五分
 鳳城 陳白塵著 實價四角
 魔風 實價四角
 一年間 夏衍著 三角五分

鐵流 曹靖華譯 九元
 夏伯陽 郭定一譯 一元
 被開墾的處女地 立波譯 一元
 大地 端木蕻良著 九角五分
 八月的鄉村 田軍著 九角
 生有死 蕭紅著 六角
 沒有祖國的孩子 舒羣著 實價四角
 徐州突圍 集體創作 八角五分
 我們怎樣為抗日奮鬥 趙侗著 四角五分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之五

西線生活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著者 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創作

總經理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版 (S)

總 0560—1—4000

82

80.70